

蕭 華 清 譯

郭果爾短篇小說集

## 序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俄羅斯文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時代，普希金 (Pushkin) 和郭果爾 (Gogol) 便是這時代之花。如果說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之父，郭果爾便是散文之父了。他們兩個以極不同的觀點、性質、和態度而攜手前進，在俄羅斯文藝的園地裏作披荆斬棘的工作，尤其是作殘酷和醜惡之指摘者的郭果爾把俄羅斯剝得赤裸裸的，給俄羅斯和世界的人看，可算盡破壞的能事，為光明的未來奠基了。他的銳敏

的眼光透澈了人間性的一切罅隙；他的犀利的筆鋒把一切魑魅魍魎畢露人間，向俄羅斯人發出嚴重的警告。在他把「死靈」的稿子讀給普希金聽的時候，這位詩人開始還在笑，漸漸愈聽愈變得陰鬱起來，最後發出悲哀的聲音說：「上帝呀！俄羅斯是怎樣悲慘的國度呀！」他更說：「郭果爾並沒有捏造，這是真情，可怕的真情！」郭果爾並不是要專寫醜惡的，他在初期的作品，「狄康喀近郊農場之夜」裏面也有色彩、有芬芳、有光明，但其他的現實的世界之惡魔般的面孔向他襲來，他不能閉住眼睛說這是樂園呀。他求真、善、美的心情愈是熱烈，他對於醜惡和殘酷愈能夠銳敏地感受；所以抱着滿腔熱情的郭果爾到此不能不哭了，不，他不敢哭，他只有笑，雖然「笑的後面藏着看不見的眼淚。」美列茲加夫斯基(Nerejkovsky)在「郭果爾論」裏說：「以藝術家的地位，郭果爾藉着笑之光探尋着這種神秘的實體(醜惡)的本質；以人的地位，郭果爾藉着笑之武器與這個現實的存在戰鬥。郭果爾的笑——那是人類與惡魔(醜惡)的爭鬥。」這算是

最能了解郭果爾的了。

因為他不是平凡的滑稽者流，他被人稱為偉大的幽默家。他的「死靈」常常被人拿來和塞凡提(Cervantes)的“Don Quixote”和迭更生(Dickens)的“Pickwick Papers”相比，而佛居(E. M. vogue)更把他放在塞凡提和李塞其(Le Sage)之間；但他的傑作和他們的都不像，因為沒有相當的字形容，只有說他的是特別地俄羅斯的。

郭果爾是小俄羅斯人，生於一八〇九年三月。在十九歲的時候，他離開學校到彼得堡去，滿腦筋的為國家盡力的思想，但國家並不因他有滿腔熱誠便讓他盡力，只讓他在彼得堡的隆冬天氣裏穿一件薄薄的外套。最後他在部裏得着一個書記的差事，時間雖然不久，但他看透了俄羅斯的核心，使他從頭頂冷到足跟。

沮喪的情緒使他回想過去，開始文藝的生活，「狄康喀近郊農場之夜」便是這個時候的產品。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他的天才；隨即由友人的紹介，

他和普希金會面；他們的會合不只是在郭果爾的一生佔重要的地位，並且是俄羅斯文學的發展上一個大大的關鍵。普希金常常鼓舞他寫作；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六年，郭果爾和普希金成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本書所譯的幾篇，都是他在普希金影響之下作成的。

「死靈」作於一八四二年，是普希金給他的題目。這是一部長篇小說，共分三卷，他的計劃是：第一卷摘發人類（尤其是俄羅斯人）所領有的一切主要的醜惡；第二卷描寫就在醜惡當中還有着活靈魂的苦悶的人類；第三卷想表現那最理想的人物；這就如但丁的神曲分地獄，淨土，和天堂一樣。但在農奴制度下的俄羅斯，從那兒去找第三卷裏的典型人物呢？所以在作成二卷以後，因為失望和悔恨的原故，他竟把文稿都拿去焚了；現有的一二兩卷是從灰堆裏救出來的，故二卷多殘缺不完。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批評「死靈」說：「齊齊可夫可以買死靈魂，或鐵路股票，或為慈善機關募款，或在銀行裏找一個位置，但他是

---

一個不朽的、國際的模式；我們隨處都碰見他；隨地隨時都有他；他但採取不同的形式適應國情和時間的需要罷了。」

我因為沒有更多的餘暇，只把「死靈」的第一卷第二章譯出，藉以引起讀者的與會，整個地去讀全文。但這一段雖非全豹，亦可見一斑了。課餘逐譯，疏忽在所不免，幸望讀者不客氣地指正。

譯者 一九三二，一二，上海

---

註：「死靈」係根據倫敦 EvergmansLibrarg 出版的，D. J. Hogarth 的英譯本；其餘四篇係倫敦 Chatto & Widdus 出版的，Constance Garnet 英譯的“Overcootand Other Stories”。

# 原书空白页

## 目 錄

死靈.....	9
狂人日記.....	53
萊甫斯基大街.....	98
畫像.....	159
馬車.....	235



# 原书空白页

## 死 靈 (1)

有兩個多禮拜，這位客人盡在夜會和大餐當中過活；因此他費去（如俗話說的）了一段很快活的光陰。最後他決定到鄉下去拜訪曼尼羅夫和薩巴基維奇兩位地主，因為他曾經鄭重地拿他的名譽担保允許去拜訪他們。可是那真真打動他去拜訪他們的事

---

(1) 俄羅斯農奴時代，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以擁有農奴的數目的多少定高低。大約十年或二十年調查戶口一次，中間雖有死亡，地主仍依上次調查的數目納稅。地主可以

情，或許是一種更重要的原因，一樁具有更大的吸引的事情，一種更接近於他的心地的目的，不只如我剛才說的那個動機；讀者便會知道那種目的，假如他但忍着性兒讀這段序文。

因此，有一晚上，塞里凡馬夫接到主人的命令，要在第二早晨早點把馬匹配備停妥；而皮塔司加所接到的命令是留在旅館，照看行李和房間。讀到這兒，讀者可以多多地知道一下我所說的這兩個僕人。自然，他們並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們只是人們所謂的次要，或甚至三等要人。雖然這篇小說的線索並不依靠他們，只是涉及他們，偶然包括他們，可是作者有一個愛好詳晰的脾氣，並且如一般的俄羅斯人一樣，有一種愛好確切的願望，這甚至一個德國人亦是趨

---

購買農奴的契約向銀行作借款的抵押，故地主亦願意照舊納稅。文中的主人公齊齊可夫想投合地主的免納死農奴稅的心理，減價購買死的農奴，但當作活的農奴立契。這樣買賣空他可以向銀行借得大宗款項，購買田地和真正活的農奴。這不就成了地主嗎？美列茲·加夫斯基認「死靈」二字是郭果爾拿來作描寫俄羅斯之死和活的人們的一種象徵。

不上的。對於讀者已經知道的人物的狀況必須還要加上去的，就是皮塔司加常常穿一件不貼身的、棕色的、比他的身體過大的短衣，和他生有（本着他這一行職業的人的習慣）兩張厚的嘴唇和一隻凸起的鼻子一樣。就他的脾氣說，他頗為沉默並不多嘴，而且他心裏還懷有一種自修的渴念。即是說，他愛讀書，雖然各種書的內容對他都好像是一樣的，不拘是探險小說，或只是文法，或關於做禮拜的綱要。恰如我說的，他讀各樣的書都具有等量的注意，假如人家送他一本化學的著作，他亦會把牠接受。那特別使他心裏高興的不是他所讀的文字，而是那從讀書的舉動得來的僅有的慰安；雖然有時書頁上發現有神差鬼使的字，他不能夠分辨頭尾。他的讀書功夫大部分是在下房內臥着舉行；這種情形，結果把他的褥子弄得又爛又薄如同一塊脆餅一樣。除他愛瀏覽書籍而外，他能夠以兩種習慣自豪，這兩種習慣構成他的品格中的兩種重要的特點——即，一種穿着衣服睡的习惯（即是說穿上面說過的那棕色短衣），和隨處都

隨身帶着自己的特種空氣，他自己的特種氣味——極銳敏地充滿了任何住處，以至於無論在甚麼地方，即使在一間到現在還沒有住過人的屋內，他都須得另找一個地方去撐鋪，把他的大衣和行李拖到那兒，因為那屋子立刻便有一種曾經被人住過十年的空氣了。齊齊可夫雖然是一個吹毛求疵，甚至是一個易於生氣的人，可是當他的鼻子捉住這種氣味雜在清晨新鮮的空氣當中的時候，他只皺皺眉頭，把頭一抬，歎息道：「只有魔鬼才知道你是怎麼樣了！實在你出汗太多了，你不是嗎？頂好你能夠做的是去洗洗澡罷。」皮塔司加對於這種話亦不回答，但，當他手拿着刷子，走到主人的懸掛上衣的地方，或開始一件一件地整理物件的時候，他便竭力裝着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間的樣兒。可是當他這樣沉默的時候，他在想甚麼呢？或者他在向他自己說：「我的主人是一個好人，但繼續把這同樣的話說了四十遍對於他是有一點兒厭倦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和看見一切的事物；因此僅僅一個常人，要想知道一個僕人當他的主人

責罵他的時候在想些甚麼，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用不着再多說關於皮塔司加的話了。在另一方面，塞里凡馬夫——

但是讓我在這兒聲明一下，我並不喜歡把讀者的注意傾注於比他自己還卑下的一類人；因為經驗教訓我，我們是不願意熟悉下等階級的——一般的俄羅斯人的習慣是只想聽那在社會的階梯上較高級的人們的消息。實在地，在他的眼光中，和一位親王或一位老爺有一次鞠躬的交情；比和尋常人最密切的關係較為貴重得多。因這同樣的理由，這篇小說的作者，為他的主人公的緣故，很感覺着恐懼，因為他所作出的主人公只是一個十四<sup>(1)</sup>品官——一個只有和七品官匹敵的人，但具有全將軍<sup>2</sup>銜的人們會把那適宜於對待在他們的貴足之下諂媚人的眼光拿來給他。尙且還有更壞的，這種具有將軍銜的人們多半

(1) 十四品官 (Collegiate Councillor)，七品官

(Court Councillor) 書記之類。

(2) 與將軍同級的文官。

帶有講究的隨便對待齊齊可夫——至於一個作者有講究的隨便，便表示快要死了。

可是，不管前面說的這些或許有的苦痛，這却是我回轉來說我的主人公時候了。頭一晚上發出必要的命令以後，他一早就醒了，洗他自己，用濕海綿從頭至足擦了一遍（這是只有在禮拜日才有這種舉動——這天恰逢禮拜），很細心地修他的面孔所以他的兩頰非常地顯出像緞子一般的光滑，穿上他的橘色的、有斑點的禮服，再照上他的熊皮大衣，走下樓去（一路由茶房跟隨）於是上了他的馬車。大大的嘩哪一聲，這車便離開旅館的廣場，走上大街了。一個打路旁經過的牧司脫帽敬禮，幾個穿着齷齪襯衣的頑童高聲地叫着，「老爺，請拿一點兒給一個可憐的孤兒！」車夫立刻發現一個結實的小流氓快要爬上護泥板了；因此他把鞭子一響，馬便在鵝卵石上面加速度地往前跳躍。最後主人和車夫看見了前面的沙石，心裏感着一種寬慰，因為前面的沙石表示沒有鵝卵石和其他各種的不便了。真的，齊齊可夫的頭，在馬車

的行李箱上碰了幾次之後，他覺着他在比較柔順的地上滾了。城市漸漸地離遠了，路的兩旁有平常的小邱，杉樹，小松樹叢林，樞幹蒼老而帶疤痕的樹木，以及杜松子灌木等等的變換。立刻又看見有接二連三的鄉村別墅，這些別墅都有彫刻的支柱和灰色的屋頂（後者，看來像下垂的、繡花的餐布）頗像幾個皺臉老婦人。同樣一般的穿着羊皮短褂的農人，能夠被人看見在他們的茅屋面前坐在凳上打呵欠，而他們的女人們，肥胖面孔的，胸部緊束的，從上面的窗戶往外觀望，窗下這兒現出一個正在窺視的小牛，那兒又現出一隻豬的醜惡的牙巴。總之，這種風景都是看慣了的。經過第十五里<sup>(1)</sup>的路碑之後，齊齊可夫忽然想起，照曼尼羅夫說的，他的莊院和城市剛剛距十五里；但第十六里的路碑已經過了，所謂的莊院還看不見在甚麼地方。實在地，假如他們不碰着兩個農人，他們會空跑了一回。他們問鄰近甚麼地方是薩曼尼羅夫加的莊院，兩個農人先脫帽致敬；然後，一個似

(1) (係指俄里Uerst)



乎誇耀比他的同伴更懂事的、生着楔形鬍子的，回答他們：

「或者你們是說曼尼羅夫加——不是薩曼尼羅夫加？」

「是的，是的——曼尼羅夫加。」

「曼尼羅夫加嗎？啊，你們必須再走一里，便一直看見它在你們面前，右手邊。」

「右手邊嗎？」車夫重回一聲。

「是的，右手邊，」那農人肯定地說。「你到曼尼羅夫加去的路是對的，但是薩曼尼羅夫加——啊，沒有這個地方。你們說的這家叫做曼尼羅夫加，因為它的名字是曼尼羅夫加；但就沒有叫做薩曼尼羅夫加的這一家。你們說的這家就在山上那兒，那是一所石房，內面有一位紳士居住，這家就叫做曼尼羅夫加；但薩曼尼羅夫加這周圍沒有，從來就沒有。」

所以他們朝前尋找曼尼羅夫加，又走了兩里後，到了一個地方從此分出一條側路。路可是在他們稍微能夠看見一所兩層樓的石廈以前，這條側路已經

走過兩、三、或者四里了。齊齊可夫才忽然想起雖然他的朋友請他到他的莊院去並且說過到那兒只有十五里，但結果這距離至少有三十里了。

沒有許多人會羨慕曼尼羅夫的住宅的地勢，因為牠建在遠離的高處，四面當風。斜坡上是一片刈得溜平的草根泥，而這兒那兒照英國的時樣布置，花地中有幾叢紫丁香和刺球花。又有無關輕重的幾叢細葉的、尖梢的赤楊，在兩株赤楊樹下有一個亭子，這亭戴着破舊的圓頂，由幾根藍色的木柱頭撐持，並且題得有「這是靜思寺」。坡下有一個綠衣池塘——綠衣池塘，是俄羅斯的地主的花園中常有的風景；最後，從斜面的足下起，朽舊的、渾木修的茅屋拖一長串，我們的主人公，為着曖昧的理由或其他理由，親自數點茅屋。他數到兩百多座，但沒有一處他看見了植物的一片葉子或木料的一根小棍。歡迎他的眼睛的只有建造茅屋的渾木料。可是因為看見了兩個農婦，這風景稍微有了生氣，她們，繪畫似地撈起衣裳，涉足池塘中間，水沒到足膝，正在用着木柄拖她們後面

的一副爛魚網，在這網中有兩隻龍蝦和一尾鱗光閃閃的鱒魚套在裏面了。這兩個婦人似乎有甚麼爭論——彼此爲着甚麼互相詈罵。在後面，和房屋的一個側面，顯出松樹的些微暗淡的朦朧，甚至這天氣也和環境協調，因爲天色不明不暗，只是灰白的，這種顏色可以在衛兵們穿的年頭久遠的制服上看得見。還有一隻雄雞，公認的氣候變換的先知，來完成這幅畫境；不管他的頭部因爲某種英雄事業被旁的雄雞啄得精光，他還是振動兩翼——如兩片韌皮一樣光的附屬物——並且豪邁地唱叫。

當着齊齊可夫走到這所府邸的場壩的時候，他看見他的主人(着綠色禮服)正在廊下，舉一隻手遮着眼上的陽光以便更清楚看見前來的馬車。馬車一步一步地更逼近走廊，同時主人的眼睛亦成比例地顯出更多更多的歡樂，他的笑容亦更寬更寬地展開。

「保羅伊尼洛維奇！」他高叫了，當齊齊可夫最後從馬車裏跳出來的時候。「我從不信服你記得我們呀！」

這兩位朋友交互熱烈地擁抱一回，然後由曼尼羅夫引他的客到客堂裏去。當着他們在旅行大廳、前房、和餐室的短時間內，讓我試說點兒關於這座府邸的主人的事情。但這種工作發生困難——這比描畫一種明顯的人的相貌更不容易，這只須在畫布上全部澆上顏色就得了——一對黑而帶紅的眼睛的顏色，一對黑而隆起的眉毛的顏色，一個有皺紋的額頭的顏色，一件黑的、或緋紅的披在背上遮大衣的顏色，以及等等等等顏色。是的，俄羅斯的農奴領主這樣地多，雖然細細地攷察能夠發現許多深遠的特性，但要當作一個階級來描繪他們是極其困難的，在能夠拾取他們的各式各樣地狡詐的、他們幾乎看不見的特性以前，一個人總得絞盡他的全副心血。總之，在做這事之前，一個人須得憑藉他在精明的研究院中修養銳利了的睿智，作一回長期的探索。

只有上帝能夠說曼尼羅夫的真正性格是甚麼樣兒。有一類人是俗話稱為「既不是這種人亦不人那種人——既不是城市的波蘭坦 (Bogdan) 亦不是鄉

村的塞里凡(Selifan)」。我們亦只有把曼尼羅夫歸在這一類人要好一點。外觀上，他很能夠表現，因為他的容貌中並不缺少和藹，但這和藹的性質中間滲了太多的糖質，所以他的各種姿態、各種態度、都似乎包含有過多的討好和竭力聯絡的迫切心情。第一次和這人談話的時候，他的諂媚的笑容、他的淡黃色頭髮、和他的碧眼會引起人說，「他似乎是一個真悅意的，好性情的人呀！」可是在下次或兩次，一個人就會覺得甚麼也沒有說的，在第三次，就只有說，「鬼才知道他是個甚麼人！」以後，假如一個人不忙着離開，他會被那從直覺上發生來的一種死寂的厭倦的感覺把他弄昏，凡在一點兒與會亦望不着，只聽見一串令人厭倦的，一觸別人的癖好他口裏便易於流出的一類話的時候，便有這種直覺。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癖好。這個人的是玩狗；另一個人的或許是相信自己是愛好音樂的人，並且能夠探索這項藝術達到最深的深度；另一個人的或許是裝作一個精妙的烹調的鑒別家；另一個人的或許是渴望為更高一級的人物；

另一個人的(雖然這是更有限的野心)或許是喝醉了酒,夢見他在教導他的朋友,他的相知,及和他全沒關係的人同一個御前侍從手挽手地步行;另一個人的或許是有一隻手能夠去掉骨牌中么二兩張的稜角的;另一個人的或許是切望把一切事物弄直——換句話說,使他自己接近一個站長或一個郵務長。總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癖好,或他的傾向;可是曼尼羅夫並沒有這等癖好,因為在家裏他很少說話,他消費他的大部分時間在沉思當中——雖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沉思包羅甚麼!亦不能說他很高興管理他的田產,因為從沒有騎馬到過田裏,這些田產實際上是自己照看自己。無論何時一個地保來向他說,「把某件某件事做了或許是對的,」他常常回答,「是的,那不算是一種壞的意思」,於是又繼續吸他的烟——這種習慣是他在軍隊中服役的時候得來的,他在軍隊中被人認作是一個謙恭的、文雅的、漂亮的軍官。他常常重說,「那不算是一種壞的意思。」再者,無論何時,一個農人用手擦着頸背,走來向他說,「老爺,

我可以請假去爲我自己工作找我的<sup>(1)</sup>遷移稅麼？」他常常口中照常含着烟管，發出「是的，去！」從不使他的腦子想想農人真正的目的或許是不是去喝酒。真的，有時當他的眼睛從走廊注視到廣場，從廣場注視到池塘的時候，他常常說假如一輛馬車忽然實現，池上忽然有一洞石橋展開，和小商店忽然冒出，由此小商販能夠給農人最需要的小小商品，那就真好極了。在這種時候他的眼睛變得很可愛，他的面容表現有極度的滿意。可是這些計畫永遠沒有超過討論時代。同樣，在他的書房內，放有一本書，那第十四頁長久地摺着。這是他過去兩年來所讀的書！就大體來說，這公館裏面似乎缺少一些東西。譬如，客堂裏雖然充滿了美好的家具，和鋪設有花費不小的絲織品，但兩隻椅子除軟皮外還缺少椅墊上蓋的，過去幾年主人常常用這句話警告他的客人，「不要坐在那幾隻椅子上；因爲它們還沒有配備好」。另外一個屋子全然沒

(1) (這是對於農奴徵收的一種常年稅，叫做“obrock”，付了稅可得遷移的權利)。

有家具，雖然在結婚後的幾天他曾經這樣說過：「我親愛的，明天讓我們開始買點臨時的家具設備這屋子。」客堂的棹上每晚亦看見有一支美好的銅蠟台，一座代表三女神的塑像，和一個匣盤，裏面放着一個眞珠殼及一塊東倒西歪的、削邊的、銅的殘廢人。可是事實上所有這四個物件都有很厚的油膩，主人不照閒，主婦亦不照閒，僕人亦不照閒。同時，曼尼羅夫和他的妻子彼此都十分地滿意。他們已經結婚八年多了，但每當他們喁喁地說有些溫柔的、表示滿心的愛慕的事情之時，他倆中之一個常常送給他的或她的匹偶一片蘋菓或一顆糖或一個乾菓。「張開你的嘴，最親愛的」——公式是這樣的——「讓我把這點美味丟進口內。」你可以準定看見，在這個時候，這「最親愛的」嘴很優美地張開嘴唇！在他們彼此的生日這一對人兒常常計劃互相送一些「驚人的禮物」，如像盛牙粉的玻璃器，或其他等等；當他們一塊兒坐在沙發上的時候，他忽然不知爲着甚麼理由把烟管放下，而她亦放下她的工作（假如這時她手中正拿有工



作)，於是丈夫和妻子在彼此的頰上印了一個很長久的、疲乏的接吻，在他們的繼續接吻當中，你能夠吸完了一支小的雪茄。總之，他們是所謂的「一對佳偶」。可是一個家庭除了長久的擁抱和準備滑稽的「驚人的禮物」而外，還有其他的事務應該去做。是的，許多工作都要完成。譬如，檢點廚房為甚麼想着是愚蠢或卑下的呢？為甚麼不該注意儲藏室內永不要缺少物品呢？為甚麼讓一個管家的偷竊呢？怠惰的醉酒的僕人為甚麼該活着呢？為甚麼讓管家的人員空閒的時候在淫蕩中過度地放蕩呢？可是這些事情當中沒有一樁被曼尼羅夫妻子想着值得考慮，因為她是溫文地教養出來的，她的溫文的性質，就我們都知道的，只是在寄膳的學校獲得的，而這些寄膳的學校，就我們知道的，有三種構成人類道德的基礎的主要科目，即法文（為結婚生活所不缺少），玩披霞娜（消遣丈夫的暇時的東西），和特定的家事科，這一科包含縫錢包及做其他「驚人的禮物」。然而，自從現在一切事情多憑這等學校的辦事人之個人的傾向和怪癖處理以

來，變遷和進步開始發生了。譬如，在有些學校內，它的章程把披霞娜放在第一，法文第二，然後才是家事科；而在其他的學校內縫「驚人的禮物」佔第一位，法文第二，然後才是玩披霞娜——現行的課程體系竟至有這樣的各別！我可以一點也不少地說說曼尼羅夫夫人——

但讓我承認我常常怕把關於太太們的話說得太多了。而且，這是回轉來說我們的主人公的時候了，他們，在過去的幾分鐘內，已經站在客堂門的前面，彼此互相推讓先進門去。

「請不要因為我的緣故使你自己不便，」齊齊可夫說。「我願跟隨你。」

「不，保羅伊凡洛維奇——不！你是我的客呀。」曼尼羅夫指着門道。

「不要對這事發生困難，我請求你，」齊齊可夫催促。「我要求你不要對這事發生困難，你走進去就得了。」

「原諒我，我不願意，我永不讓像你這樣一個顯

貴而受歡迎的客人來居第二位。」

「爲甚麼稱我爲「顯貴的，」我親愛的閣下？我要求你前進。」

「不；請你前進。」

「爲甚麼呢？」

「就爲我已經說過的理由。」曼尼羅夫極快活地笑。

最後這一對主客同時由旁邊進去；結果彼此一點兒也不衝撞。

「讓我介紹我的妻子給你，」曼尼羅夫繼續說。「這是我親愛的——這是保羅伊凡洛維奇。」

齊齊可夫馬上發現一位他曾經忽視了的太太，但她，隨同曼尼羅夫，現正站在門道上向他鞠躬。她的外貌並不全醜，她穿着一件合身的，高領的，淡白綢的早服；當客進屋來的時候，她的白嫩的手拋了一些東西放在棹上，在從她坐着的沙發站起的時候，她用手握着她的繡花的裙邊。齊齊可夫握住她的手並不是沒有一點快樂的感覺，當她（口音略爲不清）說

她和她的丈夫感謝他的光臨，並說最近她的丈夫沒有一天不記念他。

「是的，」曼尼羅夫肯定地說；「昨天她向我說：『你的朋友怎麼不來呢？』」「等一等，最親愛的，」我常常回答。「他不久就要來的。」現在你已經來了，你已經光臨我們了，你已經賜我們一種厚待——這種厚待是命定了要把這一天變成一個祭日，一個心之誕日的。」

齊齊可夫聽說事情已經到了定命地構成一個「心之誕日」的時機的這一點，不免有點惶惑；因此他謙恭地回答，他真的既不是出自名門，亦沒有顯貴的品級。

「啊，你是這樣的，」曼尼羅夫用他堅決的、動人的笑聲打斷。「你全是那樣的，並且還不只那樣呀。」

「你怎樣地喜歡我們的城市？你在那兒過得舒服麼？」曼尼羅夫人問。

「很好，這城是極好的一個，我已經大大地受社會的厚待了，」齊齊可夫回答。

「你以為我們的縣長怎樣？」

「是的；他不是一個很悅意的、高貴的人嗎？」曼尼羅夫加上一句。

「他全是那樣的，」齊齊可夫承認。「真的，他是一個值得給予最大的尊仰的人。他怎樣地依照他的見解透澈地執行他的責任呀！我們會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嗎！」

「並且他招呼各個人之敏捷！」曼尼羅夫加上一句，他笑着，他的眼睛半閉，像耳後被人搔着的貓兒。

「十分是這樣的，」齊齊可夫承認。「他是一個最文雅而與人親近的人。並且他真是一個藝術家呀！我從沒有想着他能夠做他所做的，奇異的，家事樣本！他給我看的有些針工標本，全國的任何女人都不能夠超過他！」

「而且副縣長，亦——他是一個漂亮人，他不是嗎？」曼尼羅夫重新眯着他的眼睛發問。

「誰？副縣長？是的，一個最有價值的人！」齊齊可夫回答。

「警察局長怎樣？他是一個最高度地和善人，這不是一樁實事嗎？」

「真是很和善的。他真是一個聰明的、會讀書的人！我和他和代表國家的律師及本市議會的會長一塊兒玩紙牌，一直到羣雞發出牠們的最後的早叫。他是一個頂好的人。」

「他的太太怎樣？」曼尼羅夫夫人問。「她不是一個最溫雅的人嗎？」

「在我有限的認識的人當中，她是一個最好的，」齊齊可夫說和她一致的話。

本市議會的會長和郵政局長亦沒有被他們忽略；一直到他把城內的文武百官說完。在各方面那些官員都表現出是最高的，有德性的人們。

「你們的光陰完全費在專心照看你的田產嗎？」輪到齊齊可夫發問了。

「唉，大部分時間，」曼尼羅夫回答；「雖然我們有時亦上城裏去，以便稍微和有教育的社會人士混處。假如一個人永遠地隱居，他便變腐化了。」

「十分是這樣的，」齊齊可夫贊成。

「是的，十分是這樣的，」曼尼羅夫搶着一樣地說。「同時，假如鄰居是一個好的，那又是另一回事——假如，譬如，有一個朋友能夠和他討論禮節和文雅的舉動，或從事某種科學，刺激個人的智慧。因為那種事情給個人的智力透一透氣了。這，這——」找不着更多的話，他便收住，說他的情緒容易使他忘乎其形；過後他做出姿勢繼續地說：

「我的意思是，假如那種事情是可能的，我，就我一個人來說，將覺得鄉村和孤獨的生活有最大的吸力。但是，就事實看，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一切我能夠辦得到的是偶然讀一點兒‘一個祖國的兒子’。」

齊齊可夫對這些意思表示完全的同意，他更加上幾句說再沒有比過孤獨生活是更為快樂的，而在這種生活當中須得只容有對於自然之甜美的靜思和相間的讀一本書。

「不，但是，假如沒有一個朋友和他共同過活，即使那樣亦值不得甚麼，」曼尼羅夫說。

「真的，真的，」齊齊可夫贊成。「沒有一個朋友，全世界的財寶值得甚麼？有一個聰明人說過，「不要有錢，甯要幾個好朋友，在他們困難的時候把錢交給他們」……」

「是的，保羅伊凡洛維奇，」曼尼羅夫說着，把他的眼睛一瞥，這一瞥不僅是甜美的而且是絕對甜美的——這一瞥就同那種混物一樣，雖然聰明的醫生亦須在能夠引誘一個遲疑的病人吃它之前把這混合物調得可口。「因為我可以和你攀談並得領教你的談話，結果你可以想象現在的機會已經給我何等的快樂——何等完全的快樂，假如我可以這樣說。」

「我的談話算甚麼？」齊齊可夫回答。「我是一個不關輕重的人，除此而外，甚麼亦不是。」

「啊，保羅伊凡洛維奇！」另一個叫起來了。「讓我坦白地說我願意放棄我的一半財產換得你所有的才能之一部分。」

「恰相反地，我將以這為世界上無上的光榮，假如——」



假如一個僕人不來報告吃點心了，他們相互傾心的談話之時間的長度必定依然還是一樁神祕。

「我恭敬地請你和我們一塊兒吃，」曼尼羅夫說。「再者，我們沒有準備在我們的城市中可以有的那種盛宴，你肯諒我們麼？照俄羅斯的風俗，我們共享簡單的食物——我們只限於喝白菜湯，但我們這樣做是一心一德的。請來，我恭敬地要求你。」

彼此又推讓一回誰該走前之後，齊齊可夫成功了走他的路（「之」字格）到餐室去，那兒他發現有兩個孩子早在等候。這兩個是曼尼羅夫的兒子，已經達到上棹子吃飯的年齡，不過還繼續要用高的椅子。他們旁邊是他們的塾師，他有禮貌地鞠躬而笑；過後主婦便在她的湯盤面前坐下，這位貴客發現他自己是坐在主婦和主人的中間，同時僕人在兩位少爺的頸上把遮涎布套上。

「好俊秀的孩子呀！」齊齊可夫注視着這一對孩子說。「他們有幾歲了？」

「大的八歲了，」曼尼羅夫回答，「小的昨天才滿

六歲。」

「塞米士托克里亞士」，這位父親繼續說去，掉頭向着他的大兒，他正在用力使他的下頷擺脫那僕人給他套上的遮涎布。初聽着希臘文的名字（對於這事，曼尼羅夫，不知爲着甚麼理由，常常加上「亞士」——“eus”——的語尾），齊齊可夫略爲揚起他的眉，但他趕快隨即回復他的面孔達到適合的表情。

「塞米士托克里亞士，」這位父親重叫，「告訴我法國最好的城市是那一個。」

對於這一問，塾師集中他的注意力向着塞米士托克里亞士，表現得竭力要引起這孩子的眼睛的注意。只有在塞米士托克里亞士發生「巴黎」的時候，這位老師才變得平靜一些，並點一下他的頭。

「在俄羅斯那一個是最好的城市呢？」曼尼羅夫繼續問。

塾師的態度又變成完全地注意集中的了。

「聖彼得堡，」塞米士托克里亞士回答。

「還有甚麼旁的城市？」

「莫斯科，」孩子回答。

「聰明的小親愛的！」齊齊可夫以驚奇的態度向着這位父親，口裏爆出這一句話。「真的，我覺得必須說這小孩表露出最大的可能的能力」。

「你不完全地知道他，」高興的曼尼羅夫回答。「他具有絕頂的聰敏，我們的小兒亞爾基德不是這樣地敏慧；而他的哥哥——唉，不管他碰着甚麼（或是碰着一個牛袋子，或是一個水甲蟲，或其他的東西），他的小眼睛便開始快要跳出腦袋，他跑去捉住牠，檢査牠。我要爲他保留個外交官的地位。塞米士托克里亞士，」這位父親加上一句，又掉頭向着他的兒子，「你願意做一個全權大使麼？」

「是的，我願意，」塞米士托克里亞士回答，他正嚼着一片麵包，把他的頭從這邊到那邊地擺動。

在這個時候，站在那未來的大使後面的僕人給他把鼻子揩乾；他這樣做很好，因爲如不這樣，一種不雅緻的，多餘的鼻涕會已經加在湯裏面了。過後，談話又轉到安靜的生活之愉快了——雖然有時被主婦

說演戲和戲子的話打斷。同時，藝師的眼睛牢實地注視着說話的人的面孔；不論何時，他看見他們快要張口笑了，他立刻便張開他的嘴，很熱烈地大笑。或者他是一個有感德之心的人，他想對他所受的厚遇給他的東家一個酬報。然而，有一次，當他注視他的對面，孩子們，他在棹上嚴厲地一擊的時候，他板起一副獯惡的面孔了。這件事情是發生於塞米士托克里亞士在亞爾基德的耳上打了一下，而亞爾基德，皺着眼睛、張開嘴、準備傷心地哭泣一場的時候的中間；一直到他（亞爾基德），認清了用這種辦法他的湯盤或許要被褫奪，便趕快使他的嘴恢復原狀，眼淚婆娑地埋着咬他的羊肉骨頭——從這骨頭上來的油膩已經快鋪滿他的兩頰了。

主婦總是時時向着齊齊可夫說這些話，「你沒有吃甚麼——你真的吃得不多；」但他的客不變調地回答：「謝謝你，我已經吃得過於飽足了。一場愉快的談話足抵一切菜餚」

最後他們從棹上起來，曼尼羅夫，很高興的，把

手放在客的肩上，剛要引他去到客堂，這時齊齊可夫忽然帶着含有深意的容貌，向他說他想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既是如此」，曼尼羅夫說，「讓我請你進我的書房」。於是引着路到一間面對着蔚藍的森林的小屋。「這就是我的密室」，他補上一句。

「好舒服的一間房子呀！」當齊齊可夫細細地看見的時候，他說。真的，這屋子不少一件引人注意的東西。牆壁是用一種淡藍而兼灰色粉刷過的，家具有把椅子，一張睡椅，和一張長棹——棹上放有幾張信紙和我以前曾經提說過的那本書。但這屋子之最顯著的特點是烟草，這些烟草現出許多不同的形態——在小包中的，在烟草罐裏的，和在棹上鋪着成疏鬆的堆塊的。同樣，兩個窗台上塞滿了小的灰堆，排列成，並不是沒有技巧，多多少少整齊的行列。明白地，抽烟是這家的主人之消遣時光的一種常用的方法。

允許我在這睡椅上獻給你一個座位」，曼尼羅

夫說。「這兒你比在客堂裏要安靜一點兒。」

「但我甯願坐在這把椅上。」

「我不能允許那樣，」笑容可掬的曼尼羅夫表示反對。「這睡椅是特別爲我的客保留的。不管你選它或不選它，你必要坐在上面。」

因此齊齊可夫便服從了。

「讓我拿一支烟管給你。」

「不，我從來不抽烟，」齊齊可夫溫文地答覆，並帶有一種抱憾的態度。

「爲甚麼呢？」曼尼羅夫問——同等地溫文，但帶有一種完全真正的，抱憾的態度。

「因爲，我聽說一支烟管有吸乾身體血脈的效力，我恐怕我從沒有養好這個習慣。」

「那末，讓我告訴你那是一種偏見。不，我會甚至於說抽烟比聞鼻烟是一種更衛生的行爲。在我們的聯隊中有一個中尉——一個頂好的、有教育的人——他只是不能夠從他的口中去掉烟管，不管是在棹上或（對不慚）在其他的方面。他現在四十歲了，

可是沒有人比他常常享有更好的健康。」

齊齊可夫回答說這種情形是常有的，因為自然界包含有許多的、雖是最精微的智力亦不能夠測度的東西。

「但是讓我問你一句話，」他繼續說下去，聲音中帶着一種奇怪——或，無論如何，一種頗奇怪的——聲調。不知爲着甚麼理由，他又往他的肩上一瞥。不知爲着甚麼同等的理由，曼尼羅夫亦瞧瞧他的。

「自從你前次呈報戶口調查報告以來，」客問，「離現在有好久的時間了？」

「啊呀，許久，許久了。實在，我記不清楚那是在甚麼時候。」

「從那個時候起，你的農奴已經死了許多？」

「我不知道。要確定多少我須得問我的地保。聽差，去叫地保來。我想他今天在家。」

不久地保來了。他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面盤修得光光的，穿一件粗外衣，明明看出他是一個習於

安靜生活的人，因為他的面孔長得肥胖圓滿，圍繞着他那副像長條裂罅的眼睛的皮膚是帶淡黃色，這表現出具有那些特點的人是習於睡羽毛臥榻的。在一瞬間能夠看出他一生的行為和一切的地保一樣——即，他原來是一個受過初級教育的小農奴，他娶過一個管家的亞加夏 (Agasha) 或一個太太的寵婢，於是他高陞管家了，結果，更陞為地保；過後他便照着他的這一類人的定規進行——即是說，他已經和這一片地產上稍微豐裕的農奴匹敵，並且把更貧苦的農奴添加在那被強迫付遷移稅的人的表冊裏面，而他自己可以在早晨九點鐘起床，並且，在茶缸送來的時候，態度舒徐地喝他的茶。

「看這兒，我的好人，」曼尼羅夫說。「自從前次戶口調查重定以後我們的農奴已經死了許多？」

「已經死了許多？唉，多得很呀。」地保打嚏，噎後輕輕地在他嘴上一擱。

「是的，我猜想是那樣的情形，」曼尼羅夫證實地保的話。「真的，很多的農奴已經死了。」他掉向齊



齊可夫重說一遍。

「好多呢，譬如？」齊齊可夫問。

「是的；好多呢？」曼尼羅夫重同一聲。

「好多呢！」地保又重同一聲。「唉，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目，因為沒有人記得有賬呀。」

「十分是這樣的，」曼尼羅夫說。「我猜想死亡率曾經很高，但不明白它的限度。」

「那末，你願意爲我計算一下麼？」齊齊可夫說。「願意再開出一張詳細的死亡表麼？」

「是的，我願意——一張詳細的表，」曼尼羅夫贊成。

「很好。」

地保去了。

「你爲甚麼緣故要它呢？」地保去後曼尼羅夫問。

這一個問題似乎很難爲這位客人，因爲在齊齊可夫的臉上現出一種緊張的表情，並且臉紅了，好像臉的所有者竭力在表白一些不容易形於言詞的事

情。這是很真實的，曼尼羅夫現在是命定了要聽那以前人類的耳朵從來沒有聽過的，這樣地稀奇和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問我，」齊齊可夫說，「爲甚麼緣故要這張表。唉，我要它的意思是這個——我想買一些農人。」他吞一下，話便斷了。

「但是我可以問你，你想買那些農人是怎樣的買法呢？」曼尼羅夫問。「連同田地，或僅是轉移靈魂——即是說，單買他們本身，不帶田地嗎？」

「我只要這些農人的本身，」齊齊可夫回答。「並且我要死的。」

「甚麼？——原諒我，但我有一點兒耳聾。真的，你的話說得最稀奇！」

「我所提說要做的一切，」齊齊可夫回答，「是要買，照前次的戶口調查，你當作活人納過稅的，那些死的農人。」

曼尼羅夫把他的烟管落在地板上面，張口坐着。是的，這兩位剛才討論友誼之愉快的朋友，現在坐着

互相注視，如像古時常常在鏡子對面懸掛的畫像一樣。最後曼尼羅夫把烟管拾起，並在拾烟管的時候，偷偷地把齊齊可夫瞧了一下，看看或者在他的嘴唇上面探視得出一點兒微笑的痕跡——或者，總之，他是在開玩笑。但沒有一種能夠發現出來。恰相反地，齊齊可夫的臉色比平常更陰沉了。其次，曼尼羅夫疑惑他的客，或者不知爲着甚麼理由，變瘋狂了；因此他懷着很焦慮的意念，把他注視一回。但這客的眼睛似乎是清明的——牠們沒有含着在狂人眼中易於游移的那種兇野的，急躁的火花。一切都是如常的。結果，不管曼尼羅夫的思慮怎樣，他除了坐下讓一股烟雲從他的口中逃去而外，亦沒有更好的事做了。

「所以，」齊齊可夫繼續說，「我所要知道的是或者你願意交付我——付託——這些實際上不是活的、而法律上是活的、農人；或者你有更好的提議嗎？」

曼尼羅夫覺得他是太心花意亂了，不能做任何事情，只有把和他對話的人繼續注視。

「我想，你無端地把你自擾了，」這是齊齊可夫隨着說的。

「我嗎？啊，不！全不是！」曼尼羅夫吃吃地說。「只是——原諒我——我不十分明白你。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命運獲得那種漂亮的文雅，這是在你的每一個動作上表現出來的，假如我可以這樣說。我亦不能夠得着很好地表現我自己的意思的藝術。結果，雖然這或許是可能的，就是在——唉——剛才從你的嘴唇上落出來的話中，或者隱藏有其他的意思，可是，同樣這也許是——唉——爲着求代表意思的詞語之美的緣故，你高興要這樣地表白？」

「啊，不，」齊齊可夫實說。「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說的，再沒有旁的。我所說的這種死的、你的農人的靈魂，和我的意思一字不差。」

曼尼羅夫依然覺得不知所措——雖然他亦意識着他必須做點事情，他必須提出一些問題。但是甚麼問題呢？只有鬼才知道！結果他只吐出更多的烟雲——這時是從他的鼻孔和口裏同時出的。

「所以，」齊齊可夫繼續說下，「假如這事情中間沒有阻碍，我們可以進行完成這樁買賣。」

「甚麼？完成買死靈魂的買賣嗎？」

「買「死」靈魂嗎？啊，不是！因為照戶口調查的報告中間是怎樣寫的，讓我們把他們當作「活」的寫下。我從來不許我逾越民法的範圍，雖然民法在我的事業上使我受很大的損傷。在我的眼中，責任一種神聖的事業。在法律的面前我就啞了。」

剛才這一些話並沒有使曼尼羅夫又了然一點兒：而這樁事情的意義，對他依然是一個神祕。因為要作回答，他便猛力地吮吸他的烟管，最後這支烟竟至發出潺潺的聲氣如同一支大笛一樣。這好像，在這現在的，從沒有聽人說過的時機中間，他是要從烟管中尋出靈感一樣。但烟管只是潺潺作響，*et propter a nihil*。

「或者你對我的提議覺得懷疑嗎？」齊齊可夫說。

「全不是，」曼尼羅夫回答。「但是你將，我知道，

原諒我，假如我說（我說這話不是出於偏見的精神，亦全不是批評你自己）——你將，我知道，原諒我，假如我說或者這個——唉——你的這個計畫，你的——唉——這樁生意，或許全然和‘民法’及‘國家的法律’不相合罷？」

曼尼羅夫的頭微微作一種姿勢，含有深意似地注視着齊齊可夫的面孔，同時他的滿面，連同他那緊閉着的嘴唇，都表現出從來在人面上沒有看過的，那樣的玄奧——除非在一個特別聰明的國務大臣的面面上，當他正在辯論某些特別祕密的問題的時候。

然而，齊齊可夫回答，說他所隱諱的這種計畫或生意無論如何是不和‘民法’及‘俄羅斯律例’相衝突的；他更說財政部甚至還要由這種企業得着利益，因為它將抽通常的、法定的百分率稅。

「那末，你提議甚麼？」曼尼羅夫問。

「我所提議的只是那毫無欺騙的，此外沒有甚麼。」

「那末，假如是這樣的，這又是另一件事了。我

沒有甚麼反對的，」曼尼羅夫說；他這時是明白地完全重新了然了。

「很好，」齊齊可夫說。「那末我們只須把價錢說好。」

「至於價錢呢？」曼尼羅夫開始說，但又停住了。立刻他說下去：「真的你不能夠想着我能夠要錢賣那些已經完足了牠們的生存的靈魂罷？因為你的這種奇怪的狂念（假如我可以這樣稱它？）已經達到這種境地，而在我這方面，我將準備無條件地把那些靈魂讓渡與你，並且在出賣上所花的全部費用我自己擔負。」

我將大大地遭受譴責，假如我不說出剛剛曼尼羅夫說出這一些話的時候，他的客的面容變得帶有充分的滿意。真的，齊齊可夫雖然是一個莊重而機謹的人，他亦費了多大的一股勁才制止着他跳躍起來，這一跳，如其出自一隻山羊，那又是很可以的（這種動物，就我們都知道的，只當着極其狂喜的時候，覺着牠自己感動到這等的動作）。但這位客人至少做

出一種猛烈的亂動，以至於蓋着椅墊的材料都脫下來了，而曼尼羅夫亦有一點狐疑地注視着他。最後，齊齊可夫的感德之心使他說了一長串的話，承認他的舉動猛烈，使主人不安；他的感德之心又使他紅臉，使他在乞求原諒當中搖頭，並使他最後說出這種讓渡是算不了甚麼的，他的惟一的念頭是表示他的心之命令和他的朋友所發動的心理的引力，他，總之，把死的靈魂是很看得沒價值的廢物。

「全不，」齊齊可夫，緊握他的手，回答；過後他呼了一口深長的歎息。真的，他似乎是在披肝瀝膽之正當的狀態中間，因為他繼續說——在他的聲調中間並不是沒有一種情緒的反響：

「假如你但知道你對於一個明白地要關輕重的，無家無親的個人所盡的力量呀！因為在我的一生有甚麼沒有受過——我，在生命的驚濤駭浪之中一隻小艇？甚麼磨難，甚麼迫害我不知道？甚麼憂愁我不曾嘗過？為甚麼呢？只因為我常常以保持真理為目的，因為我常常保守着清白的良心不受侵犯，因為我



對於那些無人照護的寡婦和不幸的孤兒常常給他們一隻援手！」一場傾心吐膽之後，齊齊可夫拖出手巾，拭去他的滿眼的眼淚。

曼尼羅夫的心亦感動到了心髓。這兩位朋友一再沉靜地緊握着彼此的手，當他們注視着彼此的淚眼的時候。真的，曼尼羅夫不能夠丟開我們的主人公的手，只是這般熱烈地捉住，以至我所說的這位主人公開始感覺不知要怎樣擺脫他的手才算最好；一直到齊齊可夫靜靜地把手收回，說把這樁買賣盡量地快點完結還不算是一樁壞事；如此他自己好立刻回到城裏去處理事務。於是，他拿起他的帽子，站起來告別。

「甚麼？你就要去了嗎？」曼尼羅夫說，他忽然精神恢復，經驗着一種狐疑。這時他的妻子溜進來了。

「保羅伊凡洛維奇這樣快地要離別我們嗎，最親愛的里山加？」他帶有一種抱憾的態度說。

「是的。實在地這必定是我們把他疲乏了罷？」她的丈夫回答。

「決不是，」齊齊可夫實說。他把他的手按着胸前、「在這胸中，夫人呀，我和你們費去的時間之愉快的記憶將永遠地留住。請信服我，無論如何在緊接的鄰近和你們同居，我能夠想着再沒有比這是更大的幸福，雖然不像你們自己在同一的屋頂之下。」

「真正地嗎？」曼尼羅夫呼叫，他聽着這個意思大大地歡喜。「那是如何地妙，假如你真的來住在我們的屋頂之下，如此我們能夠一塊兒在榆樹之下靠着，談論哲學，並且挖掘到一切事物的根芽！」

「是的，那就會是一個樂園的生活了！」齊齊可夫贊成他的話而加以歎息。可是他和夫人握手了。「請了，sudarina，」他說。「我尊貴的主人，請了。不要忘了所有我向你要求的。」

「請放心，我決不，」曼尼羅夫答覆。「只待兩天我和你再分離罷。」

話雖那樣說，三個人移步進客堂了。

「請了，最親的孩子們，」齊齊可夫說，當他看見亞爾基德和塞米士托克里亞士的時候，他們正在玩

一個沒有鼻子和掉了一隻手膀的、木製的騎兵。「請了，最親愛的寵兒們。請原諒我沒有給你們帶贈品來，但，老實說，在我來拜訪以前，我不知道有你們呀。可是，我將再來，我定不忘了給你們帶禮物來。塞米士托克里亞士，我定給你帶一把刀來。你會喜歡它，你不嗎？」

「我會歡喜，」塞米士托克里亞士回答。

「給你，亞爾基德，我定帶一個鼓來。那會合你的意，那不嗎？」他向着亞爾基德的方向鞠躬。

「是的，一個堵，」亞爾基德口音不清地說，他的頭垂着。

「喂！那末，一定帶一個鼓——這樣美麗的一個鼓！你將能夠打得怎樣地叮叮咚咚呀！請了，我親愛的。」他吻吻小孩子的頭，折身向着曼尼羅夫和他的夫人這樣地微笑，這種微笑是一個人在他使他的父母信服他們的兒子的無欺詐的德性之前所表露的。

「但你甯可停留一下，保羅伊凡洛維奇，」這位父親說，當他們三人出來到了走廊的時候。「你看雲

是在如何聚集呀！」

「它們是些小雲，」齊齊可夫回答。

「你知道到薩巴基維奇去的路麼？」

「不，我不知道，我將歡喜，假如你指示我。」

「假如你歡喜，我願告訴你的車夫。」曼尼羅夫很客氣地去向車夫說，甚至他用第二人稱的複數代名詞稱呼他。塞里凡聽着他要轉兩個彎，然後轉第三個彎，便說，「我們將不錯地走到那兒，老爺，」於是齊齊可夫，在攸久的互相謙讓致敬，和在翹起足尖慇懃地站立的主人與主婦之手巾搖蕩當中，離開了。

曼尼羅夫站立着用他的眼睛把那離去了的馬車跟了許久。真的，他繼續吸他的烟管，注視馬車，甚至在那車兒已經看不見了的時候。於是他回到客堂，坐在椅上，他的心全然想着他曾經給他的客頂好的款待了。隨後，他的心不可觀察地移到旁的事情去了，一直到落入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他思想着生命之愉快，友誼之適意，並且想着那會是如何地美妙假如和一個朋友在，大約在，某個河流的岸上居住，建

一座自己的橋梁橫跨河上，並修一所巨大的府邸，前面有一部由莫斯科一眼可以看見的、很崇高的屋宇。在那前面很高的屋宇的上面，他，他的妻子，和他的朋友可以在露天中喝他們的午後茶，並談論有趣的事情；他們談論過後，坐在一輛漂亮馬車的中間，去赴某些聯歡會或其他的會，那裏他們的快活的樣兒會這般地使人傾倒，至於帝國政府聽着了他們的聲譽，把這一對人兒陞為將軍或者陞到上帝所知道的——即是說，陞到連曼尼羅夫亦說不出觀念來的。忽然齊齊可夫的特別的要求把這位夢漢的思想打斷，他覺得他的腦子不能夠了解這種要求，因為儘管把這事情翻來覆去，他還是不能夠適當地解釋它的意義。他抽着烟，坐在他原來坐着的地方一直到晚飯的時候。

## 狂人日記

十月三日。

今天，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了。早晨我起來稍微遲點，馬芙娜把擦乾淨了的長統靴給我帶來的時候，我問她幾點鐘了。聽說早已打過十點，我便急忙穿衣。我承認我本來已經打算不上部裏去了，因為我曉得我們的科長是要對我板起面孔的。在過去的許久時間內，他總是向着我說：「喂，怎麼你的腦筋常常都像是昏亂的？有時你瘋狂似地東馳西突，你寫出來的

東西連鬼也認不得，你用小子母寫台銜，你又沒有寫年月日或號碼。」這忘八蛋！他實在嫉妬我，因為我坐在部長室內替「鈞座」修理筆。總之，我已不會上部裏去了，假如我不會希望着去訪問那會計員，探聽一下或者我能否從那壞蛋的猶太人手裏預支一點月薪。那又是一個別有風味的傢伙！你想他會讓人家預支一個月薪水嗎？天呀！在他允許預支薪水之前，天都會落下來了！不怕你向他要求直到你暴跳如雷，不怕你腰裏只有最後的一文，但那老鬼是不會把錢給你的——他在家的時候，他的廚子打過他的耳光；這誰也知道。我看不出在部裏供職的利益；在這兒絕對沒有甚麼甜頭。在省政府，或在民刑事衙門裏，這又不同了：那兒你可以看見一些可憐的人擠在一隅，抄寫文件，身上穿着一件齷齪的舊衣，現出一副令人欲嘔的面孔，但是你瞧他有怎樣的一座別墅！你送一個描金磁杯給他是中不用的：他會說，「那是一個博士派的禮物。」你須得送他兩匹善跑的馬兒，或一輛四輪馬車，或一張價值三百盧布的海狸皮。他是一個這

般平易的人和會說這樣漂亮的話：「給我一把小刀修理筆，那就不勝感激之至了」，但他把來告狀的人們剝得精光，很難得在他們的背上留一件襯衣。我們的衙門真是一座帶有紳士氣的衙門，一切都整潔，為在省內的各機關內所從來沒有看見的，桌子都是桃花心木做的，所有的人員都很講禮地招呼你……我必定承認假如不是為着在這兒供職所有的紳士氣，我早離開部裏了。

我披上舊大衣，拿着洋傘，因為雨正落得很大。街上沒有一個人；一些婦人拉起她們的裙邊把她們遮着，我又碰着一些在洋傘之下的俄羅斯小商人，及一些差弁。我沒有看見一個比較闊綽的人除了我們自己人中間的一個。我看見他站在十字路口。我剛看着他的時候，我私自說：「不，親愛的伙計，你不是上部裏去的；你是在跟追那前面正在跑着的女子，看她的兩足。」書記們真是很慘的狗呀！真的，他們是和任何官吏一樣地壞：假如任何一個戴帽的女性從他們旁邊走過，他們一定要在後面尾隨的。當我正在這樣



想心事的時候，我看見一輛馬車向着我正經過的一個商店趕來。我立刻認識了。牠是我們部長的馬車。我想，「他沒有事情上這商店，我猜想這必定是他的女兒。」我把身子打扁，背抵着牆。馬夫把車門打開，她像鳥兒一般地輕快跳出來了。她是怎樣地左右瞟着，她的眼睛和牠的眉毛怎樣地發光……上帝呀，我完全魂不附體了！她爲甚麼在這大的雨中坐車出來呀！不要向我說婦女們不介意這舊衣服罷。她不認識我，真的，我盡力用大衣把自己裹着了，因爲我穿的是一件拖泥帶水的大衣。現在人們都穿長領大衣，而我的是一件重一件的短領，並且衣料又不是避雨的。她的小狗下車太遲了不能夠衝進門去，便留在街上。我認識這狗——她的名字叫做瑪紀。我在那兒還沒有一分鐘，當我聽着一個微小的聲音的時候：「早安，瑪紀。」「唉，真的，誰在說話？」我四圍一望，看見兩位太太打着洋傘走過：一個老的，一個年青；但她們已經走過了，我又聽着在我的身邊有人講話：「你這太壞了，瑪紀！」闖鬼了！我看見瑪紀在嗅着那兩位太太後

面跟隨的一條狗。「呀，」我私自說。「我真的喝醉了！只我一個人幻想那稀有的事情。」「不，菲朵，你錯了，」瑪紀說——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見她說。「我曾經，汪，汪，我曾經病得很厲害，汪，汪，汪！」「啊，才是你，你這小狗！我的天呀！」我必定承認我聽着她像人一般地說話是非常驚奇的，但以後，我想了一遍，亦就不再驚奇了。許多類似的事情真的發生過來。人們說英國有一尾魚忽然跳出水來，用奇特的言語說了兩個字，許多學者費了三年的功夫去解釋牠，但還是沒有成功。我在報上又讀過兩條牛的新聞，牠們走進一個商店，要一磅茶葉。但我必定承認我是更驚奇得很，當瑪紀說着：「我寫過信給你，菲朵；我相信波耳甘沒有拿我的信去。」該死！我一生沒有聽過一個狗能夠寫字。除了天生的紳士，沒有一個人能夠寫好。有些商人，甚至於農奴有時也略能夠寫，這自然是真的；但他們寫的東西大半是機械的：他們沒有逗點，沒有句讀點，並且沒有風致。

這使我驚懼了。我必定承認最近我開始見了些

人所未見，和聽了些人所未聞的事情。我私自說道：「我願意跟隨那條狗，她是像個甚麼和想些甚麼。」我張開洋傘動身跟隨着那兩位太太。她們走入葛羅火委街，轉入密西千斯基，再從那兒到司托萊尼街；最後她們到嘉姑星橋，在一座大廈的前面停步了。「我認識那座房子，」我自己說，「那是惹佛可夫大廈。真高大的房屋呀！各色的人都在內面居住：許多的廚夫，許多從各地來的客人！許多我們的朋友，書記們，一個在一個之上，還有第三者擠在中間，像狗一樣。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他最會吹號角。」這兩位太太上第五層樓去了。我想着：「好，我現在不進去，但我要注意這個地方，並且我一定要利用那首先遇着的機會。」

十月四日，

今天禮拜三，所以在部長的書房裏辦事。我故意早到一點兒，一坐下便開始修理筆。我們的部長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的書房內滿排列着書架。我曾經把書名唸了一些：都是很淵博的書籍，比像我這樣的任何人都淵博——它們或是法文是德文書籍，你但

瞧瞧他的面孔呀！啊！他的目光中顯露出怎樣的重要！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多說一句話。只是有時屬員呈上公文的時候，他要問問：「外面的天氣怎樣？」「陰濕，鈞座。」是的，他是一條鴻溝在任何像我這樣的人的上面！他是政治家。可是，我注意到他特別地歡喜我。假如他的女兒亦是……呀，流氓！……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嚷呀！我取「蜂報」來讀。他們都是蠢人，法蘭西人！他們要些甚麼？我想提取他們的命運，真的我想痛痛地打他們一回！在這裏面我讀了一段關於跳舞的敘述，這是可斯基的鄉紳作的。可斯基的鄉紳還很能寫。我於是察覺着這時已經十二點半了，我們的部長還沒有從睡房裏出來。但在一點半時，一樁筆墨難於形容的事情發生了。門開了，我想着這怕是部長，便拿着公文從椅上跳起來了，但這才是她，她，她自己！天呀，她是如何地打扮！她的衣服雪白如天鵝一樣——啊，真華麗呀！她的目光——像太陽光線，真的，像太陽光線。她鞠躬向我說道：「爸爸沒有在這兒嗎？」唉，唉，唉，好清脆的聲音呀！一個金絲鳥，規

規矩的一個金絲鳥「小姐，不要吩咐他們打我，假如你要打，我就請用你的玉手罷，」我快要這樣地說了。該死，我的舌頭不聽話，我所說的是：「不，小姐。」

她看看我，又把書籍瞧一下，落下來一條手巾。我一趨衝上前去，溜倒在害瘟的地板上面，幾乎碰壞鼻子，但我恢復了原狀，拾起那條手巾。天呀，好漂亮的手巾！好細緻的紗——琥珀香，真琥珀香！你會從這香味上知道這手巾是屬於一個將軍的女兒的。她謝謝我，給我一個微笑，她的甜蜜的嘴唇簡直沒有動一下，隨後她便去了。我又待了一個鐘頭，那時一個當差的才來向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亞克生悌伊凡洛微齊，主人已經出去了。」我不耐這一批上諂下驕的東西：他們常常在走廊下遊蕩，見了人頭都不點。那還不算：有一次這些禽獸中間的一個膽敢把鼻烟瓶給我聞，竟至不從他的座位上起來。這傢伙不知道我是一個政府的書記，我是一個出身名門的紳士嗎！可是，我拿起帽子，自己披上大衣，因為這些紳士們是從不幫忙給我穿衣的，我便走了。在家裏我床上

躺了許久。於是我抄寫一些很好的詩句：——

僅僅一時兮，不見玉顏，  
時不易逝兮，彷彿一年。  
等若贅瘤兮，我身之於我心，  
來日方長兮，何以遣此殘生？<sup>1)</sup>

這必是普希金作的。到了晚上，我裹在我的大衣中間，去到她的門前，等了許久，盼望她偶然出來走進馬車，如此我又可以把她瞧瞧。

十一月六日。

我們的科長今天發脾氣了。當我進了部裏的時候，他叫我進他的屋子，起首就這樣說：「喂，請你告訴我你在幹些甚麼？」我說：「你是甚麼意思？我沒有做甚麼。」他說：「喂，你想你將要做甚麼！喂，你已經四十多歲了。這是你該懂點事的時候。你以為你是個甚麼人？你當我不知道你玩的一切戲法嗎？喂，你在吊部長的女兒的膀子呀！喂，你瞧瞧你自己；你但想一下你是甚麼人呀！唉，你是個毫無價值的人，此外

(1) 此詩係意譯。

甚麼都不是！唉，你沒有一個錢給你自己享福。你但在鏡子面前去瞧你自己——你怎麼能想這樣的事呀！」該死，因為他的面孔像一個藥瓶，他有一堆頭髮在頭上捲成一團，擦了一些香油，弄成一團玫瑰形的結兒，把他的頭撐在空中，他便以為他是甚麼事都能做的推一無二的人了。我懂得，我懂得他為甚麼這樣地和我下不去。他嫉妬我：他或者看見人家對我表示的優遇的痕跡了。但我吐他口水！好像一個七品官便這般地重要！他的表上掛着金鍊，他定購三十盧布一雙的長統靴——闖他的鬼！我是一個平民——一個裁縫。或一個下士的兒子嗎？我是一個紳士。唉，我還可以在服務期中高陞咧。我才四十二歲，這正是人生在服務期中建立功勳的剛剛起點啊。等一等罷，朋友，我們亦可以為陸軍大佐，或者，憑上帝喜歡，還有更大的官做。我們要建一所比你的更闊的公館。你腦中裝着一套怪誕的思想，以為除你而外沒有一個人是紳士。給我一件很時髦地裁剪的衣服，讓我圍一條像你的一樣的圍巾——於是你便不敢和我匹敵了。

但我沒有這筆款，難題就在這點。

十一月八日。

我曾經上戲園去來。那兒是在演俄羅斯的呆子菲拉特加的劇。我笑得很厲害。劇中也有一首打油詩，和一些有趣的，關於律師，尤其是關於一個十四品註冊員的詩詞，寫得很不拘束，我疑心這怕沒有經過檢查；關於商人的，牠們公然說商人欺詐人民，他們的兒子姿情酒色，和沐猴而冠地假裝紳士。又有一首關於新聞記者的對偶詩：說他們甚麼人都罵，又說有一位作家要求社會保障他反對社會。現在的作家真寫有一些愜意的喜劇。我愛在戲園看劇。只要我腰袋裏有錢，我便禁不住上戲園去了。在我們的朋友，這些官吏們當中，有這等的蠢豬；除非或者給他們一張免票，他們硬不上戲園去，俗物。一個特角唱得很妙。我想她……呀，流氓？……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嚷呀！

十一月九日。

八點鐘的時候，我上部裏去。我們的科長裝模做



樣，好像沒有有見我來。在我這方面，我亦裝作在我們兩人中間沒有事情發生。我看一些和校對一些公文。在四點鐘的時候，我就走了。我打部長的公館旁邊走過，但沒有看見一個人。吃過中膳，我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我在我們部長的書房內坐着。我替她修理二十三支筆……唉，唉！唉！小姐修四支筆。他喜歡用許多的筆。唔，他一定有判斷事情的卓識！他常常靜坐，我猜他在想一切事情。我將喜歡知道他研究對於甚麼想得最兇。在他的頭腦裏究竟在做甚麼？我將歡喜密切地觀察這等紳士們的生活，模稜的態度和諂媚的方式。在他們的一黨人中，他們舉止怎樣，做些甚麼——那就是我所喜歡發現的！我幾次想開始和「鈞座」談論這種事情，但是，該死！我的舌頭總和我撒扭；只說說今天冷或今天暖，不能夠吐出別的話來。我只看見他的會客室的門是開着，那邊還有一個屋子，我將喜歡朝他的會客室裏面望望。呀，好華麗

的家具！真好的玻鏡和磁器呀！我極想朝裏面瞧瞧，朝小姐住的房子裏面瞧瞧，那便是我歡喜去的地方！進她的私室那兒有各種的小壘小瓶，有令人聞而醉心的香花，和看而消魂的、輕薄甚於蜘蛛網的、飄散的衣裳。我極想一瞟她的臥室，我猜那兒必有些奇異……樂園，在天堂內找不出的樂園。瞧那小小的足凳，當她初從床上起來的時候，她在那上面放她的一隻小巧的足兒，再瞧瞧她拿一隻襪穿上那一隻雪白的足兒的樣子……

但今天好像一種曙光照臨在我的身上了。我記起前回在萊甫斯基大街所聽着的兩個狗子的談話。我私自想着：「好，現在我願知道一切。我必去捉住這兩個壞蛋的狗往來的信函。於是我定會知道一些事情。」我必定承認有一次我曾經喚瑪紀到我的跟前，向她說過：「聽呀，瑪紀；這兒沒有別人。假如你願意，我願把門關上，便沒有人看見你了；把你所知道的關於你的小姐的一切告訴我罷：她像個甚麼，她的舉止怎樣。我發誓不告訴誰。」但這狡滑的狗夾起她的尾

巴，折轉身子，好像不曾聽着似地急跑到門口去了。我許久便懷疑狗子比人聰明得多；我甚至相信狗能說話，不過他們還有點狗性罷了。他們是很有外交手段的：他們留意一切，並留意人的每一步驟。是的，無論怎樣，我明天決定到惹佛可夫大廈去一趟，我定問問菲朵，並且假如成功，我決定把瑪紀所寫給她的一切信函查抄。

十一月十二日。

午後兩點鐘，我決意去訪菲朵，向她問問。我不耐聞從密西千司基街的各小店裏衝出來的白菜氣<sup>(1)</sup>；並且，這樣的一種氣味從每家門下燻蒸出來，我至於掩着鼻子，飛也似地跑過。骯髒的工人們從他們的工廠裏放出這多的煤烟。使一個紳士簡直不能夠打那兒走過。當我爬上第六層樓，按按門鈴的時候，一個貌頗不醜，略有幾顆斑點的女子走到門來。我認識她：這便是那天同一位老太太一道的。她略紅了臉，我立

(1) 窮人或饑吝人常喝白菜湯。見「死靈」之曼尼羅

夫。「萊甫斯基大街」當中說「商人身上還有白菜味」。

刻私自說道：「你在尋找一位青年男子，我親愛的。」她問我：「你要甚麼？」「我要同你的狗談幾句話。」她呆了。我立刻看見她呆了。這時狗兒叫着出來；我盡力捉住她，但這壞蛋幾乎把我鼻子咬了。可是，我看見她的床在這角上。啊，那正是我所要的。我向她的床走去，搜查木箱內面的藁草，抓出一束紙片，使我有不可言喻的快活。這壞蛋的狗看見了這事，首先咬我的小腿；當她看見我拿她的信件，便又哭泣向我乞憐，但我說：「不，親愛的，再見，」於是我拔步便跑。我相信那個女子想着我是個瘋子，因為她是很驚恐的。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打算開始工作，立刻解讀各信，因為在蠟光之下我不大看得明白；馬芙娜一心要來擦地板。這些蠢笨的芬蘭婦人常常在不便的時候來擦地板。所以我出去散步散步，把這樁意外的事情想想。現在我將尋出他們的一切行爲，和思想的方式，一切隱祕的源泉，並且我將探索到一切的根底。這些信會把一切都暴露出來。狗子們是聰明的生物，他們懂得一切外交的關係，所以無疑地我將在其中

尋出關於我們的紳士們的一切：人類的寫真和他們的一切行爲。這中間亦必有一些關於她的事情，她……不要緊，不要嚷呀！到了晚上我回家了。大部分時間，我躺在床上。

十一月十三日。

唉，我們將明白！這寫得還清楚，同時字體有些狗氣。讓我們讀罷：——

「親愛的菲朵，——我從不慣聽你的平民式的名字。好像他們不能夠給你一個更好的名字嗎？菲朵，洛斯——這是怎樣地鄙俗呀！可是，不再提說牠了。我們想着彼此通信，我是很歡喜的。」

這信寫得很好。標點，甚至拼音亦很不錯。就是我們的科長亦寫不到像這樣地好，雖然他說他曾經在某個大學唸過書。讓我們再看下文罷。

「我似乎覺得，把一個人的思想、情感和印象，能夠拿來和別人一通款曲，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之一。」

哼！……這是從一本由德文翻譯來的書上得來

的思想。我記不得這書名了。

「我說這話是從經驗得來的，雖然我沒有到過我們的大門那邊的世界。我的生活不舒服嗎？我的小姐非常愛我，她的爸爸叫她蘇非。」

唉，唉！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嚷呀！

「爸爸亦常寵愛我。我用奶油喝茶和咖啡。啊，我親愛的，我應該告訴你，像我們的波耳甘在廚房裏嚼的那個大而壞蝕了的骨頭，我看不出是可口的。惟有獵獲的野禽野獸的骨頭才是美味，並且惟有在骨髓不會被人吮吸的時候那才好吃。很好的要算是把幾盤菜混合，只要把水瓜鈕的芽子和青菜去掉；但我知道把小麵包團給狗吃那是再壞沒有了。一位坐椅子旁邊的紳士，兩隻手摸過一切的髒東西，他就用這雙手把麵包擣來擣去，他叫一個狗到他跟前，便把麵團投給他。要拒絕得來似乎有點兒無禮——唉，他吃了——不過帶點兒厭惡的心情，但他吃了……」

闖鬼了！毫無意識！好像找不着更好的話寫了。讓我們再瞧一頁，看有無更有道理的話。

「我將喜歡讓你知道在這兒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已經告訴過你關於蘇非叫做爸爸的這位大紳士的一些事情了。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啊，這便是我們最後所要的了！是的，我知道這事；他們對於一切都很有外交的眼光。我們且看爸爸像個甚麼。

『……一個很奇怪的人。他大半不說話；他很難得說話。但是一禮拜前，他不斷地向着自己說：「我接受呢，或不接受呢？」他常常一隻手拿着公文，緊握着另一隻空手說：「我接受呢，或不接受呢？」有一次他向着我問：「瑪紀，你想怎樣好，我接受呢，或不接受呢？」我一句話都不懂，我只嗅嗅他的皮靴便走開了。一禮拜後，我親愛的，他很高興地回來了。整個早晨許多着制服的人都來訪他，慶賀他，大約爲着甚麼事情罷。他坐在餐檯旁邊比我平常看見的他要快活些，他不斷地講論事情。他吃了飯，把我舉起，向着他的頸項，他說：「看呀，瑪紀，這是甚麼？」我看見一個小的絲帶。我聞牠一下，但沒有發覺甚麼香味；最後我

私自舐牠一下：這是有點鹹味的。」

哼！我覺得這狗子似乎太……他應該挨打了！如此，他是有野心的了！人們須得把這事攷慮一下罷。

「請了，我親愛的，我逃避了，等等……等等……我願明天把信寫完。……唉，祝你今天安好，我又得和你談話。今天我年青的小姐蘇非……」

呀，讓我們看說蘇非的話。呵，流氓。……不要緊，不要緊……讓我們讀下去。

「我年青的蘇非小姐大大地忙迫了。她準備去赴跳舞會，我歡喜她不在家，我好給你寫信。我的蘇非常常喜歡去跳舞，雖然在人家給她穿衣的時候，她常常發脾氣。我不懂得人們為甚麼要穿衣裳。打個比方，他們為甚麼不像我們一樣地走動呢？這是漂亮的，這是舒服的。我不懂得，我親愛的，去跳舞有甚麼快樂。蘇非常常在早晨六點鐘從跳舞場回來，從她的蒼白的、精疲力倦的面孔看來，我幾乎常常能夠猜想他們不會拿點東西給這可憐的人兒吃過。我必定承認像那樣兒我是過活不下去的。假如我沒有吃松雞、肉



汁、或烘燒的雞翅膀，我不知道變成甚麼樣兒了。肉汁加穀類也很好吃，但和紅蘿蔔、白菜蕻、或朝鮮蘆在一塊兒，那就不好了。」

文體前後太不勻稱！你立刻看出這不是人寫的；起首還相當，但收尾又露出狗氣了。讓我們再看一封多信。這信頗長。哼！信上沒有日子。

「啊，我親愛的，一個人是怎樣地感覺着春的來到呀！我的心跳起來好像在盼望甚麼人似地。我的耳朵裏常常有一種聲音，所以我常常站起來一刻兒，舉起足在門口靜聽。我須得告訴你我有許多求婚者。我常常坐在窗邊看他們。啊，假如你但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多麼醜的人呀！有一個粗鄙的場圃狗，蠢得可怕，愚蠢全描寫在他的臉上；他擺出重要的架子在街上散步，他自以為是一個要人，並且想着個個人都在瞧他。人們一點都不睬他。我不注意他——我當作恰如沒有看見他一樣。一隻大丹麥狗停在我的窗前，真可怕呀！假如他用後足立起來，我想這笨傢伙不能夠，他會比我蘇非的爸爸高一個腦殼，雖然他亦是很高

而結實的。那傻子定是一個可怕地無禮的傢伙。我向  
他咆哮，但他想過分了：他簡直不難爲情，他吐出舌  
頭，搖擺他的大耳向窗上望我——真是個鄉壩老呀！  
我親愛的，你能以爲我的心兒對人家的提議沒有一種  
反應嗎？啊，不……假如你但能看見那些翻爬隔壁的  
籬珊的，我的求婚者當中的一個名叫脆色兒的……  
……啊。我親愛的，他過臉好漂亮呀！……」

唉，闖鬼！廢物！怎麼能夠在信上說蠢事呀！我要  
看一個人。我要維持精神的東西——我的心靈可以  
在其間尋找食物和享樂；但我沒有找着那個，反找着  
這些無意識的話了。……讓我們翻篇，看還更好一點  
麼！

『蘇非正坐在棹子旁邊縫東西，我向窗外探望，  
因爲我愛看過來的人，忽然當差的進來說：「特布羅  
夫！」蘇非說了一聲「請他進來。」便跑來把我抱着。  
「唉，瑪紀！瑪紀！假如你但知道他是誰：一個黑色的  
青年，一個侍從武官，這樣的眼睛，瑪瑙一般地黑！」蘇  
非跑向她的屋子去了。一分鐘後，一位長着黑鬚的侍

從武官走進來了，他走到鏡前把他的頭髮理順，把室內四面望望。我坐在自己的地位咆哮。蘇非不久就進來了。快活地行一鞠躬禮，回答他的歪田式鞠躬；我仍照舊向窗外探望，好像沒有看見甚麼。可是，我把頭稍微偏向一方，試聽他們要說些甚麼。啊，我親愛的，他們的話真無意識！他說有一位太太在跳舞的時候把步法走錯了；又說有一個叫做抱波夫的，他的襯衫上有點皺紋，舉止就像一隻駝鳥，並且幾乎絆倒在地板上面；還說有一個叫做李丁的女子以為她的眼睛是藍色的，雖然他們確是綠的——以及那一類的話。我私自想着：「唉，假如那位侍從武官和脆色相比，天呀，真有天上人間的區別了！」首先這侍從武官的臉完全地扁平，有竄臉鬚。這鬚子就像繫在一張黑手巾上面似的，而脆色兒的面龐小巧玲瓏，額上有一團白毛。這侍從武官簡直不能夠和脆色兒相比。至於他的眼睛、他的舉止、他的態度，都十部不同。啊，真不同呀！我親愛的，我不曉得她在她的特布羅夫身上瞧中了那點。為甚她對他這般地鍾情……】

唉，我想這兒怕有些話說錯了。她能夠被特布羅夫迷惑，這是不可能的。讓我們看下面說的是甚麼。

「我似乎覺得假如她被那位侍從武官惹動，她亦會馬上被坐在爸爸書房裏的那個書記惹動。啊，我親愛的，假如你知道那是怎樣醜的一個傢伙呀！一個規矩矩的袋子裏的烏龜……」

這是怎樣的一位書記？……

「他有一個古怪的姓。他常常坐着修理筆。他頭上的髮就很像乾草。爸爸有時遣他出去當作一名聽差……」

我真相信這齷齪的小狗在暗說我。但我的頭髮不像乾草呀！

「蘇非一看見他，總忍不住發笑。」

那是謊話，你是害癩的小狗！你這張嘴真壞！好像我不知道那是醋意作用嗎！好像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作怪嗎！這一切都是我們的科長作的。這人一生仇視我，這兒他又一再盡力在各方面中傷我。讓我們再看一封多信。或者這事自身會表明出來。

「親愛的菲朵，——請你原諒我許久沒有寫信了。我已經完全陷於癡狂的狀態。有些文人說愛情是第二生命，這是怎樣地真確啊。並且，家裏起大大的變動了。這侍從武官天天都在這兒。蘇非如癡狂地和他戀愛。爸爸的脾氣很好。從那打掃地板和幾乎常常在自言自語的我們的葛里葛里那兒，我甚至曾經聽着說不久要舉行一個婚禮，因為爸爸決意要看着蘇非嫁給一個將軍，或一個侍從武官，或一個陸軍大佐……」

闖他的鬼！我不能夠再讀下去了……這常常都是一個侍從武官或一個將軍。世界上各樣頂好的東西都落在侍從武官或將軍的手中去了。假如你找着一點兒很少的財寶，想着這幾乎在你的把握之中了，但一個侍從武官或一個將軍會從你的手中搶去。闖他的鬼！我將歡喜自己為一個將軍，不是為要和她結婚，和其他一切；不，我將歡喜為一個將軍但看看他們會怎樣地委蛇，和表現他們的一切諂媚的方式，和模稜的態度，於是向他們說：「我吐你兩個的口水。闖

你們的鬼，這使人厭煩了！」我把這蠢狗的信函扯得粉碎。

十二月三日。

這是不能夠的。這是無聊的話！不會有一個婚禮！假如他是一個侍從武官，那又算得甚麼？唉，那不過是一個品級，那不是一個能夠從手中拾得起來的看得見的東西。你不能夠因為你是一個侍從武官便多生一隻眼睛。唉，他的鼻子還是和我的、和其他每個人的恰恰一樣不是金子做的；他用鼻子嗅，不是用牠來吃飯，他用牠打噴嚏，不是用牠咳嗽。我常常竭力去發現這一切區別的來源。我為甚麼是一個掛名顧問，<sup>1)</sup>及根據何種道理我是一個掛名顧問？或者我全然不是一個掛名顧問罷？或者我是一個伯爵或將軍，不過樣兒像一個掛名顧問。或者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歷史上這類的例證好多呀：有些頭腦簡單的卑微的商人或農夫，甚至並非貴族，忽然被人發現是一個大紳士，或者男爵，或你們叫的甚麼甚麼……假如一個

(1) 九品官。

農夫有時能夠變成像那樣的人，一個貴族又不可以變成甚麼人嗎？打個比喻，我將忽然穿將軍服去見我們的科長，我左肩上一個肩章，右肩上一個肩章，胸前橫一條藍色絲帶；唉，我的美人兒又會唱不同的調子了，她的爸爸、我們的部長，又將怎說呢？啊、他是有野心的！他是個泥水匠，他確是個泥水匠，雖然他假裝作這個那個，但我立刻觀察出來他是個泥水匠：假如他和任何人握手，他只伸出兩根指拇。就在這一分鐘內，我不可被任命為一個總督，或一個監督，或那一類的官嗎？我將歡喜知道我為甚麼是一個掛名顧問。為甚麼剛剛是一個掛名顧問？

十二月五日。

一個早晨我完全讀報。西班牙正發生着奇怪的事情。實在地，我真真不能夠了解。報上說王位虛懸，他們難于選擇一個嗣王，並且因此國內起了叛變。我覺得這似乎太古怪了。王位怎麼能夠虛懸呢？報載某某多娜應該登極。一個多娜不能夠登極，或者她不能夠。王位上應該有一個國王，他們說：「但是，沒有一

個國王。」沒有國王這是不成的。一個王國沒有國王是不能存在的。有一個國王，只或者他隱藏在某些地方去了。他或者在那兒，但或因家庭方面的理由，或因從鄰邦——如法國或其他國家——來的危險，逼迫他仍然隱藏着；不然或許有其他理由。

十二月八日。

我十分要上那裏去的，但種種的理由和思慮把我留住了。我不能夠把西班牙的事情從腦中拋開。一個多娜該作女王，那如何能夠呢？他們不會容許這事。英國首先便不允許。並且，全歐洲的政治，奧國的皇帝，和我們的沙皇……我一定承認這一切事情全使我驚駭震動，以至于不能作任何事情。馬芙娜說我坐在棹邊極端地出神。我自信曾突然把兩個盤子丟在地板上，立刻便打壞了。中飯後我往山下去散步散步；我不能從那件事上推論出甚麼。大部分時間，我睡在床上，回想西班牙的事情。

紀元後二千年，四月四十三日。

這日是民衆最大的慶幸的一日！西班牙有國王



了！他曾經被人發現了。我就是那國王。今早晨我才聽着這消息的。我一定承認這消息電光似地在我身上暴發。我想不出我過去如何能夠相信和幻想着自己是一個掛名顧問。那種昏亂狂妄的意思怎麼能夠鑽入我的腦袋？沒有人想過把我送交瘋人院去，這不算是一樁幸事。現在各事各物都擺在我的面前。一切都極明白。但在現在以前我不曾明瞭，各事各物都像在迷霧之中。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由於相信腦袋裏有個腦筋來的。這才全然不是如此的；這是從夾斯卞海那方面隨風吹來的。我開始便告訴馬芙娜我是甚麼樣的人了。當她聽說西班牙國王正站在她面前的時候，她緊緊把手握着，幾乎駭死；這蠢婆娘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西班牙國王。可是，我竭力再向她實告，並且對她溫慰有加，使她深信我對她之一片婆心；我說我不因她有時沒有把鞭子給我擦乾淨而對她發怒。自然她們都是蠢人；和她們談高尚的事情是不中用的。她驚慌了，因為她信服西班牙的國王都是像腓力第二。但我向她担保腓力第二和我中間沒有類似的地

方，並且我甚至還沒有一個克漂欽教士 (Copuchin)。我沒有上部裏去。闖牠的鬼！不，朋友們，你們不會再誘惑我上那兒去了；我將不再抄寫你們的齷齪的公文了！

Mortober 月，八十六日，晝夜之間。

我們辦公處的差弁今天來告訴我，要我上部裏去，並說我有三個多禮拜沒有去了。

但人們太不公平了：他們用禮拜計算日期。這方法是猶太人帶來的，因為他們的先生 (Rabbi) 是每禮拜洗澡一次。可是我為好玩起見，上部裏去了。我們的科長以為我要向他鞠躬而且道歉，但我才淡然地，不大怒，也不大慫慂地瞧着他，坐在我自己的座位，好像沒有看見甚麼。我看着辦公處裏面的一切廢物，自己想道：「假如你們但知道是誰坐在你們當中呀！」天呀，那不會天翻地亂嗎？我們的科長會向我鞠躬，如同他現在向着部長鞠躬一樣。他們擺一件公文在我面前，要我摘錄一點。但我摸亦不摸。幾分鐘後每個人都慌忙了。他們說部長來了。許多書記們都跑上

前去，在他面前賣弄，但我一點也不動彈。當他從我們的室內穿過，他們都把衣服扣好，但我全然不睬。一個部長算得甚麼？我要在他面前去打抖嗎——再不會咧！他都是一個漂亮的部長！你是一個木塞，不是一個部長。一個平常的木塞，單純的木塞，此外甚麼也不是——像他塞瓶子的木塞。這一切中間最使我開心的地方是在他們拿公文來要我簽字的時候。他們以為我要把如此如此，一個書記頭兒，寫在公文的足底——不這樣又寫甚麼呢！但在最重要的地方，在部長簽字的地方，我寫上「非地蘭多第八。」你會看出那受了震驚後的沉默；但我只搖手說：「我並不固執要一些忠順的表示！」說罷便走出去了。從那兒我一直走向部長的公館。他不在家。僕人不讓我進去，但我這樣地向他說了，他便把雙手垂下。我一直到她的更衣室。她正坐在鏡前；一看見了我她便跳起來急往後退。可是，我沒有告訴她我是西班牙國王；我只告訴她有一種她不能夠想像的快樂在等候着她，並且告訴她不管我們的敵人的陰謀怎樣，我們總是要

一塊兒的。我不打算多說，便走出來了。啊，女子是狡詐的東西！現在我發覺女子是甚麼人了。自來還沒有人發覺女子和誰戀愛：我是第一次發現的人。女子是和鬼戀愛。是的，不是開玩笑的話。科學家寫無意識的話說女子是這個那個——除了鬼她甚麼也不在意。你將在第一排包箱座裏看見她掛着一副雙眼的望遠鏡。你以為她在瞧那帶勳章的胖子。不，她在瞧他後面站着的鬼。鬼是藏在他的衣裳裏面的。鬼在那兒向她作種種的表示！她將嫁給他，她將嫁給他。通通的這些人們，他們的崇高的祖宗們，他們向着各個人乞憐，爭先獻媚，並且說他們是愛國者和這個那個；利益，利益是這等愛國者所要的一切！他們會出賣他們的父母和上帝去換金錢，這些野心的東西，這些猶大們 (Judases)！這一切都是野心而這野心是爲了舌頭下面的一顆小瘡，小瘡裏面有一個針頭大的蟲兒；這都是住在葛羅火委街上一個理髮匠幹的，我倒記不得他的姓名了；但我知道一樁事實，他和一個助產婦人共同作惡，竭力向全世界宣傳回教，那就是，人

家告訴我的法蘭西的大多數人如何都信奉回教。

沒有時日。這日沒有號數。

我隱匿姓名，沿萊甫斯基大街散步。沙皇陛下乘車打那兒走過。人們都脫下帽子，我也照樣地做，但我沒有表示我是西班牙國王。我想突然在衆人面前揭穿本來面目，這很不合式，因為我應該首先在朝廷上出現。惟一使我不能這樣去做的原因是我缺少一套西班牙國服。假如我但有一套皇袍，那就得了。我該歡喜早向一個裁縫定做，但他們都是十足的驢子；並且他們做事不當心，胡思亂想，他們大半被人僱去修砌街道。我決意把我的新制服改成一套皇袍，我這制服是剛剛才穿過兩次的。我不讓這些卑賤的東西把皇袍做壞，我決意自做，我把門關上，免得使人家看見我在做制。我用剪子把製服一齊折了，因為這樣式和制服是完全不同呀。

我記不得時日。也沒有月份。誰也不知道怎樣寫牠。

皇袍完全做成了。馬芙娜大叫一聲，當她看見我

穿上皇袍的時候。可是，我不能夠打定主意在朝廷上出現，因為還沒有使臣從西班牙來咧。沒有使臣來便去，這是不合式的：那于我的尊嚴不能增色。我時時在盼望使臣。

一日。

對於使臣的遲延使我大大地吃驚。甚麼事情能夠把他們羈留住了？這能夠是法蘭西之陰謀嗎？是的，那是最險毒的國家。我到郵局去訪問西班牙的使臣來了沒有；但這郵局局長極蠢，一點兒也不知道。他說：「不，這兒沒有使臣，但你如要寫一封信，我願按照郵章給你寄去。」該死，一封信有甚麼用處？一封信是毫無意識。信函是化學家寫的，他們甚至要把他們的舌頭用醋浸濕，不然他們的臉會有滿臉的疥癬。

馬得里，二月，三十日。

我在西班牙的目的已達了，事情發生得迅速，連我也難于認為是真的。早晨西班牙的使臣到了，我和他們坐上馬車。我們的行程特別地快，使我認為稀奇。我們走得這樣地快，至于半點鐘便到了西班牙的

國境。現在全歐洲自然有許多的鐵道哪，輪船行得很快哪。西班牙是一個奇怪的地方！當我們走進第一個屋子的時候，我看見許多剃光了頭的人們。我立刻猜想這些人恐怕是大公或是軍人，因為他們的頭都是要剃的。我想這拉着我手的司法大臣的行爲是極端地稀奇。他把我揪進一個小屋，並說：「坐在那兒，假如你硬要稱你自己是非地蘭多國王，我定把你的偏性給你打掉。」但因我知道這只是試探我的，我便作否定的回答，因此司法大臣用手棍在我背上打我兩次，打得我幾乎要叫喚出來，但我因為記得這是一個騎士在接受任何高陸的品級時之一種習慣，便竭力抑制自己，因為騎士道的風俗直到今日還在西班牙固守着呀。當我獨居的時候，我決意一心去思量國事。我發現西班牙和中國是一個國家，把牠們認爲兩國家這只是由於愚昧的緣故。我向每個人建議請他試寫西班牙在一片紙上，寫出來會常常變成中國。但明天要發生的一樁事情特別地使我苦痛。明天七點鐘將發生一種奇離的現象：地球將要落到月亮上去。

著名的英國化學家惠林吞曾經寫過這事。我一定承認我覺得心裏震顫，當我沉思着月亮的極其柔輓和脆弱的時候。你們知道月亮大半是在漢堡做的，做得很壞。英國不曾注意到這事，我很引為驚異。牠是被一個跛足的箍桶匠做的，並且顯然這傻子沒有想着月亮應當是怎樣的。他借煤膠繩索和一部分橄欖油之力做成的；那就是為甚麼全世界充滿了可怕的臭氣，人們都必須往上捂着鼻子。那就是月亮是怎樣柔輓的一個星體，人們不能夠在上面居住，那兒除了鼻子沒有東西居住。就因為那種理由，我們不能夠看見我們的鼻子，因為牠們都在月亮中間了。地球的體積很重，當牠落下的時候，或許要把我們的鼻子磨得粉碎；當我想着這點的時候，我感覺這樣地不安，我至於穿上鞋襪便跑到御前會議室去向警士們下命令，要他們不讓地球落在月上。我所在御前會議室中看見的許多剃光頭的大公們都是很明達的，當我說：「紳士們，讓我們救救月亮罷，因為地球拚命地要落在牠上面了！」的時候，他們急忙衝去執行我元首的



意志，並且有幾個人爬上牆頭企圖達到月亮；但在那時司法大臣走進來了。他們一看見了他，都向各方逃竄。我以國王的地位單獨留下。但是，司法大臣用手杖打我，並把我趕回自己的屋子，這殊堪詫異！西班牙的民族風俗之權威竟這樣地大啊。

同年一月（一月在二月之後）。

我竟至還不明白西班牙究竟是一個甚麼國家。民族的傳習和朝廷的慣例，都是十分地特異。我不能夠明白，我不能夠明白，我絕對地不能夠明白。今天他們剃我的頭，雖然我高聲呼叫我不願做和尚。我甚至記不得隨後發生的事情，當他們把冷水潑在我頭上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忍受過這地獄，我幾乎狂暴到使他們不能夠把我捉住。我不能夠懂得這種奇怪風俗的意義。這是蠢的，無意義的習俗！這些國王之無意識，直到今日還沒有把這種惡習廢除，簡直非我所能理會。從一切的情形看來，我疑心我該不是落到檢察廳的手裏了罷，我所認為是司法大臣的，究竟是不是最高檢察官。只是我不懂一個國王如何能受制於

檢察廳。只有因為受了法蘭西的影響，尤其是波里那克的，這才有可能！啊，波里那克的那個禽獸！他咒罵至死和我作對。他在控告我，他在控告我；但是，朋友，我知道你是英國的工具。英國人是些大政治家。各樣事情他們都得用鼻子去嗅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英國剛掐一撮鼻烟，法國便打起噴嚏來了。

二十五日。

今天最高檢察官又到我的屋裏來了，但一聽着他的遠遠的足步聲，我便藏在椅下。他看我不在兒，便開始叫我。首先他叫：「巴蒲里士金！」我不作一聲。於是他又叫：「亞克生梯·伊凡洛夫！掛名顧問！貴族！」我依然不做聲氣。「非地蘭多第八，西班牙國王！」我快伸出頭去，但我想着：「不，朋友，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你將再把冷水澆在我的頭上。」可是，他瞧見我了，他用手杖從椅下趕我。那害癩的手杖把我打傷了。可是，我今天發現一樁事情，也算作我挨打的酬報。我找出每一個雞公有一個西班牙，這是在離他的尾巴不遠的翅下。

最高檢察官去了，雖然他很發怒，並用一些懲罰未威嚇我。但我輕視他的沒能力的惡毒，因為我知道他單純地是一個工具，英國的工具。

三十四，二月，三四九年。

不，我沒有力量再忍受下去了。我的上帝呀！他們做這樣的事對待我！他們把冷水澆在我的頭上！他們不聽從我，他們不看我，他們不聽我的話。我有甚麼對不住他們？他們爲甚麼要磋磨我？從像我這樣一個可憐的人身上他們究竟要個甚麼？我能夠給他們甚麼？我甚麼也沒有。這對我太甚了，我不能再忍受這些苦楚，我的頭燃燒起來了，並且一切都在旋轉。救我呀，把我帶走！給我一輛三匹馬拖的馬車，給我一些些漩風似的馬兒！請坐罷，我的馬夫，搖響罷，我的鈴兒，往前飛罷，我的駿馬，把我載着離開這個世界罷！跑遠些，跑遠些，以便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看不見。那面天在我面前旋轉，一顆星兒在遠方閃爍；森林帶着黑鬱鬱的樹木和月亮打旁邊漂過；藍灰色的霧在我的足下展騰；霧裏又有弦樂的回響；這一面是

海；那一面是意大利；對面俄羅斯的茅舍能夠被我看  
得見了。那在遠遠地方的是我的家嗎？那坐在窗前的  
是我的母親嗎？母親呀！救救你可憐的孩子！流一點  
淚珠在他病的頭上罷！你看呀他們怎樣地苦痛他！請  
把你的孤兒緊抱在懷中罷！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讓  
他生存！他被人迫害了！母親呀，垂憐你病的孩子罷！

你可知道亞爾及耳的總督生有一個疔瘡，恰恰  
在他的鼻子底下麼？

原书空白页

## 萊甫斯基大街

再沒有比萊甫斯基大街更漂亮的了，無論如何在彼得堡沒有：牠是全城的外表。牠是我們的城市街道當中之最華美的，牠缺少那種光輝呢？我知道住在彼得堡的窮書記們當中，沒有一個願意把萊甫斯基大街拿去換世界上的一切幸福。不只是一個長着一撮小巧的鬍子和穿着一件裁剪漂亮的上衣的，二十五歲的年青人，就是一個滿腮長着白鬚，頭頂像銀盤似地光滑的老手，談起萊甫斯基大街亦都是興高彩

烈的。至於太太們呀！萊甫斯基大街對於太太們甚至有更多的吸引力。真的對於誰又不具有吸引力呢？只要你一走進了萊甫斯基大街你就在一種快活的空氣中間了。雖然你或許有一些必要的、緊急的工作要做，可是只要你在那兒便忘掉了一切事情。這是人們面上沒有現出緊張氣象之惟一的地方，那兒沒有被這氣吞全彼得堡的急需和商業的利益所驅迫的。在萊甫斯基大街上遇着的人似乎比在其他街上遇着的人不大是一個爲我主義者，在其他的街上步行的或乘車打那兒過的一切人的面上都明白地現出貪婪、自私和急需。萊甫斯基大街是彼得堡城中的交通總匯。一個住在彼得堡邊隅或委波爾邊隅，多年沒有看見他那住在北司基或莫斯科門的朋友的人，準定可以在萊甫斯基大街去把他碰見。住址詢問局的住址表亦沒有像萊甫斯基大街所給的這等精確的報告。全智全能的萊甫斯基大街呀！彼得堡的窮人之惟一享樂的地方呀！我的上帝呀，街面是掃得何等地清潔，上面留得有多少人的足印！有體重似乎要蹈碎花剛石之

退伍兵士的笨重而醜陋的長靴，有掉頭向着商店的光耀玻窗，如花之向日的年青太太們之小巧而輕飄的足兒，以及滿懷希望的陸軍中尉之一路銳利地擦着的叮叮當當的指揮刀——這一切都在街上印下強或弱的痕跡。一日之間景象是何等迅速地變化呀！從今天破曉到明天破曉又是怎樣地變遷呀！讓我們開始說最早的早晨，那時全彼得堡聞着熱的、新烤的麵包氣，街上充滿着衣服襤褸的老婦人，她們正衝向禮拜堂和慈悲的過路人。這時萊甫斯基大街是空虛的：結實的店老板和他們的助手穿着細麻布襯衣睡覺，或是在洗他們的溫文的面孔和喝他們的咖啡；乞丐們聚集在靠近糖果店的地方，那睡眠朦朧的，頭一天端起諸古律茶像烏兒飛的茶房，沒有圍着項巾，便拿了掃帚，爬出來，把陳腐的餅餅片片向他們拋擲。工人在大街附近來來去去：有時忙着去做工的農人打那兒橫過，他們穿的長統靴上粘着灰泥，這雖是以清白著名的伊克特甯斯基運河亦把它洗不乾淨。在這個時候太太們是不出來的，因為俄羅斯人愛用粗鹵



的話表示他們的意思，她們即使在劇院裏面亦不喜歡聽它。有時一個睡眼朦朧的政府書記挾着一捲公文慢步打那兒走過，假如他上衙門的路要穿過萊甫基大街。這可以一點不假地說，在這個時期，即是一直到十二點，萊甫斯基大街不是一個人的目的地，只是達到目的地的手段；街上充滿了的人，他們有他們的事業、焦慮和煩惱，全沒有想着這條街。農人講說十個戈畢克或七個銅子，老的男女搖動他們的手，或向他們自己談話，有時做出極驚人的手勢，但沒有人聽他們說或笑他們，除了那些穿着粗劣的外衣的，電一般地沿萊甫斯基大街飛跑的，挾着一些空瓶或從皮匠那兒拿一雙長靴的，街上的孩子們。在那個時候你高興穿戴甚麼便穿戴甚麼，即使你戴一頂便帽不戴禮帽，或你的領之一端伸出來離項巾多遠，都沒有注意到它。

到了十二點，各種國籍的家庭教師帶領他們的、圍細葛布領的小學生走下萊甫斯基大街來了。英國奶媽和法國奶媽手挽手地帶着託他們照看的小兒散

步來了，並且以相當的尊嚴態度向小兒們解釋，說那些店舖上面懸掛的招牌是爲得使人們知道裏面有些甚麼。女監護人，蒼白色的英國姑娘們，玫瑰色的法國小姐們，莊嚴地在託她們照看的，靈敏的孩子們後面散步來了，她們吩咐孩子們舉止端正或者不要垂下左肩；總之，在這個時候萊甫斯基大街是在演教育時期的一幕。但到了兩點鐘的時候，女監護人，家庭教師，和孩子們漸漸少了；最後擁擠來的是孩子們慈愛的爸爸們和愛打扮的，各色的，神經過敏的，爸爸的配偶們，手挽手地散步來了。漸漸這等人中又加入了一切辦完了家中比較重要的職務的人，這些比較重要的職務是：如像和醫生談論氣候和在鼻上長出一個小瘡哪，問問他們的馬匹，和他們的前途遠大、有才能的孩子之健康與否哪，在新聞紙上讀一段重要的記載和一則「冠益往來錄」哪，以及最後喝一杯茶或咖啡哪。最後又有一等人加入了，他們是生來命好作有福氣的特務書記的，或他們是在外交部供職，因他們的事業和習慣之高尚而顯耀了的。我的上帝

呀！這些地位和職務是何等地光榮呀！牠們是如何地使心靈飛昇而甜美呀！但是，哎呀，我沒有在衙門裏供職，我便沒有運氣觀察我的上司們對我之文雅的行爲。你在萊甫斯基大街上遇着的一切都是適當的：穿長外套的男子們把他們的手放在衣袋裏面，太太們穿深紅的、白的、或玉白緞子的對襟衣，戴時髦的帽子。這兒你遇着些無比的鬚鬚，非常地優美動人垂在那頸巾的下面，這些輕滑光澤的鬚鬚黑得像黑貂或煤炭一樣，但是，哎呀！這些是不變易地屬於外交部人員的財產；上帝曾經不把黑的鬚鬚給其他各部的書記；他們老不高興地必須長紅的鬚鬚。這兒你遇見許多奇異的、鋼筆毛筆畫不出來的鬚鬚，有用去一生之更好一部分光陰專心致意的，爲晝夜長期留神之對向的鬚鬚；有洒上迷人的香水的、塗有最稀罕最值價的香油的鬚鬚；有在夜晚用厚捲紙搓成的鬚鬚；以及爲鬚鬚的所有者表露出動情的愛好而亦爲過路人所羨慕的鬚鬚。有幾千種不同的、輕薄而光彩的，帽子，衣裳，和頭巾把萊甫斯基大街的每一個人的眼

睛都弄昏了，牠們的所有者對於牠們有時覺得有一種延長兩個整天的崇拜。滿天的蝴蝶似乎都從花枝上飛來，飄浮在光輝的雲中許多易性甲蟲的上面。這兒你碰見夢想不到之纖細美的、比瓶子頸兒還不更粗的、各種腰肢；你因為恐怕不留神用肘部把人闖着，便客氣地走向旁邊；你提心吊胆地呼吸，不然一股不留心的氣息可以把這藝術和自然之精美的作品折成兩橛。至於你在萊甫斯基大街上碰見的太太們之衣袖呀！唉，怎樣地美呀！牠們就像兩隻氣球，一位太太可以忽然飛到空中，假如她不被那陪伴着她的紳士把她拉下；因為一位太太飛到空中之容易而且適意是和一杯香檳飛到嘴唇一樣。沒有別的地方的人鞠躬像萊甫斯基大街上的那樣地高貴而且自然。這兒你碰見一種無匹的微笑，這種微笑是藝術的頂點，有時使你在歡愉之中溶化，有時使你的頭和足彎曲到比地上的草還低，有時又使你飛騰，覺得比海軍部的尖頂還高。這兒你碰見一些人，本着他們本身的重要，以非常高貴而懂事的態度，在談論一個音樂會

或是氣候。這兒你碰見見一千種難於取信的模樣和形狀。天呀！萊甫斯基大街上碰見的人真奇特呀！有許多人，當你碰見他的時候，一樣地注視你的靴子，而且當他們已經走過了的時候，還折轉身子看看你的衣旁。我從來就不能夠了解爲甚麼是這樣的。起初我想着他們恐怕是靴匠，但一點不是：他們大部分是各部衙門的書記，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很會談論一件事情由這部說到那部；或者他們是以散步或在酒店裏讀報來消遣的人——真的他們常常是很可敬仰的人。在午後兩點到三點這一段幸福的時期中間——這可以稱爲萊甫斯基之運動中心時期——人類的智慧之一切最精美的作品有一次展覽。這一個陳列他的最好的貂皮的大衣，那一個——一隻可愛的希臘鼻子，第三個——華美的鬍鬚，第四個——一對美目和一頂奇離的禮帽，第五個——得意洋洋的食指上的一隻刻有印章的指環，第六個——穿在一隻迷人的鞋子裏面的一隻足，第七個——一張引人驚奇的圍巾，以及第八個——一副使人呆立的鬍鬚。但是三

點鐘一響，展覽會便完了，人羣亦不大密了……在三點鐘的時候有一個新的轉變。忽然萊甫斯基大街上像春天了；街上遍滿了穿綠色制服的政府書記、饑餓的九品書記，下等的七品書記和其他書記，都趕快走路。青年的十四品註冊員和十二品及十四品書記，以高貴的態度，急忙趕上在萊甫斯基大街上遊行，竭力裝着好像他們不曾在衙門裏坐過六點鐘的樣兒。但年老的十四品書記，和九品及下等的七品書記都埋着頭急忙地走：他們不安排拿觀看過路的人取樂；他們還沒有把他們自己從辦公室裏的事務上完全撕掉；他們的腦中還有一張已經開始而還未完成的工作之正常的表格；因為他們許久都把街上的各項招牌，似乎看成了一個盛公文的厚紙框，或他們的辦事處的主管人之全副面孔。

從四點鐘起萊甫斯基大街是空虛的，你很難得碰見一個政府書記。有些女縫工手裏提着箱子從一個店舖出來橫跑過萊甫斯基大街。有些穿着粗羅紗外衣的，從一個仁慈的律師那兒拋出來的，不幸的犧

牲者；一個奇怪的不分時間的訪問者；一個長而瘦的英格蘭婦人，手裏拿一個網囊和一本書；一個穿粗棉布短衣的，長窄鬍子的，形狀頹廢的工頭，當他恭敬地沿着石路走的時候，他的背、膀、頭、和兩隻腿都扭扭轉轉；有時一個卑下的手藝人……這一切等等，都是我們那個時候在萊甫斯基大街上所碰見的。

但在黑暗剛剛下臨各個房屋和街道、穿着短褂的更夫爬上梯子點燃路燈、及那白晝不敢顯露牠們自己的刻畫偷偷地從商店的下部窗戶窺視出來的時候，萊甫斯基大街又蘇醒轉來開始活動。當街燈發出一種奇異的誘人的光輝照在各個東西上面的時候，一種神祕的時間便來到了。你碰見許多的，穿着暖和外衣的年青人，大部分未結婚的男子。這個時候，暗示出某種目的，或是極不受責難而類似一種目的的；一切人的足步都很快，都不很整齊。長長的人影在牆壁和石路上飄動，頭部幾乎達到警察橋了。年青的十四品註冊員，十二品及十四品書記，上上下下地來去多時，但年老的十四品註冊員，九品和下等的七品書

記多半留在家裏，或者因為他們是結婚了的，或者因為住在他們家裏的德國廚夫給他一個很好的大餐。這兒你可以碰見一些在兩點鐘的時候以高貴而正當的態度在萊甫斯基大街上散步過的，面孔可敬仰的老紳士。你可以看見他們像年青的政府書記一樣地沿路飛跑，像看一位遠遠看見的，帽子下面的女人，她們那擦有胭脂的、厚的嘴唇和肥的面頰，這般地使許多人心動，尤其是對於店員、工人、和那些常常穿德國式上衣又常常手挽手的在人羣中間散步的店老板們。

「站住！」裴若葛夫中尉在這樣的一個黃昏時候闖一下在他旁邊走路的穿禮服和外套的一個青年，這樣地叫了一聲：「你看見她麼？」

「我看見了；可愛的，一個完全的 Bianca of Perugino。」

「但你說的那一個？」

「黑頭髮的那個女人……怎樣的一對眼睛呀！上帝呀，怎樣的眼睛！她的全部的態度、身段、面部的線



紋——美極了!」

「我說的是在她後面另一邊走的那個美女。假如你覺得那個黑姑娘如此地動人，怎麼不去追跟她呢？」

「啊，你怎麼能夠呢？」穿禮服的青年紅着臉叫喚。「好像她是夜晚在萊甫斯基大街上散步的女子中間的一個。她一定是一個高貴的太太，」他歎息一聲又說，「唉，單是她的外套足值八十個盧布。」

「你這蠢人！」裴若葛夫呼叫，他把他朝着那漂亮的外套飄動着的方向拚命地一掀，「去罷，你這蠢才，你逗留幹麼？我願意追跟這個美人。」

「我們知道你全是甚麼。」裴若葛夫，帶着自滿而有把握的微笑，自己思想，因為他深信沒有一個美女能夠拒絕他。

這穿禮服和外套的青年胆怯地朝着那光亮的外套飄動的方向走去，這外套有時到了街燈的地方閃爍得格外地漂亮，一刻兒去得稍遠便又隱晦在黑暗中間了。他的心急跳，他不知覺地走快了。他甚至不

敢猜想他能夠盼望那前面離得很遠的美人對他注意，他更不敢存有裴若葛夫向他暗示的那種壞想。他所要的一切是去看看這家，去發現這極美的人兒的住處，她似乎是從天上飛到萊甫斯基大街來，或者又會飛開到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的地方的。他跑得這般地快，至於連續地把許多高貴的，灰色鬍鬚的紳士們推離石路。在我們當中有一個大的例外的階級。這位青年便是這階級中人，他之屬於彼得堡的一般市民，與那在我們夢中所現的一個面孔之屬於現實的世界相比，不多一點。在通通的人都是官僚、店老板、或德國手藝人的城市中間，這一個例外的階級是很稀罕的。他是一個藝術家。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不是嗎？他是一個彼得堡的藝術家。他是一個冰天雪地裏的藝術家。他是在芬蘭人住的地方內的一個藝術家，那兒一切東西都是濕的、扁的、蒼白的、灰的、霧的！這些藝術家不像意大利的藝術家那樣高傲熱情如意大利和她的天空一樣。恰相反地，俄羅斯的藝術家通例是一個柔和的、溫情的、隱晦的、浪漫的、靜靜地專

心於他的藝術的；他同兩個朋友在他的斗室裏面喝茶，平和地討論他心愛的題目，並且不把任何不必要的事情來苦惱他的腦子。他常常僱一個老的乞丐婦人，叫她坐六個鐘頭，以便把她的、可憐的、幾乎無生氣的面容移到畫布上面。他的畫室內有堆着的，各種藝術的稿本，因時間和塵土而變成咖啡色的、石膏裂的手和足，一個破碎的畫架，一個顛倒的顏色板，一個玩琵琶的朋友，塗有顏色的牆壁，及一個敞開的窗牖，由這窗牖可以一瞥蒼白的尼瓦河及穿紅襯衣的貧窮的漁夫們，他就在他的畫室之這種景色當中畫一個草稿。幾乎這些藝術家都用灰的、泥土的顏色描繪，這等顏色表現出北方之不差錯的印象。可是，他們都是為本能的享樂而工作的。他們常常是賦有真正的才能，假如他們但只呼吸一點意大利的新鮮空氣，他們會無疑地、自由地、廣大地、光華地發展，如同一株植物最後從室內移到空曠一樣。他們一律是很胆小的。寶星和厚的肩章使他們達到這等的困難，他們竟至較原來所打算的，採用很少作他們畫的資

料。他們有時喜歡漂亮地穿着，但不拘他們穿的甚麼漂亮東西都常常是太驚奇而像一片補綴的。有時你碰見他穿極好的上衣，却套一件泥污的外套，一件很花錢的天鵝絨背心，却蓋上顏料玷污了的上衣，這恰如在他未畫完的風景上面，你有時只看見一個美女的頭部，這是他找不着地方畫它，便在他早先為快樂而畫的作品之背景上面畫的。這樣的一個藝術家再不筆直地看你的面部；或者，假如他看你，這亦是帶有一種漠然的、無定的表情。他不拿一個觀察者的鷺一般的眼，或一個騎兵軍官的鷹一般的眼把你看透。這是因為在同一個時候他看見了你的容貌，和立在他屋裏的，一些石膏製的，Hercules 的容貌，或者因為他在懸想那稍遲他想要畫的一張圖畫。這種情形使他不連貫地答話，有時很沒次序，而他腦中的混亂更增加他的羞慚。我們剛才說的這位青年便是屬於這一個階級，他是一個叫做丕士克里夫的藝術家，他是潛隱而羞怯的人，但他的心靈上有情感的火花，準備在適當的時機爆發成烈焰。他帶着一種隱微的顫動，

急跟着這曾經給他這般強烈的印象的女子，似乎他自己對他的無禮感覺着驚異。這位攝去他的眼睛、他的思想、及他的情感之不知名的女子忽然掉轉頭來，把他一蹙。

上帝呀，何等神聖的容貌！那秀美的額部之光耀眩目的潔白是被頭髮繞着像瑪瑙一般地可愛。它們，那些奇異的捲髮，捲着，有些蜿蜒在帽子下面撫愛着那因黃昏的涼氣而發紅帶有一種鮮美顏色的面頰。一羣美麗的幻象在她的嘴唇上面迴翔。一切兒童時代的回憶，一切從夢味和從燈光下沉靜的靈感所引起的幻象——都似乎在她的諧和的嘴唇上混合了，錯綜了，並起了反映。她把丕士克里夫一蹙，他的心因那一蹙而顫動了；她的這一蹙是嚴肅的，在看見這種無禮的追趕的時候，她的面上現出一種嗔容；但在那可愛的面孔上面就是發怒亦是迷醉人的。他因為慚愧和胆怯的緣故，靜靜地站住，眼睛往下垂着；但他怎肯失去他眼中的神聖，不去找出她是供在那一所聖殿呢？這便是這位青年夢漢心中的思想，於是他

決意去跟隨她。但，爲避免她的注意起見，他倒退很遠，不留意地往左右看，審視商店上面的招牌，同時他並沒有不注視這位不知名的女人的每一個足步。過路的人不大多了，街道亦漸漸清靜些了。這位美人往四圍望望，他幻覺着她的嘴唇在淡淡的微笑中間波動。他全身顫動，不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這是街燈的欺人的光輝在她的嘴唇上映出類似的微笑；不，他自己的幻夢在嘲弄他。但他屏住氣息，他身上的一切都在一種茫然的顫動中間抖着，他的一切情感熊熊地燃燒，而面前的一切東西都墮入於迷霧中了；石路似乎在他的足下動蕩，馬車連同跑着的馬兒都似乎靜靜地站住了，橫跨的橋梁及牠的橋洞都似乎破碎了，房屋都顛倒了，巡兵的哨棚似乎在向着他搖曳，以及巡兵的斧戟，和招牌的金字及在上面畫的剪子，一齊都似乎就在他的睫毛上面發光。這一切都是由於一矚，由於一個芳容的一轉所產生的。他聽不着甚麼，看不見甚麼，懂不得甚麼，只有跟隨着那可愛的足兒之輕移的步驟，竭力把那和他的心之跳動

相協調的足步減低速率。有時他因為懷疑她的面容竟是不是真正地這樣美好，便靜靜地逗留一下；但他的心之跳躍，情感之不可抗拒的猛烈和擾動驅着他向前去了。他甚至沒有看見那朦朧中在他面前出現的一所四樓的房子，和那四行照得透明的，忽然照映着他的玻窗，及到他和入口處的鐵欄碰撞，才忽然猛醒過來。他看見這美貌的不知名的女子飛跑上樓梯了，往四圍望望，放一根手指在嘴唇上面，做出要他隨來的表示。他的膝抖了，他的情感、他的思想，燃燒起來了。一種不能忍受地銳敏的，歡樂的刺激穿過他的心像電一般地煥發。不，這不是一場夢呀！上帝呀，在這一俄頃當中這是何等地快樂呀！在兩分鐘後這是何等地一種畢生的歡狂呀！

但這不全是一場夢嗎？他準備從她那兒放棄生命，他認為達到她的住處是不可言喻的幸福，但她能夠因這天仙般的一瞥便是——即她能對他恰會如此地殷勤而傾心嗎？他飛跑上樓梯了。他不曾意識到世間的思想；他不是被世間的情慾之火燃燒着的。不，

在那個時刻他之純潔貞烈如同一個爲一種漠然的、精神的、愛之渴望尙還燃燒着的處女一樣。所有在一個淫蕩的人身上會激起壞思想的，在他身上更顯得聖潔一些。因此被一個纖弱而可愛的人兒所顯示給他的這種信心把俠義的端肅精神之神聖的義務，即執行總的一切命令之神聖的義務，放在他的身上了。他所希望的一切是那些命令應當是在實行上盡量地困難和艱辛，他才可以更努力地跑去戰勝一切障礙。他簡直想着有些神祕的，同時又是重要的情形強迫着這不知名的女人要信賴他；她會實在地從他身上需要有些重大的幫忙，而他在他自身亦感覺有應付一切事情之充分的力量和決心。

樓梯轉了又轉，他的思想亦隨着起了迴漩。「小心一點兒！」一個像琴弦上響出的聲音，給他一個透澈全身的新鮮的刺激。在四樓樓梯的黑暗的頂上這不知名的美人把門一敲；門開了他們一同進去。一個面孔頗引人注意的婦人手裏拿一支蜡燭接着他們，但她這樣奇怪地無恥地注視丕士克里夫，以至他把



眼睛垂下。他們走進屋內。有三個女人在三個相異的屋角和他的眼睛接觸。一個在擺紙牌；另一個坐在波霞娜面前，用兩根手指彈奏一個從古波蘭語的跳舞曲改作的、可賤的遊戲調；第三個在一個鏡子面前梳洗他的長髮，她顯然沒有打算停止她的梳洗在一個不認識的客人來到的時候。一種不愉快的不整秩顯然隨處都表現出來，這是只有在未婚的男子們之零亂的屋內所看見過的。這些很好的家具上面都蓋有灰塵。蜘蛛網在裂開的簷板上面張開；由另一個屋子的敞開的門那兒他驕着一隻帶有馬刺的長統靴和一件制服的紅邊；一個男子的大聲和一個女人的笑聲都毫無拘束地揚出。

上帝呀，他來到甚麼地方了？起首他還不相信，於是開始更留意地注視這充滿屋內的物象；但這光板的牆壁和沒有窗帷的窗牖已經洩漏出這家是缺少一個細心的主婦；還有這些可憐的生物之憔悴的面孔，有一個便坐在他的鼻下，冷淡地注視着他，好像他是人家衣裳上的一個污點——這一切使他相信他

已經走進那些令人憎惡的洞窟當中的一個了，在這些洞窟中間，那從虛表的教育和大城市中可怕的人口過剩，所產生來的可憐的罪惡都藏在這兒，在這些洞窟中間，男子把所有一切純潔的、神聖的、使生命美化的，都褻瀆地加以蹂躪和侮弄，在這兒那為世界之美，創造之冠的女子轉變為一個奇離的、曖昧的人了，這兒她失掉了一切女性和心之純潔，她可憎地採用男子的粗獷和鹵莽，並且她已經不是和我們很不同的，那美而可愛的人了。丕士克里夫用惶惑的眼光把這位女子從頭至足地細細審視，好像要弄明白究竟真正是不是那把他迷惑着了，並使他從萊甫斯基大街飛跑到這兒來的她。但她是照常可愛的，站在他的面前；她的眼睛更甚至顯得天仙似的。她是年幼的，她還不滿十七歲；這能夠看出她在罪惡的把握之中還不很久：罪惡在她的頰上還沒有留下痕跡，兩頰還是鮮艷而微帶紅暈；她是可愛的。

他在她面前站住不動，快要如從前一樣地沉浸在那同一的、天真的忘機中間了。但這位美人倦於這

種長久的沉靜，便直視着他的眼睛，給他一個含有意義的微笑。那種微笑充滿了一種可鄙的侵侮，這和她的面孔這般地怪誕而不相稱，如同一個聖潔的態度和一個受賄者的獸性的面孔，或一件籀記的手工和一個詩人的作品一樣地不配。他戰慄了。她張開了她可愛的嘴唇，開始說一些話，但所有她說的都是如此地愚蠢、如此地鄙俗……好像智力因愚昧而喪失了！他不願再多聽了。他的頭腦是這般地荒誕而簡單如同一個小孩子的一樣。他不利用這等的慳懃，不在這等的機會中間歡樂，像任何一個處在他的境地的人會或者已經做了的，他像一隻野羚羊一樣地一直衝開，跑到街上去了。

他坐在他的屋裏，垂着頭，兩手鬆鬆地懸着，如像一個窮人拾了一顆貴重的珍珠，忽然把它落到海裏去了似的。「這樣的一個美人，這樣神聖的容貌！……甚麼地方？……在這樣一個地方中間……」那便是他能夠連續發出來的清晰的聲音。

真的，再沒有像我們看見一個美人被罪惡之污

穢的氣息接觸的事情使我們感動到這樣的憐惜了。醜陋的人可以隨着罪惡，但美人，一個溫柔的美人……在我們的思想中，美人除了純潔和天真而外，不和甚麼混雜。這使丕士克里夫如此迷戀的美人，却是一個稀罕的奇特的例外。她之在那種卑鄙的環境中間似乎更是奇特。所有她的容貌是如此純潔地鑄成的，她可愛的臉上之全部的表情帶得有這等高貴的烙印，至使我們不能夠想着她已經在罪惡的緊握之中了。她應當是一顆無價的明珠，全部的世界，一個樂園，一個忠實丈夫的財產；應當是一個安靜的家庭中之可愛的、溫柔的明星，並且應當微微地一動她可愛的嘴唇，便發施了她甜美的命令。她早該在擁擠的客堂內，在光輝的、鑲木地板上面，在一羣贊美者之靜默的崇拜所圍繞的燭光之中，成了一尊神聖；但是，哎呀！她被那急於要毀滅生命之諧和的、兇惡的精靈之一種可怕的計謀，帶着侮弄的笑聲，把她投入這恐怖的泥濘中間了。

台內燃低了的蠟燭前面。中夜早已過了，鐘架上諧和的鐘聲敲着十二點半了，而他坐着不動，既不是睡着亦不是全醒。因他的靜寂的助力，睡眠開始偷偷地把他蒙着，小屋已經開始消逝，只有燭光穿過那把他克服了了的睡夢，依然照耀，這時門上的忽然一擊使他驚醒。門開了，一個穿輝煌制服的僕人走進來了。從來沒有一件輝煌的制服透進過他的寂寞的小屋，並且又在夜晚的這等時候！……他驚異了，以忍不住的好奇心留意地注視着這進來的僕人。

「太太，」僕人恭敬地鞠躬說出，「就是你前幾點鐘來拜訪過的，吩咐我請你，並且遣有一輛馬車接你。」

丕士克里夫在說不出話的狐疑當中站着：一輛馬車，一個穿制服的僕人！……不，怕弄錯了罷……

「我的好人，」他胆怯地說，「你一定走錯人家了。你的太太是命你請別的人，不是請我。」

「不，老爺，我沒有弄錯。你不曾陪着我家太太回

「我陪過。」

「那末，既是這樣，請快一點；我的太太很想見你，要求你一直到她的家去。」

丕士克里夫跑下樓去。一輛馬車真地在院裏立着。他走進馬車，把門關緊，石路的鵝卵石在車輪和馬蹄之下返響，那一路有燈柱和招牌的房屋之光耀的景色都打車窗旁邊跑過。丕士克里夫一路凝思，但不能夠解釋出這次的奇遇。她自己的家，一輛馬車，一個穿輝煌制服的僕人……他不能夠把這一切拿來和四樓上的屋子，灰滿的窗牖，及亂奏的披霞娜相合，馬車在一道照得透明的門口停住了，他立刻被魚貫的馬車，馬夫的談話，照得透明的窗牖，和音樂的曲調把他震驚了。穿輝煌制服的僕人把他扶下馬車，恭敬地引導他走進一間大廳，這兒有大理石柱頭，有掛金鈕帶的司關，有外套和皮衣這兒那兒飄着，還有一盞燦爛的燈。一道高的，有光亮欄杆的，香氣馥郁的樓梯引着向上。他已經上了樓梯；因為在第一級上遲疑一下，又被人衆驚駭，他便走進第一間屋子去

了。這景象之非常的光明和形形色色使他完全地惶惑；他覺得這似乎好像一個魔鬼曾經把全世界搗碎，再把這個碎片不加區別地混在一起了。那些太太們光耀的肩頭哪、黑色晚禮服哪、光輝哪、燈哪、輕而浮飄的紗哪、薄膜般的絲帶哪、以及從音樂台的欄杆後伸出來的大笛哪——各色的東西都使他眼花。同時他看見許多尊貴的老年或中年人，他們的晚服上掛着寶星，又看見許多的太太們一行一行地坐着或者在鑲木的地板上，輕輕地，軒昂而柔媚地緩步；他聽着許多的法國話和英國話；而且，這些穿黑色晚禮服的青年們都充滿了這等的高貴，他們用這等通於紳士的態度在說話或保持沉靜、很不能夠說任何不相稱的話，他們用這等氣派的態度在開玩笑、這等文雅地在微笑，他們並長着這樣高尚的鬍子，當他們把項巾理直的時候，這樣巧妙地表露他們的優美的手兒。而太太們是如此地輕飄，這樣地沉浸在完全的美滿和幸福之中，這樣迷人地下垂她們的眼睛，竟至於……但當丕士克里夫羞怯地靠着一根柱頭的時候，他

的被懾服的態度很足以表顯他是完全地被震驚了。那時衆人站立圍住一羣跳舞的人。她們旋風似地旋轉，掛着巴黎製的透明的衣飾，穿織得很輕薄的衣裳；她們用閃光的足兒隨便地接觸那鑲木的地板，輕飄得像在空中踏步一樣。但在她們當中有一個是比其餘的人更可愛的，更華美的，更穿得漂亮的。在她一切的服飾上面顯然有一種難於描寫的，精細的，完美的風味，同時似乎她對於這好像全不在意，好像這是不知覺地出於自然。她觀望，但她沒有觀望那擁擠起圍繞着她的觀衆，她淡然地垂下她可愛的長的睫毛，當她俯首的時候，她面部上閃光的白色更使人眩目，在她迷人的眉上有些微的一點暗影。

丕士克里夫竭力從人叢中去擠想把她更看清一點兒；但一個黑色捲髮的大頭不斷地從他把她遮着，使他大大地煩惱；而且，擠得這樣地緊，至於他不敢朝前擠或往後退，因為他恐怕衝撞了一位樞密顧問呀。但是最後他擠到前面了，因為他關心一切都該整潔，便把他的衣服一瞟。上帝呀！他是如何地驚嚇了



呀！他是穿得日常的衣服，並且上面都是顏料塗污的；在他忙着走的時候，他真真忘記換上適合的衣服了。他的臉紅到耳根，他在惶惑的心情中間把眼睛垂下，他會早已跑開了，但絕對沒有地方可走；因為穿輝煌衣服的侍從武官們在後面作成一通緊密的牆壁。這時他的希望是盡量地遠離那有可愛的眉和睫毛的美人。在恐怖中他舉起眼睛看看到底她在望他沒有。上帝呀！她就向着他站立……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她呀！」他呼叫幾乎達到他的聲音的頂點。這真是她——他曾經在萊甫斯基大街碰見和護送回家的那一個。

同時她舉起她的睫毛用她清明的眼睛觀望衆人。「呀，呀，呀，好美麗呀！……」這是他用低微的呼吸能說的一切。她審視圍繞着她的面孔，大家都想得着她的注意，但她帶一種疲乏而淡漠的態度掉開，反碰着丕士克里夫的眼睛。天呀！真真的樂園啊！上帝，請賜給忍受這種情況的力量罷！生命不能夠容有這種力量，這種歡狂把牠撕掉了，把心靈載起去了！她做

了一個暗號，但不是用手亦不是把頭傾斜；不，這個暗號是她那令人魂消的眼中的一望，這一望是這般地銳敏，這般地不可覺察，竟至於沒有別人能見，只有他看見了它，他了解它。跳舞延長得很久了；力竭的音樂似乎氣餒得要死去了，但又重行暴發，清脆地響，隆隆地叫；最後跳舞才算完了。她坐下。她喘息的胸部在薄紗的輕雲之下喘着，她的手（天呀！怎樣奇異的手！）垂在膝上，在她薄膜般的衣裳上面休息，這在手下的衣裳似乎吹出音樂，而它的紫丁香花顏色使那可愛的手看來比平常更是眩目地潔白。不想別的，但只摸一下就得了！沒有別的念頭——它們將成爲褻瀆了……他站在她的椅後，不敢說話，不敢呼吸。「你曾經苦悶了嗎？」她發出這句。「我亦苦悶了。我知道你恨我……」她又說，她的長的睫毛垂下。

「恨你？我？……我？……」完全震驚了的不士克里夫盡力地發出這幾個字，或者他會早已傾出一串不連貫的話，但那時一個長着一堆美好的捲髮的侍

從武官走來說些機趣而文雅的話。他頗適當地露出一行很好的牙齒，但在每一句笑話上，他的機趣把一根尖銳的釘子打進丕士克里夫的心中去了。恰好後來有一個人來向這侍從武官問話。

「這是怎樣地難受呀！」她舉起她天仙般的眼睛向他說。「我願坐在屋子的那頭；到那裏去罷！」她穿過人羣便不見了。他像一個魔鬼附身的人一樣，穿過人羣推開他的去路，一瞬他便在那兒了。

她是這般樣兒！她坐着像一個女皇，比一切更美麗，比一切更可愛，她的眼睛在尋找他。

「你在這兒嗎？」她柔聲地問。「我願和你推心置腹的：無疑地你想着我們相會的情形奇特。你能夠猜想到，在那等人當中你追着我，我是屬於那等人的這個墮落階級的嗎？你想着我的行為奇怪，但我願對你暴露一樁祕密。你能夠允許永不洩漏麼，」她發出這一些話，她的眼睛牢實地注視着他。

「啊我願，我願，我願！……」

但在那個時刻，一個年老的人來和她握手，開始

說一種丕士克里夫不懂的語言。她用一種有所懇求的注視向這位藝術家一望，暗示他坐在原來的地方，等她轉來；但因不耐的心情的激增，甚至從她嘴唇上發出來的命令他亦不能服從。他跟隨着她，但人羣把他們分開了。他再看不見那紫丁香色的衣裳；在驚愕狀態當中他由這屋到那屋地闖開他的路，用手肘推開他遇着的人，沒有一點兒客氣，但在一切屋子裏面一般的紳士們都在死一般的沉寂當中玩紙牌。在屋子的這一角有些年老的人在辯論軍政比民政高尚；在另一個角上有些穿漂亮的晚禮服的人細細地在談一個詩人的大部頭的作品。丕士克里夫覺得一個面孔可敬的紳士捉住他的衣扣，送上一篇很正確的觀察請他批評，但他很粗魯地把他掀在一邊，甚至沒有注意到那人的胸前掛有一枚高級的勳章。他跑進另一個屋內——她不在那兒，第三個屋內，她還是不在那兒，「她在何處？把她給我！啊，不把她再看一下我不能夠活了！我要聽她所打算要告訴我的！」但他的多方搜尋都歸於無益。他焦急而神衰了，混雜在一個

角上，觀望人衆。但在他過度緊張的眼睛看來各樣都似乎朦朧了。最後他自己的屋子的牆壁開始變得明顯。他舉起他的眼睛：面前立着一個蠟台，蠟台的凹處有一點閃的燈光；一支蜡已經燃完了，溶化的蠟油落在桌上。……

他才是在睡覺！我的上帝呀，怎樣好的一個夢呀！他爲甚麼醒了呢？爲甚麼這夢不再延長一分鐘？她會一定再轉來的！不受欢迎的曙光漸漸從他的窗上帶着不愉快的，陰沉的光線窺視進來。這屋是如此灰的，不整秩的一團混沌……啊，現實是如何地背離呀！除了夢有甚麼呢？他趕快脫了衣裳跳上床去，他用被條把自己裹着，急想把那已經消逝了的夢再行捉住。他馬上便睡着了，但夢中出現的和他所要的全然不同：一時是含着烟管的裴若葛夫中尉，一時又是學院的看門，一時又是一個實授的民政顧問，一時又是一個向他坐着做模特兒的，一個芬蘭婦人的頭，以及這等等的蠢東西。

他希望再做一回夢便一直躺到日中，但她才不

出現。假如有一分鐘她現出她的可愛的容貌，假如只有一分鐘聽着她的輕移足步的聲音，假如她那雪白手兒但只在他面前閃爍一分鐘！

他拋開一切，忘却一切，帶着頹喪而失望的面容起來坐着，心裏除了他的夢甚麼都沒有。他從沒有想着摸任何東西；他的眼睛對着那朝着廣場的窗牖給一種空虛的、無生氣的注視，場中一個骯髒的水夫在搖動那盛穢水的東西使凍結了的水往外傾出，還有一個小販像山羊一般地叫着破碎的聲音，「賣……舊……衣……服。」日常的現實的聲音奇怪地在他耳中響着。所以他一直坐到黃昏，又急切地投進被窩裏了。他掙扎了失眠許久；最後把失眠克服。又是他一個夢，一個庸俗的、恐怖的夢。「上帝呀，垂憐我罷！一分鐘，只一分鐘，讓我看她！」

他再等到夜晚，又去睡了。他夢見一個政府書記，這同時是一個政府書記又是一支大笛。啊，這是不能受的！最後她出現了！她的頭和她的捲髮……她定睛地注視他……因為……啊，怎樣短促的一段時

間，於是又迷霧了，又是一些蠢夢。

最後，做夢變成他的生活，從那時起他的生活奇異地顛倒了；他可以說是在醒的時候睡覺和在睡的時候又蘇醒了。無論那一個人看見他啞着坐在他的空桌面前或沿着街上散步，一定會把他認作是一個瘋人或一個酒醉的人；他的眼睛有一種完全空虛的樣兒，他原來的疏忽性更是發展並把情感和情緒的一切表示都趕離他的面孔。只有在夜晚的來到他才復醒轉來。

這種情形破壞了他的健康，而使他最受苦的是睡眠開始完全地把他捨棄。因為極想要把他保留下的惟一的快樂救起來，他用盡各種方法去重行把它獲得。他聽說有引人睡眠的方法——一個人只要抽點鴉片。但他能在甚麼地方找得着鴉片呢？他想起一個開頂巾店的波斯人了，無論何時他一看見丕士克里夫，便請他替他畫一幅美人。他決意去找他，因為他認定這波斯人一定有他所需要的鴉片。

這坐在一張沙發上兩腿交叉着的波斯人把他接

着。「你爲甚麼要鴉片烟？」波斯人問。

丕士克里夫把他的失眠告訴他。

「很好，你必須替我畫一張美人，我願意給你鴉片。她必須是一個真的美人，她的眉毛要是黑的，她的眼睛要像橄欖那樣大；讓我躺下來靠近她抽我的烟槍。聽着麼，把她畫成美麗的呀！讓她成一個美人！」

丕士克里夫一切允許。波斯人出去有一分鐘，把充滿黑色液體的一個小瓶帶回來；他細細地把牠傾一些到另一個瓶中，然後拿給丕士克里夫，告訴他滲入水中不得超過七點。他貪婪地緊握着這個寶貴的小瓶，假如拿一堆黃金和牠交換，他是不肯同牠分離的，於是他一直跑回家了。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把鴉片傾幾點在一杯水裏，吞下去後便倒在床上睡覺。

啊上帝，何等的歡喜！她！她又，但現在是在另一個十分不同的世界中闖了！啊，她是如何美貌地坐在一所光明的、小小的村舍的窗下呀！她衣服上面的淡



雅卽是詩人的思想上所蒙照的。而她的頭髮！仁慈的天呀！牠是何等地素淨而和她相稱。一條短項巾微微地繞着她優美的頂部；環繞她的各樣都是溫文的，環繞着她的一切都顯出一種神祕的、不可言喻的風味。她的姿態是如何地動人？她的足步聲和她素淨的袍服之振動聲，都是如何地有音樂味兒呀！她那套上一個細手鐲的手，是如何地可愛呀！她流着淚向他說：「不要輕視我；我不是你所認爲是的。看看我，更仔細地看我，並告訴我：我能夠是你所猜想的嗎？」「啊，不，不！那敢於這樣想的人他會要……他會要……」

但他醒了，深深地感動而煩惱了，眼中包着淚珠。「你寧可沒有生存過更好！沒有在這世界上活過，只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我會永不離開畫布，永遠地注視你，吻你！我將在你的身上生活、呼吸，如同在最可愛的夢中一樣，那末我就快活了。我將沒有更多的希望，我將請你在我的睡眠和散步的時候作我的護佑天使，假如我須得描畫這神而聖的像，我便凝視着你。但就事實看……生命是如何地可怖！她活着有甚

麼好處？一個狂人的生活能夠使那曾經愛過他的朋友們和家屬歡喜嗎？我的上帝呀！我們的生活究竟是個甚麼？只是在夢想與現實當中一樁永恆的矛盾！」這等的思想不斷地把他吸着。他甚麼亦不想，真地，他幾乎絕食了，他帶着一個求愛者的迫切和情慾，等候夜晚和他貪戀的睡夢。他對於一個目的之繼續的思想集中，最後把他的全身和想像力完全控制着了，以至於在他面前現出的、他所貪戀的幻象，幾乎每天都常常是在和現實很相反的地位之中，因為他的思想是和一個小孩的思想一樣地純潔了，經過這些睡夢，他夢想的主體在他的想象中變得更純潔而完全變形了。

鴉片使他的思想燃燒得比平常更是猛烈，假如說世上曾經有一個人情慾地、可怕地、毀滅地戀愛到癡狂的最高點，那末，他便是那個不幸的人了。

在他的幻夢當中，有一個比任何夢都使他更是歡樂：他在他的畫室內看見自己。他是精神勃勃的，手中握着顏色板，快活地坐着！並且她在那兒。她是

他的妻。她站在他的旁邊，用她可愛的手肘靠着他的椅背，看他工作。她的眼睛因過度的幸福帶着倦容；屋內各式各樣都呼吸着樂園的空氣；這是如此地光明、如此地整秩。慈悲的上帝呀！她把她可愛的頭靠在他的胸前……他從來沒有做過比那個更好的夢。做了這個夢後，他起來顯得更是清醒，比以前更少恍惚一些。一種奇異的思想進了他的心裏。「或者」，他想着，「因某些可怕的偶然，她被拖入了罪惡，並不是由於她自己的意志，或者她的心靈在安插懺悔；或者她本人渴望着從她可怕的地位逃跑。在我只須伸出一隻手把她從淹溺中救起來的時候，我是要漠然地站在旁邊，讓她奔赴毀滅嗎？」他的思想引着他更進一步。「沒有人知道我，」他向着他自己說，「沒有人留意我所做的，我和任何一個人亦沒有甚麼關係。假如她表示她自己真正地懺悔，改變她的生活方式，我願意娶她。我應該娶她，無疑地，我將比許多娶管家婦或有時娶最可鄙的東西的人們做得更好。但我的行為將是無私的，或者是一件很好的事業。我將把世界

的裝飾品中之最可愛的還給世界！」

在計定這項悅意的計畫的時候，他覺得頰上發燒；他走到鏡子面前去看，一看見他深陷的頰部和蒼白的面孔，大大地驚駭。他便開始用心地整理；他梳洗他的頭髮，穿上一件新的上衣，一件俊俏的背心，披上外套，於是走上街去了。他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心裏感覺着一種清新的情趣，如同一個久病復原後的人初次出外一樣。當他折入自從前次不幸的遇會以後還不會再經過的那條街的時候，他的心震動了。

他費了許多時間找尋那一家。他在那一條街上一上一下地走了兩次，確定不了在那一家門前停步。最後有一家他覺得像牠。他急跑上樓，把門一敲：門開了，誰出來接着他呢？他的意中人，他的神祕的神聖，他夢想的圖畫的原本——作他的生命的她，他如此可怕地、如此苦痛地、如此幸福地在她身上生活的她——她，她本人，立在他的面前！他戰慄了；因為歡欣的驟來，因為衰弱的緣故，他的足幾乎站立不住了。她站在他面前照常地可愛，雖然她的眼睛還帶着

睡意，雖然她的臉上現出青白色，不再是十分地鮮艷；但她還是照常可愛的。

「呀！」她看見丕士克里夫，擦着眼睛呼叫（這時已是午後二點）；「那天你爲甚麼從我們這兒跑開呢？」

他坐在一把椅上，覺着暈眩，並把她望着。

「我剛才醒來；早晨七點鐘我被人送回來。我十分地醉了。」她帶着微笑補說這一些話。

啊，你寧可是個啞的，全不能夠說話，比你說這等的話還要好一點兒！在一瞬間，她已經把她的生活之全部景色顯示給他了。但是，且不管那個，他和他的情感掙扎，立定主意試試他的建議到底對她有沒有一點效力。他安定他自己的心兒，開始用着顫動而有熱情的聲音細說她的可怕的地位。她，帶着我們在看見奇怪和意外的事情的時候所表現的那種注意的面貌和驚異的情感，聽他說話。她帶着微笑向在一個角上坐着的她的朋友望望，她那朋友丟開梳洗，亦注意地靜聽這位新的傳教士說話。

「我窮，這是真的，」在一段長久的勸勉的話之後，不士克里士最後這樣說，「但是我們將工作，我們將一塊兒揀最好的做，去改善我們的地位。是的，再沒有比使一切都仰仗自己的工作更甜蜜的了。我願坐下畫我的圖畫，你須坐在我的旁邊，鼓舞我的動作，同時你忙着縫紉或旁的手工，那末，我們便不需要任何東西了。」

「真地！」她用一種輕視的表情打斷他的話。「我不是一個洗衣婦人或一個女縫工必須工作。」

啊上帝呀！在這些話中，一個卑賤墮落的生活，罪惡之真正的附從者的生活，充滿了空虛和怠惰的生活之全部都描寫出來了！

「娶我罷！」她那依然坐在一角靜聽的女友帶着傲慢的態度插入一句。「當我是你的老婆的時候，我要像這樣地坐着！」在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皺起那可鄙的臉兒，做出一種愚蠢的樣子，這大大地使那美人開心了。

啊，那是太過分了！那是超過了他所能夠忍受

的！他帶着混亂的思想和情感一氣衝出。他的心是蒙蔽着了：他蠢蠢地、無目的地遊蕩一日，沒有看見甚麼、聽着甚麼、感覺甚麼。沒有人能夠說得出他究竟在甚麼地方睡了沒有：只是在第二天，因一種盲目的本能，他找着他回家的路，他帶着蒼白而可怖的面貌，頭髮披散，臉上露出瘋狂的痕跡了。他把自己關在他的屋裏，不讓一個人進去，亦不要甚麼。過了四天，他的門沒有開過一次；最後過了一個禮拜，門還是閉着。有人到他的門前去，開始叫他，但沒有回答；最後把門捶開，才發現他割破喉管的無生氣的屍身。一把血污的剃刀躺在地板上面。從他拘攣的，伸出的兩臂，和他可怕地斜扭的面孔看來，這可斷定他的手曾經戰慄，他曾經受苦，在他的靈魂離開這有罪的軀殼的時候。

就這樣毀滅了一個狂熱的愛情之犧牲者，可憐的丕士克里夫，這溫文的，羞怯的，平和的，孩子一般地思想簡單的藝術家，他之才能的火花是本該隨着時光燃成天才之完全光明的火焰的。沒有一個人哭

他；沒有看見一個人在他的屍邊，除了一個巡警督查和一位官醫之淡漠的面孔。他的棺材被人急忙送到阿達去了，甚至連宗教的儀式亦沒有舉行；只有一個跟隨着棺材的司關兵哭來；但那亦只是因為他把燒酒喝得太多了。甚至裴若葛夫中尉曾經很讚揚過他，但他亦沒有來看看這可憐的不幸的藝術家的遺骸。他的思想分不過來想他；真地，他在一種動人的奇遇中間被吸收住了。但是讓我們折轉來說他罷。我不喜歡屍體，這常常使我不舒服，當一長串的送喪人橫過我的道路，和一些穿克漂欽服的老教士因為右手撐着一把火炬，便用左手抓撮鼻烟的時候。我常常一看見棺材上蓋着的那有天鵝絨喪罩的，華美的棺架，便覺着厭惡；但當我看見一輛敞車拖着某些可憐的人的，一副紅的，沒有喪蓋的棺材，和只有一個老乞丐婦人在十字路口碰着牠，因為沒別事可做，便跟隨牠哭泣的時候，我的厭惡中雜有悲慘。

我相信我們是在這個時候把裴若葛夫中尉丟開的，那時他和丕士克里夫分別，追趕一個頭髮長得很



好的人去了。這是一位活潑的、頗動人的、小巧身材的女人。她在每家商店門前停住，凝視玻璃裏面的腰帶、頭巾、耳環、手套、及其他的小玩意兒，她不停地一扭一轉，注視她的四圍和望她的後面。「你將是我的，你這親愛的！」裴若葛夫，在追蹤她的時候，很有把握地說，他把他的衣領翻起來恐怕碰着他認識的人。可是，讓讀者知道裴若葛夫中尉是那一種人，這亦是很好的。

但在我們敘述裴若葛夫之前，讓我們說一點關於裴若葛夫所屬的這一界，這亦是對的。有許多官吏在彼得堡形成一個中等階級。在一個民政顧問，或一個因四十年的勞績才陞到實授的民政顧問那一級的，所邀集的每一個夜宴或每一個大餐席上你常常總發現他們當中的一個。一羣和彼得堡一樣沒色彩的、蒼白色的女兒們——有些已經不在他們第一次的青春時候——茶棹，披霞娜，臨時跳舞，常常和那高興的肩章是全然分不開的，牠總雜在一位有德性的年青姑娘和她的哥哥或她家的一個老朋友黑色

上衣之間，在燈光下面燦爛。要激動這等冷淡的姑娘們和使她們開心這是極困難的。要這樣做需要極多的技能，或者全然不要技能。一個人須得說不太總明的或太有趣的，並且把婦女們所愛的瑣細事情牽入。有那種手腕的人我們只有推崇剛才討論的這些紳士們了。他們有一種特賦的天才使這些無色彩的美人歡笑和靜聽。悶塞在笑聲中的驚嘆，「啊，停止！這樣荒謬，你不羞嗎？」便常常是他們最高的酬報。他們很稀少，或許說從來沒有，闖進過較高級的一界：從那些地方他們完全被所謂的貴族擠出來了。同時，他們被人認為是受過好教養和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喜歡談論文學；他們讚美布加笛，普希金，葛里渠，而用着輕蔑和滑稽的諷刺談論阿爾諾夫。他們從沒有錯過一次公開的講演，雖然或許是關於簿記學或甚至關於森林學的。除了演「菲拉加」<sup>(1)</sup>一類滑稽劇中間的一種，大大地觸怒他們過於苛求的癖好的而外，不管演甚麼劇，你常常總會發現他們當中的一個在劇院

(1) 菲拉加(Филатка)劇見「狂人日記」。

裏面。他們在劇院裏是無價地高貴，他們是劇園主人的財產。他們特別地喜歡劇中的一些好詩，他們被人家特許高聲地替伶人喝采；而這些伶人當中有許多因為在教國立劇院或替他們預備生徒，是已經到了乘雙馬車的地位的。於是他們的範圍更擴大了，結果他們成功娶一個商人的女兒，她能夠玩披霞娜，帶有價值十萬的嫁奩，或將近十萬的現金，和許多有鬚鬚的親戚。可是，他們還不能夠達到這樣光榮，至少須等到陞為陸軍大佐，因為俄羅斯商人，雖然他們身上或許還帶有白菜味，從來不許他的女兒嫁給將軍而外或至低到大佐而外的任何人。這些便是這一類青年人主要的特點。但裴若葛夫中尉有許多才能是單獨屬於他的。他從“Dimitry Donsky”和“Woe from wit”上面嚼誦詩文，有很大的成效，他有這樣成功地吐烟圈的藝術，以至於他能夠把一打烟圈吐成一串；他能夠說一段很好的故事，意思是說大礮是一件東西而獨角獸又是另一件。細數命運賦予裴若葛夫的性質這是很難的。他喜歡談坤角和跳舞的，但不十

分地粗魯像年青的中尉們通常對於那個題目所表現的。他很喜歡他在軍中的品級，這是最近才陞上去的；雖然當他躺在沙發上的時候，偶爾說過：「啊，虛榮，一切都是虛榮。假如我是一個中尉又算甚麼？」可是他的虛榮悄悄地很受他的新貴氣阿諛；他常常在談話中間從離題很遠的地方引到他的品級，有一次他在街上闖着一個專司抄寫的書記，他碰他一下算是無理，當下裴若葛夫把他擋住，在幾句簡單而有力的話中，便指示出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個中尉，不是其他的官呀。他的話更說得流利，當着兩個很好看的女人恰在那時打旁邊走過的時候。裴若葛夫對於通常各樣藝術的東西表示一種愛慕，並鼓舞過藝術家丕士克里夫；這或許一半是由於想使他的雄赳赳的面容畫在畫布上面。但是裴若葛夫的好性質夠了。人是這樣怪的一個生物，以至於一個人從沒有能夠細數他的優點的，我們愈是多看他幾次，愈發現些新的特點，而敘述牠們亦就沒有止境了。裴若葛夫就這樣繼續地跟追那個不知名的美人，時時他向她問一些

話，她用中斷的和不連貫的聲音不常地回答。他們走過濕的嘉山門轉入密西千斯基街去了——這是烟草商，和小商店，德國工匠和芬蘭的美人們所住的一條街。這位美人跑得更快了，她急跑進一所頗覺得齷齪的房屋的門內去了。裴若葛夫跟隨進去。她跑上一道窄的，黑暗的樓梯，進一個門內去了。裴若葛夫勇敢地隨着穿過那門。他發現他在一間大的，有黑牆壁和污穢的天花板的屋內了。一堆鐵螺旋，鎖匠的工具，光亮亮的錫咖啡罐和蠟台倒在棹子上面。還有銅鐵鏟子在地上隨處狼籍。裴若葛夫立刻看出這是一個工人的住舍。那不知名的美人從旁邊的一道門溜跑了。他猶豫了一下，但照俄羅斯的規則，決意前進。他又走進另一個屋子，這是和第一個屋十分不同而設備得很整潔的，這表示出是一個德國人的住處。忽然一種極端奇特的光景把他震動：席勒(Schiller)坐在他的面前。這不是作威廉特爾和三十年戰爭史的那位席勒，只是密西千斯基街的鐵器工而兼錫匠的，這大大有名的席勒。席勒身邊站着霍夫門——不是

作家霍夫門，只是住在阿非塞斯基街的，作席勒的一個偉大的朋友的，一個頗為高等的靴匠。席勒醉了，正在椅上盛氣地在踏足和說一些話。這一切都沒有使裴若葛夫驚駭，而使他驚駭的是這兩個人物的非常態度。席勒坐着把他的頭伸出，並把他頗厚實的鼻子仰在空中，同時霍夫門用他的大指和食指把席勒的鼻子捉着，拿一把鞋匠用的小刀就在這鼻子上面揮弄。兩個人都在說德國話，裴若葛夫的德文知識只會說“Gut Morgen”，所以他不明白這要做個甚麼。可是，席勒說的話一共才是這些：「我不要牠，我不需要一隻鼻子！」他揮動着手說，「單在我的鼻上我一個月用三磅鼻烟。我在一間骯髒的俄羅斯新商店裏付錢，因為一個德國商店不賣俄羅斯鼻烟。在一個骯髒的俄羅斯商店裏我付四十枚戈畢克買一磅——那就是一廬布零二十枚戈畢克，一廬布零二十枚戈畢克的十二倍——那就是十四個廬布零四十枚戈畢克。聽着麼，霍夫門朋友？單在我的鼻子上就是十四個廬布零四十枚戈畢克！每逢假期我要聞一撮那比

(Rappee) 鼻烟，因為在一個假期裏我瞧不起那怪味的俄羅斯鼻烟。每年我用兩磅那比，每磅兩個盧布。單聞鼻烟六加十四就是二十盧布零四十枚戈畢克。這簡直是強盜生意。我問你，我的朋友霍夫門呀，這不是嗎？霍夫門自己亦醉了，他肯定地回答。「二十盧布零四十枚戈畢克，我是一個士瓦比亞的人。我們有一個國王在德國。我不要一隻鼻子！把我的鼻子割下！這兒是我的鼻子。」

假如不是裴若葛夫忽然出現，霍夫門一定會，不為甚麼理由，早已把席勒的鼻子割下來了，因為他業已把小刀安放停妥，好像他要切一張鞋底似的了。

席勒似乎很不舒服一個不相識而又未被邀請的人這樣不湊巧地來阻斷他。雖然他是在醺酩狀態之中，但他覺得在一個外人的面前，在這樣的情形和在進行這種事情的時候，被人看見這是很不合式的。這時，裴若葛夫微微地鞠躬，並用他特有的取悅人的態度說：「對不住……！」

「滾蛋！」席勒聲色俱厲地回答。

裴若葛夫中尉因此往後退。這種對待對於他還是第一次。在他面上才微微開始的笑容馬上便消了。他覺得這有太傷官體，於是他說：「我殊為詫異，先生……我想你怕沒有看出……我是一員官……」

「甚麼叫一個官？我是一個士瓦比亞人。我自己（說到這兒他用拳頭在棹上一擊）就要做官了；一年半是一個侍從武官，兩年一個中尉，明天我立刻就要是一個官。但我不願意服務。我對着做官的就是這樣：呸？」席勒在他面前張開手，吐一點口水在他手中。

裴若葛夫中尉看見沒有辦法只有退休。可是，這種辦法十分不合於他的品級，並且他很不願意這樣。他幾次在樓梯上停住好像要重振旗鼓，想使席勒知道他自己的無禮似的。最後他決定席勒可以免究，因為他的頭被燒酒啤酒弄昏了；而且，他回想起那個美人的幻象，便決意把這事當作忘了。

第二早晨一早裴若葛夫中尉出現在這錫匠的工場裏面。在外面的屋裏他便碰見這美髮的麗人，她用



嚴肅的聲音問他，這聲音和她的小臉兒很可愛地相稱：「你要甚麼？」

「啊，早安，我親愛的美人！你不認識我嗎？你這小乖乖，怎樣美的眼睛呀！」

裴若葛夫中尉這樣說的時候，他神魂顛倒地用手去拍她的腮下；但這女人發出驚駭的呼叫，並用同樣嚴肅的聲音問他：「你要甚麼？」

「要看你，那就是我所要的一切，裴若葛夫中尉回答，他頗悅意地微笑，並靠近她一些；但在看見這胆小的美人快要從門那兒溜開的時候，他補說一句：「我要定購一些馬刺，我親愛的。你們能替我做一些馬刺麼？雖然真地用不着馬刺來使我愛你，但一串馬嚼鐵是一個人所需要的，不是一個馬刺。怎樣美的一雙小手兒呀！」

裴若葛夫中尉在說這一類話的時候特別地嫺雅。

「我要馬上叫我的丈夫，」這德國婦人呼叫，便出去了，幾分鐘後裴若葛夫看見席勒帶着有幾分睡意

的眼睛進來了；他才從前一天的醉後醒來。當他看見這位官兒的時候，他想起前一天發生過的事情彷彿在混亂的夢裏一樣。他不能夠回憶那是確切地甚麼一回事，但他覺得他曾經做過一些蠢事，所以帶着悻悻的面孔接着這位官兒。「一雙馬刺少了十五個廬布我不賣，」席勒吐出這話，希望把裴若葛夫騙開，因為以一個可敬的德國人的地位，他羞愧看着任何一個那曾經看見過他在不合式的情形中間的人。席勒喜歡沒有旁觀者只和兩三個朋友喝酒，在這等時候他把他自己關起，甚至不讓他的工人進內。

「牠們爲甚麼這樣貴？」裴若葛夫溫文地問。

「德國貨，」席勒冷淡地說，他用手擦着腮邊；「一個俄羅斯人只要兩廬布做牠們。」

「唉，爲表示我喜歡你和願意和你作朋友起見，我願給你十五個廬布。」

席勒依然深思了一刻；以一個可敬的德國人的地位，他又覺得有一點兒慚愧了。因爲希望要把這樁生意撇脫，他便宣稱他不能夠在兩禮拜內做好。但是

裴若葛夫，不作任何反對，馬上便承認了。

這德國人默想，開始熟慮要如何盡力去做使牠真真地值十五個盧布。

在這個時候那頭髮長得好的美人走進屋來，開始在棹上尋找東西，那棹是鋪滿了咖啡罐的。這位中尉乘着席勒在用思想，便走近她，擠她的膀臂，這膀臂是一直光到肩頭的。

對於這種情形席勒是很厭惡的。他便叫出，“M-eine Frau!”

“Was wollen Sie doch?”這美女回答。

“Gehen Sie to the kitchen!”這女人便退走了。

「那末，兩禮拜後？」裴若葛夫說。

「是的，兩禮拜後，」席勒回答，他依然在深思。

「現在我的工作多。」

「暫時請了，我一定再來。」

「請了，」席勒在裴若葛夫後面把門關上。

裴若葛夫決意不丟棄他的追逐，雖然這女人曾經這樣明白地拒絕他。他不能夠想着任何人能夠抗

拒他，尤其是他的溫文和一個光榮的中尉的品級，使他滿有資格引人注意。這亦必須說說，席勒的妻雖然長得美麗，但她是極端地愚蠢。可是，愚蠢對於一個美麗的妻更增加特別的魔力。我曾經知道幾個作丈夫的人，他們對於他們的妻之愚蠢非常地狂喜，他們在愚蠢中證明她們是孩子般地天真。美麗產生完全的神異。在一個令人不能拒絕的美人身上之一切精神的缺陷都變得奇異地動人，甚至在一個美人身上罪惡亦有一種迷人的芬芳；但在美麗消逝的時候，一個女人便需要二十倍的智慧才像一個男子之僅僅引人敬慕，且不提戀愛的話。可是，席勒的妻，不管她一切的愚蠢，常常是忠於她的職分的，因此在裴若葛夫的勇敢的妄想當中，這是他一件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但在克服困難期中常常有一種快樂，而這位麗人在他的眼中每天變得愈是動人。他累累地去探詢製造馬刺進行的狀況，所以後來席勒討厭這事了。他盡力地急於把馬刺完成；最後竟把牠們做完了。

「啊，怎樣精細的技藝呀。」裴若葛夫在看見馬刺

的時候這樣呼叫。「天呀，這做得怎樣地好呀！我們的將軍還沒有像這樣的馬刺。」

席勒的心中充滿了一種私自歡喜的情感。他的眼睛開始現出很好的脾氣的樣兒，而他對於裴若葛夫感覺着在內心裏已經妥協了。「這俄羅斯官兒是一個聰明人。」他私自這樣在想。

「那末，你能夠做一把刀鞘，藏短刀，或藏別的東西的麼？」

「我真是能夠。」席勒帶着微笑說。

「那末，替我做一把短刀的刀鞘。我願把短刀帶給你。我有一把很美的土耳其短刀，但我歡喜替牠換一個刀鞘。」

這話如同一枚炸彈打在席勒的身上。他的眉毛馬上便皺起來了。

「那就是你所要追求的。」他私自想着，內心裏在詛咒他自己爲甚麼要稱讚自己的貨色。現在如要推謝，他覺得是不誠實的；況且，這俄羅斯官兒曾經讚美過他的技藝。微微地搖一搖頭，他便認可了；但當

裴若葛夫出去的時候，那在他美麗的妻的嘴唇上面無理地印下的一個接吻，簡直把他弄來呆若木雞。

我想使讀者更多認識一下席勒本人，這還不算多事。席勒是一個，一字亦不差錯的，正規的德國人。二十歲時是快樂的時候，一般俄羅斯人還沒有想着明天，而就從這時起，席勒已經把他的全部生活分劃出來，並在任何境遇之下不離背這項計劃。他立一個規矩，七點鐘起來，二點鐘吃午飯，一切事情嚴守時間，並且每禮拜醉酒一次。他立定一種目的要在十年內儲蓄五萬的資本，而這一切都如同命運之確定而不可改變的一樣，因為一位政府書記還有時忘記到他的上司的門房那兒去望望，但一個德國人決不會使他自己食言。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從來不增加他的費用，假如洋芋的價錢比平常貴了，他決不多花半個辨士只是把他們所消費的量數減少，雖然他有时覺得有點兒餓，但不久便習慣了。他的正確習慣達到這樣的地步，他竟至定出一個規矩，在廿四小時內只和他的妻接吻兩次，沒有過多的，並且爲免超過這個次

數起見，他在他的菜湯內不得放超過一小調羹的胡椒；可是，在禮拜日這項規矩便不大嚴守，因為在那天席勒常常喝兩瓶啤酒，一瓶草香的燒酒，這他却常常過飲了。他不像一個英國人剛在午飯後把門關上，自己靜靜地獨飲。恰相反地，他像一般的德國人一樣，常常和靴匠霍夫門或木匠康德——亦是一個德國人和醉漢——一塊兒有所感動地喝酒。這便是高貴的席勒的性情，他現在真是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地位了。雖然他是一個冷情的人，又是一個德國人，而裴若葛夫的行爲在他身上確激起一種類似醋意的情感。他用盡他的腦力不能夠想出怎樣才能夠擺脫這俄羅斯官兒。同時裴若葛夫含着烟管——因為上帝命定過無論何處有一員官便有一支烟管——和他的同級的官兒聚會，他的嘴唇上帶着悅意的微笑，很有意趣地提說到他對於那美麗的德國人所施的小小手段，照他說的，他和她已經很要好了，雖然事實上他已經幾乎失掉了得着她的寵愛的一切希望。

有一天他正沿着密西千斯基街走，望着那懸有

一塊上畫咖啡罐和茶缸的，席勒的招牌的那一家；他看見這美人的頭伸出窗外觀望過路的人，這使他大大地高興。他停住足，把他的手吻一下向她一擲，並說：“Gut Morgen.” 這美麗的女人向他鞠躬如同對一個認識的人一樣。

「我說，你的丈夫在家麼？」

「是的，」她回答。

「他甚麼時候不在家呢？」

「每逢禮拜日他不在家，」這蠢的小德國人說。

「那還不壞，」裴若葛夫私自想着。「我必須乘那個機會。」

第二個禮拜日他忽然意外地站立在這美麗的德國人面前。席勒真不在家。這女人驚了；但裴若葛夫在這一次舉動很慎重地，他的樣兒是很可敬的，他鞠躬，把在他很貼身的制服中間的柔和的身段一切優美都表露出來。他向她開一些文雅而悅意的玩笑，但這蠢的小德國人除了用單音字而外甚麼也不回答。最後，因為已經向各方面進攻，都找不出使她高興的



事，他便提議他們跳舞。這女人便立刻贊成，因為通通的德國女子都歡喜跳舞。裴若葛夫把巨大的希望放在跳舞上面：第一，這可以使她快活，第二，這可以表現他的步伐和伶俐；第三，在跳舞中他能夠更貼緊她，把他的手膀繞着這美麗的德國人，為其他的各事奠定基礎；總之，從跳舞的結果他算準有完全的成功。他們開始跳一段 Gavotte 舞，因為他知道德國人必須有一些安靜的跳舞。這美人走到屋子當中，舉起她端正的足兒。這種態度這般地使裴若葛夫迷戀，他竟至跑去吻她。她開始尖聲地呼叫，這在裴若葛夫的眼中才更是添加她的妍媚。他正在驟雨似地在她面上急吻，門忽然打開，席勒走進來了，隨着有霍夫門和木匠康德。這一些貴人們通通醉得來像粗笨的工人一樣。

但是……我讓讀者去想一想席勒的盛怒和忿恨。

「暴徒！」他在忿恨的極點當中高叫。「你怎麼敢吻我的妻？你是一個流氓，不是一個俄羅斯的官。」

闖你的鬼了！那是對的，那不是嗎，朋友霍夫們？我是一個德國人，不是一隻俄羅斯豬。」（霍夫們給他一個肯定的回答。）「啊，我不願受人愚弄！把他的領子捉住，朋友霍夫們；我不要牠，」他繼續說下去，暴烈地揮動他的手臂，同時他的面孔變成他的紅背心顏色。「我在彼得堡住八年了，我有一個母親在士瓦比亞，一個叔父在盧倫堡，我是一個德國人，不是一條長角的牛。叫他滾蛋，我的朋友霍夫們。把他的手臂和腿部捉住，康德伙計！」

幾個德國人把裴若葛夫的手臂和腿部捉住。

他掙扎了一回，但終於逃跑不了；這三個工匠是彼得堡城中之最結實的人，他們這等粗鹵而不講體面地對待他一次，以至於我對這悽慘的事件竟找不着話來形容牠。

我確知道第二日席勒週身發寒他戰慄得像一片樹葉，時時顧慮到警察上門，爲着前一天像一場幻夢似的所發生過的事情，他會把他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完全拋棄。但那曾經發生過的事是不能夠變更的

了。至於裴若葛夫的惱怒和忿恨更找不着甚麼來比較。他想着這樣的侮辱簡直迫他達到兇狂的暴怒。他想着充西比利亞和打皮鞭對於席勒都是太輕的一種懲罰。他急跑回家把身上整理一下，立刻便直跑到將軍那兒想用極生動的言詞把那些德國人之反叛的無禮敘述給將軍聽。他的意思是向參謀部遞一張書面的訴冤；假如他認為對於犯罪者所施的懲罰不滿意時，他還要把這一案訴到更高級的上司。

但一切頗奇離地結局了；在路上他進一個咖啡店，吃兩片有糖醬的鬆餅，從北蜂報上讀了一些新聞，便離開咖啡店，他的盛怒冷淡一些下去了。於是那快活的，新鮮的黃昏又引逗着他沿萊甫基斯大街走了幾轉；九點鐘的時候他已經恢復了他的恬靜，決定他頂好在禮拜日不去麻煩將軍；尤其是因為他一定是上某些地方去了。因此他到監察委員會的一個監察員那兒去消遣這一個夜晚，那兒他遇着許多令人悅意的政府官吏和他的聯隊中的一些官兒。在那兒他過了一個快活的夜晚，並且在瑪蘇甲(Mazurka)

跳舞當中使他這樣地出色，結果不只太太們，甚至她們的伴侶亦讚美他。

「我們的世界是奇異地安排下的，」我這樣地想着，當我兩天後沿萊甫斯基大街行走，默念着這兩個事件的時候。「命運之玩弄我們怎樣地奇怪，怎樣地莫明其妙呀！我們曾得着我們所欲求的麼？我們曾達到我們的能力似乎特別合宜於做的麼？一切都是背馳。命運把良馬給一個人，他坐在馬車內面注意牠們的美，而另一個酷愛馬匹的人必須步行，他能得着的一切滿意是在那急跑的馬兒被人牽着打他面前走過的時候，口中嘖嘖稱羨。一個人有一個善於烹調的廚司，但他的嘴生得這樣不幸地小，以至於他不能夠吃得超過兩小片以上；而另一個人的嘴大得來如同參謀本部的拱門那樣大，但是，哎呀，他不能不以吃一餐德國式的洋芋飯便算滿足。命運是怎樣奇離地在戲弄我們呀！」

但一切中之最奇怪的是在萊甫斯基大街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啊，不要信賴萊甫斯基大街罷！當我打

那兒走過的時候，我常常把我自己緊緊地裹在大衣裏面，竭力不望望我所碰見的一切物象。各樣都是一個騙局，各樣都是一場夢，各樣都不像牠似乎是！你想着那位穿得很時髦的，走過的紳士是很富足的嗎？——一點兒也不是。他的一切財富都在他的衣裳上面。你想着那站立在正在建修的禮拜堂面前的，兩位結實的漢子是在批評牠的建築嗎？——全然不是；他們在說兩隻烏鴉彼此面對面坐着是如何地奇怪。你想着那揮動手臂的，激昂慷慨的人是在敘述他的妻如何地和一個同他全不認識的官兒在窗外玩球嗎？——全然不是這樣，他是在談論拉斐德 (Lafayette) 的事啊。你猜想着那些女人們……但女人們是最不可靠的。不要看那些商店的窗裏，在那裏面陳列的玩意兒都是很可喜的，但牠們都要一大堆鈔票。而上帝又不讓你在太太們的帽子下面偷看，夜晚一位美貌的太太外套不管在遠遠飄動得如何地動人，但沒有甚麼會引誘我去追隨她，更逼近地看她一下的。爲上帝的緣故，離遠一點兒，離燈柱遠一點兒！打牠旁邊

快快地走過，你盡量地快罷！假如除了在你華麗的上衣上落有幾點惡臭的燈油，沒有遇着甚麼更壞的，那便算是幸免了。但，離開燈柱，各式各樣都呼吸着欺騙的空氣。萊甫斯基大街隨時都在欺騙，但最欺人的是在夜色下臨，街上現出成堆成團的陰影，使各處的房屋之白色和褐色的牆壁得着稍息的時候，這時全市轉入嘈囂和輝煌的景象當中，成千累萬的馬車打橋上滾過，馭馬的人高叫，在馬上一上一下地簸動，而魔鬼親自把街燈點燃，使各式各樣都呈現在虛幻的顏色中間。

# 原书空白页

## 畫 像

### (一)

再沒有地方像西珠金市場一個圖畫店門前站着這樣多的人了。這店真地陳列有各種神奇的圖畫：這些畫多半是油畫，滿了的暗綠色油，裝在暗黃色的描金框內的。有樹木雪白的冬景，有像大火燃燒的，極紅的夕陽，和一個富蘭達派的農人拿着一支矛，長着一支斷臂，他很像一隻項上拖着長毛的火雞，不是一個人——這一等常常是牠們的畫題。此外一定還



加上一些雕刻 一個戴羊皮帽的Hozrev-Mirza的像，和一些戴三角形帽的、長着鉤形鼻子的將軍們。

這等商店的門前常常掛着幾捲那證明俄羅斯人的才能的圖畫。這一家掛的是 Tsarevna Miliktrissian Kirbityevna，那一家掛的是耶路撒冷城，這城的房屋和禮拜堂上面閃着一片紅光，遮去一半地面，而兩個帶大手套的俄羅斯農人跪下禱告。買這等作品的人通常是很少的，但常常有一羣人擠着看牠們。有些放蕩的小使手中端着從飯店裏替主人叫來的菜，常常站在圖畫面前張口呵欠，那主人所要的湯待端到的時候一定不太燙了。一個穿大衣的軍人，一個荒貨市場(Rag Fair)的騎士，拿兩把小刀去出賣的，和一個從阿達來的女小商販帶着一隻裝滿了拖鞋的箱子，都一定要站在那些圖畫的面前。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方式表現他的熱情：農人常常用他們的手指指着；軍人嚴肅地查看；僮僕和學徒們拿這些古怪畫來大笑和互相打玩。穿粗羅紗外衣的老僕們向牠們注視，只是爲要找個地方來停住打個呵欠。女小商販

們，從鄉村來的婦女們，急往那兒跑去，本着本能的衝動想去聽聽那些人在說些甚麼，和瞧瞧他們看的甚麼。

青年藝術家特啓珂夫正打那兒走過，不自由地亦住足在那商店前面。他的舊大衣和不時髦的衣服表示出他是一個專心於自己的工作而犧牲自己的人，並是一個沒有功夫爲着衣服而自討麻煩的人，雖然衣服對於青年人常常具有一種神祕的引力。他站在店前，起初在內心裏是譏笑這些奇怪的圖畫；最後他不知覺地墮入於沉思中間了：他開始懷疑這等作品對甚麼人有用。俄羅斯人要看Yeruslanov Lazarevitches，看吃和喝的景象，看Foma and Yeremy，都不足使他驚奇：因爲這些描繪的題目正是在人們的理解和把握之中；但那兒是買這些閃光的，骯髒的油畫的人呢？誰要這些富蘭達派的農人，和這些紅而藍的景色，牠們假充稍微較高級的藝術，雖然牠們露出了完全的低落？假如牠們只是一個小孩子順着不知覺的衝動畫出來的作品，假如牠們沒有顯出繪畫的

正確性，假如牠們甚至連機械的配景之主要的原則都沒有遵守，假如畫中的各樣都是帶諷刺畫的派調，但這中間却又曾現有一線努力的光芒，一種依隨自然的衝動——但在這中間他又尋不出這類的東西。衰邁之完全的空乏性，或無意義的怪癖，或一種不知覺的力，曾經推引導過這等畫師的手。誰曾經把牠們畫出來的呀？無疑義地牠們必定是一個畫匠的作品，因為在一切中間都是同樣的顏色，同樣的儀容、同樣運用的、習慣的手腕，這似乎是屬於一架粗製的自動機而不是屬於人的。他依然站在油畫面前，注視牠們，他全然沒有感覺到這時圖畫店的主人，一個穿粗羅紗大衣，年近五十，頭髮灰白的，腮部尚須修剃的，矮小的人，正在向着他說，「這都是頭等圖畫，剛才從稅關取來的，上面的油還沒有乾，亦還沒有配上框架。你自己瞧，我實在告訴你，拿我的名譽担保，你會喜歡牠們的。」

這一切誘惑的話打特啓珂夫的耳邊飛過。最後，爲要稍微使這人高興起見，他從地板上拾起幾張灰

塵滿了的圖畫。牠們都是些舊的家庭畫像，這些畫像的後嗣們或者不能夠找得出來了。他幾乎是機械地開始把有一幅畫上面的塵土拂去。他的臉忽然充滿了一種微微的紅暈，這表示對於某些意外事情所有的暗中歡喜。他開始急忙把塵土拂去，立刻看見一幀畫像，畫中一個名家的手筆毫不錯誤地顯示出來，雖然顏色似乎是有些黯淡而微黑了。這是一個老人的畫像，面上帶有一種不自然的，甚至一種陰險的表情；在他的嘴唇上面，有一種刻薄的，惡毒的微笑，同時嘴唇上又有一種可怕的樣兒；在他皺紋的面上細緻地描繪得有那熱病的紅暈；他的眼睛是大的，黑而無光的，但同時眼中有一種奇異的生氣。這似乎好像是那一生看着他的錢櫃的，一個守財虜的畫像，或成天在攪擾他人的快樂之那些不幸的人們當中的一個的畫像。畫中那南方人的面容還活活潑潑地保存着在。那黧黑的皮膚，那黝黑的頭髮中間參雜的灰髮，在北方各省的人民中間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關於畫像的全部還有缺欠；但，假如畫完全了，一個鑒別

家會惶惑地猜疑怎麼 Vandyke 之完美的作品會在俄羅斯出現，又怎麼會跑到西珠金市場的商店裏面來了。

這青年藝術家的心顫動了，他把牠放在一邊，開始尋找其他的圖畫看還能夠找一些同樣的畫像麼；但其餘的全然是屬於另一個世界，並只顯示出這位走錯了路的客人是因莫明其妙的偶然落在牠們當中的。最後特啓珂夫問詢價錢。這狡猾的店老板，因為從他的注意上發覺這畫像是值價的，便用手在他的耳背後一搔，向他說：「唉，這要十盧布不算貴。」

特啓珂夫把他的手放進衣袋。

「我願意把十一盧布！」他聽着在他的後面說出這一聲。他掉轉來，看見一羣人已經聚攏了，有一位穿外套的紳士已經像他自己一樣，在那畫像面前站立許久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了，他的嘴唇亦顫動起來，好像一個人感覺得他正在找尋的物件被人奪去了似的。他更把這位新的買主下細地瞧瞧，因為看見他的衣服襤褸並不下於他自己的，便稍微放心，於是

在顫動的聲中說出：「我願給十二個盧布；這畫是我的。」

「這兒是十五個盧布，放下來拿給我，」那人呼叫了。

特啓珂夫的面孔發生痙攣，他的呼吸停止之下，於是他不知覺地說出，「二十個盧布。」

這商人擦着他的兩手，因為看見兩個買主抬高價格於他有利。人們更擠攏來圍住這兩位對手，因為他們感覺到一樁平常的生意變成一種拍賣了，拍賣便常常有一種引力，甚至於對那些不買不賣的人們。最後這價格漲到五十個盧布了，特啓珂夫幾乎在絕望當中叫出「五十」，因為他記得這一筆款是他所全部的，他記得要分一部份付所欠的房租，還要買點顏料和其他必需的用品。

他的敵方在這一點上便讓步了，明明是這一筆數目超過了他的財產，於是這張畫便拍賣給特啓珂夫。他從袋裏搜出一張五十盧布的鈔票，向着店老板的面上擲去，他很貪婪地捉住這畫，當他忽然往後一

跳，被恐怖懾服了的時候。這畫像的一對黑眼是這般地生動，同時又這般地死的一樣，竟至使他不禁毛骨悚然。這似乎好像一種生氣被某種不可信地奇異的力量把牠留存在眼睛中間了。牠們不是畫的眼睛，牠們是活的，牠們是人的眼睛。牠們是不動的，但假如牠們動了，或者還不會那樣地可怕。一種奇異知情感幾乎使全體在場的人都發出一個呼叫——這種情感並不是恐怖，只是在我們看見某種妖異事情的時候所有的那種莫明其妙的感覺，那妖異事情似乎是自然之迸裂，或甯可說是自然之瘋狂的變態。特啓珂夫雖然有一點兒顫動，他還是伸手橫過去抱這畫布，然而畫布是扁平的。這張畫像所生的效力是普遍了。人們都在恐怖狀態當中從那店裏急迫出來，那位未遂的購買人亦畏縮地退却。那時夜色漸漸地更黑暗了，好像要使這難於相信的畫像更是可怕。特啓珂夫不敢再停一刻。他甚至不敢想着他帶有這張畫片，急忙地跑到街心去了。街上新鮮的空氣，車輛的嘈雜，人們的談話似乎使他蘇醒了一點，但他的心依然是被

一種悶塞的情感壓抑下去的。雖然他從這邊到那邊地觀望四圍的物象，他的思想却被這非常的現象吸收住了。「這是甚麼？」他這樣地懷疑。「藝術，或者是一種超自然的邪術在偷偷地窺視，反抗那一切自然律嗎？真是一個奇特的，不可理會的悶葫蘆呀！或者是一種最高的藝術使一個人達到了這個境界，他在這境界外捉住了那不能夠為人的努力所創造的東西，並從使他的模地兒變為有生氣的那個生命上抓住了一些活的東西？人類的想像有一定的界綫，為甚麼超出了這一綫便這樣可怕？或者是想像，衝動，最後被現實跟隨着了，想像因那可怕的現實而失了均衡如同受外界的震動一樣——那可怕的現實是一個人渴想找牠，把牠找着了了的，當他因為竭力要在人的身上尋找美的東西，拿起解剖刀，打開人體，看看甚麼是在作亂的時候？這簡直不可猜想！這樣地驚人！這樣可怕地生動！或者過於真切地摹倣自然和一盤菜弄得太甜了是一樣地使人不愉快嗎？」

他的心中雖然懷着這等等的思想，他還是走進



了他自己的屋內，這是在法西利島區第十五條巷內一間小木房子內面的一個小屋，這兒每個屋角都散亂着他的畫稿，細膩而正確的，古畫仿本，這洩漏出這位藝術家的努力想要把握那自然之基本的規律和勻稱。他把牠們檢討了許久，一直到最後他的思想走入了常軌，幾乎要用言詞來表示了；他這樣活潑地感覺着他在想些甚麼！

「在這些乾骨頭上我曾經苦苦地用功一年了！我用盡各種的努力想知道甚麼是大藝術家所獨得的和甚麼似乎是那一瞬間的靈感之成果。在他們的筆的輕描淡寫之下，畫出一個人來是隨意的，自然的，如同是被自然創造的，他的態度是隨意而無拘滯的。這是他們從忽然的頓悟得來，而我必須下苦功，一生練習那令人厭倦的基本功夫，一生專心致意作那和我的情感不相應的、單調的工作。這兒便是我的亂畫！牠們是真的，牠們像創作，但假如我畫一點我自己的東西，一切便都錯誤：腿子不是這樣正確而隨意地站立的，手臂不是這樣輕微地自然地舉起的，在我的畫

中頭部的掉動從來不像在他們的畫中一樣地自然，並且思想，非言語所能形容的筆法……不，我永不會成一個大藝術家。」

他的思想被他的僕人進來打斷，這是穿俄羅斯襯衣，玫瑰色臉和紅頭髮的，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他把特啓珂夫的長靴笨頭笨腦地脫下，當他依然沉浸在思慮的時候。這穿紅襯衣的孩子是他的僕人又是他的模地兒，他把靴給他擦乾淨，在小小的入口處捱時候，混和顏色，及用他那帶着泥土的長靴髒污地板。他脫下主人的靴後，把睡衣拋給他，並且快要走出去了，他忽然折轉頭來，大聲地說：「要我把燈點燃麼，先生？」

「是的，點罷，」特啓珂夫茫然地回答。

「啊，房東曾經來過，」這骯髒的小聽差本着他這一行道內一切的人所共通的，把最重要的事情留在後面補說的，那值得稱讚的習慣，向主人報告：「房東曾經到這兒來過，他說，假如你不付欠他的錢，他要把你的圖畫，連同你的床鋪一齊給你丟出窗去。」

「告訴房東請他不要爲着房租生氣，」特啓珂夫說：「我已經找着錢了。」

說這話的時候，他去摸他的衣袋，但他忽然想起他已經把他所有的錢付給圖畫店老板買這張畫像了。他開始在內心裏責備自己的不謹慎，爲着受了一點小的事情的驚動，在跑出店裏的時候便沒有想着不要錢，還是不要畫像。他決意第二天到那老板那兒去把錢收回，因爲他想着他有完全的理由打消這種買賣，尤其是他私人的境遇不容許他任意有不必要的花費。

一片光明白色的月光蓋過一部分床鋪抵到牆壁，落在地板上面。屋內所有的圖畫和旁的物件似乎都在微笑，因爲牠們的邊緣時時受着這永久可愛的光輝的閃映。那時他偶然往牆上一瞥，看見牆上掛着那使他在圖畫店裏受極大刺激的畫像。他週身微微地一震。他首先叫他的僕人，問他這畫像如何來的及誰帶來的；但這孩子發誓，說除了房東沒有人進過屋內，他早晨曾在那兒，但手裏除了鑰匙沒有甚麼。

特啓珂夫覺得他頭上的髮立起來了。他靠着窗牖坐下，盡力在向自己解說這裏面沒有甚麼超自然的東西，或許是僕人睡着了，圖畫店的老板因一種奇異的偶然，知道他的住處，送來了這張畫像……總之，他用一切平常的解釋，這種解釋是我們常常用來去證明某些發生了的事情恰如我們想着牠必定是那樣發生過的。他決意不再望那畫像，但他的頭不自由地又掉向着牠，而他的眼睛似乎釘在那奇怪的畫像上了。這老人的不能移動的注視簡直是受不了：眼睛非常地閃耀，似乎在吸收月光，牠們是可怕地活的眼睛一樣，特啓珂夫竟至於忍不住用手遮着眼睛。老人的睫毛上彷彿有一顆透明的淚珠；那被月光把夜色變成清輝的霧氣更增加畫像的效力：畫布消逝了，老人的可怕的面孔凸出，似乎從框架裏往外看如同從窗裏往外看一樣。

當他把這種超自然的效力歸諉到月亮，以為月有一種奇怪的、神祕性質的光使物象顯出另一個世界的聲和色彩的時候，他叫他的僕人趕快把他正在

點着的燭拿進來。但畫像面部的表情並不稍微減少生氣：月光雜着燭光使這畫像甚至顯出更莫明其妙，更奇特的一種生氣。他抓一張紙，開始把牠蓋着，週圍繞了三層，使沒有光綫能夠透過；但，不管怎樣蓋着，或者是因為他的想像力會經過於受擾，或者他自己的眼睛，因為過度的緊張，還有一些殘像印在上面，他總幻覺着老人的眼睛穿透了紙張在閃耀。最後他決意把燭滅了在隔開畫像的幕後去睡。他等待睡眠終於無益；許多慘淡的思想把那引入睡鄉的心之寧靜狀態都趕跑了。沮喪，煩惱，房東要錢，他的貧困，他未完的圖畫——沒力氣的衝動之作品——這一切都在他眼前舞蹈，一個隨一個沒止境地連貫。當他才成功了把這一切驅開一下，那奇異的畫像又控制着他的想像力了，他那兇殘的眼睛似乎穿過帷幕上的一個裂縫向着他在閃耀。他從來沒有感覺過在他的心靈上有這等壓抑的重量。當着月光透進一個詩人的臥室，在他的枕上飄着孩子般的歡欣之半醒的睡夢的時候，這月光中有許多的諧曲，但現在這月

光沒有諧和的夢給特啓珂夫：他只有那些病象的夢。最後他睡着了，但是在半忘却的狀態當中，是在壓抑的狀態當中。這時一隻眼睛看見夢鄉裏的憧憧往來的幻影，另一隻眼睛看見那樣朦朧中的物象。他看見老人的形象和畫像分開走出來了，恰和那起泡的液體之上層浮泡升起一樣，他看見他升在空中，更近更近地漂向他來，一直到靠近他的床鋪。特啓珂夫覺得他的呼吸停止了，便用力坐起；但他的手臂動彈不得。老人的眼中燃着一種黯淡的火光，帶着牠們所有的磁力死死地把他看着。

「不要怕，」這奇異的老人說，特啓珂夫在他的嘴唇上發現一點微笑，這微笑似乎帶着牠的侮弄在刺他，並使這老人面上黯淡的皺紋活現地發生光彩。「不要怕我，」奇異的精怪說；「你和我永不會分離。你曾經開始工作得太蠢。當你老早或許就會流利地誦讀了的時候，你還在成年地學A，B，C，得着個甚麼呢？你想着憑幾年的努力你便可以把握藝術，你便會順利，可以得着甚麼嗎？是的，你要得着，」說到這兒

他的臉奇怪地歪扭一下，在他的皺紋上顯出一種堅決的笑容，「你要得着一種令人妬嫉的權利把你自己從聖伊薩克橋上投入尼瓦河，或用一條圍巾繞着你的頸項在一個釘上吊死；而那花一個盧布買你的作品的第一個畫匠將把牠塗抹，在畫布上畫一個紅臉。把你那種蠢想放棄了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爲利！趕快畫全城的人的像罷！各種委託你都接受，但切不要愛你的作品；不要爲牠晝夜坐着：光陰很快地飛了，生命是不在後面留下的。白晝你完成的畫愈多，你袋裏的錢愈多，你亦將博得更多的光榮。丟開這間頂樓，去租一間樓底的鋪面。我喜歡你，所以我給你這種勸告；我亦願給你錢財，只是隨着我來。」

說到這兒那同樣堅決的，可怕的笑容又在老人的面上現出了。

特啓珂夫的週身起了一股恐怖的震動，面上出了一些冷汗。他用力一掙，兩臂撐起身子，最後起來在床上坐着，但老人的幻象已經變得模糊，特啓珂夫只看見他又回到框架內去了。他很不舒展地起來，在

屋內走上走下。他走到窗前去使他清醒一下。月光依然在屋頂和房屋的白牆上面躺着，雖然小小的烏雲開始正打天空橫過。這時一切沉寂，除了遠遠的一輛篷車的叮噠之聲，那兒有馬車夫在看不見的小巷裏睡覺，在他等候一位夜行的乘客的時候，他被他的怠惰了的馬把他催睡下去了。特啓珂夫最後向他自己解釋，說他的想像力使用過度，把苦悶的思想中的人物在夢裏帶到他面前了。他又走到畫像那兒去；紙張完全把畫像蒙着，使他的眼睛不能夠看見，但彷彿只有微微的一點兒光穿過了紙洩漏出來。最後他睡了，一直睡到早晨。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如同受了煤煙的人一樣，許久都在一種不愉快的狀態當中；他又有不快活的頭痛。屋內還有一點糝糊，空氣中有一種不舒爽的濕霧從那掛着圖畫或緊紮着畫布之窗牖的罅隙處進來。不久門上一敲，房東隨着本地的巡警督查一塊兒進來了。這督查的面容之於卑賤的人們，如同一個乞求者的獻媚的面孔之於富翁是一樣地感覺着不安。特



啓珂夫所住的那間小房屋的房東是屬於這一類人，他們通常是法西利島區第十五條小巷，彼得堡邊隅，或珂羅蒙娜很遠的一個角上的，這些房屋的主人，這等人在俄羅斯很多，他們的性格難於敘述如同描繪一件破外套的顏色一樣。在他的幼年，他在軍隊中當過一個連長，是一個聲音大的土豪，亦幹過文差事，是一個用皮鞭答人的好手，同時又是一個刻薄的人，一個豪華的人和一個蠢人，但在他的老年，他把這一切顯明的特性混成了一團陰沉的無定。他是一個鏢夫，一個閒散的人，再不是一個衣裳楚楚的人，既不誇大，也不口角，只喜歡喝茶，在喝茶的時候，哇吶哇吶地說各種無意識的話；他閉着蠟燭屁股繞他的屋子散步；他靠準時間地每月去向他的住戶收房租；他上街的時候手裏拿一把鑰匙去瞧一下他的房子的屋頂；他不斷地把那常常藏在碗櫥裏打盹的看門趕出去；總之，他是一個閒散的人，他從他的混亂的生存之一上一下當中甚麼也沒有保存，除了鄙俗的習慣。

「請採取必要的步驟，告訴他罷，」房東向着巡警

督查這樣說。

「這是我的職務來向你說，」巡警督查把一隻手放在他的制服的鈕孔那兒向特啓珂夫說，「你必須付你欠的三個月房租。」

「我一定會歡喜付他，但假如我沒有錢，又怎麼辦呢？」特啓珂夫冷淡地說。

「假如那樣，房東必要拿你的一些東西抵當房租，而且你必須今天就搬出去。」

「許多畫還畫得不壞。」巡警督查翻了一些圖畫，繼續地說：「只可惜這些畫沒有完成，顏色亦不鮮明。我想你怕是沒有錢不能夠買顏料罷，但包着那張畫是甚麼？」

說着，巡警督查便向那圖畫走去，一點不費力地把紙張扯開，因為這等紳士們看見十分無抵抗或貧窮的人的時候，他們常常得許他們自己有一點自由行動。畫像似乎使他驚駭，因為那非常生動的眼睛對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效力。當他檢查這張圖畫的時候，他把框架捉得稍微緊了，並且因為這些法律和秩

序的衛士們的手常常是習慣做粗笨工作的，這框架便忽然破碎了；一條小木片隨着一節金幣落下來在地板上發出叮噠之聲，有些金光閃閃的圓形物向四處滾散。特啓珂夫很貪婪地飛跑去把牠們拾起，並從警士的手中把那些被他已經收集攏的抓回來。

「怎麼你說你沒有錢付房租呢？」巡警督查帶着可愛的微笑說，「甚麼時候你有了這些金錢？」

「這錢對於我是很神聖的呀！」特啓珂夫，怕着巡警督查的那雙敏捷的手，這樣呼叫。「我應該把牠保存，這是我死了的父親交付我的。可是，爲使你滿意起見，拿你的房租去！」這樣說着他便把幾塊金錢向房東拋去。

房東和那監視喝醉了的馬車夫們的道德之高貴的衛士，兩個人的面容和舉止立刻轉變。

警士開始道歉，並向他實說他只是執行照例的手續，自然沒有權限制他，而且，爲要使特啓珂夫更透澈地明白起見，他奉上一撮鼻烟給他。房東宣稱他只是和他開玩笑的，並且在說這話的時候，他用葛士

「尼德美耳街那些店老板們所用的發誓和種種的無恥。

特啓珂夫跑開，決意不在這些宿舍裏面居住。他甚至沒有工夫想一想這樁意外事情的奇離。他檢查一下這一節錢，發現共有一百多塊金幣。他首先去做的事，是租一間漂亮的、樓下的舖面，這好像是特別爲他準備的。這房子有一排連接的四個高大的屋子，大的窗牖，還有供一個藝術家的各種利益和方便！當他倒在沙發上，往窗外——完全而沒有損壞的窗——看那海水洶湧一般的人們在外面退潮下去，流動過來的時候，他沉浸在一種自滿的忘機當中去了，並且詫異着那剛剛前一天在他的頂樓中間落在他身上的命運。他所有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圖畫都掛在那寬大而優美的牆上；那奇特無比地落到他手中來的畫像亦掛在那些圖畫當中。他又開始詫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眼中有非常的生氣。他的思想轉到那半醒的睡夢，最後又想到那藏在框架內的神奇的錢財。這一切引導着他相信有一段故事和這畫相關。或者

甚至他自己的生存亦和這畫像有關係。他跳開沙發，開始細細地檢查畫像；原來框架裏有一個抽斗，用一條薄薄的木片蓋着的，做得這等地精巧，面上是這等地平滑，假如不是巡警長督查的笨重的手指壓在那條木片上面，是沒有人能夠把牠發現的。他把牠放在原處又把牠望着。在從巨大的窗牖射進來的滿屋的光綫當中，和在如雷貫耳的擁擠的街道上的嘈雜當中，那眼中的生氣並不這樣地使他怕懼；但這中間總有些不愉快的東西，於是他趕快掉開。

那時門上的鈴響了，一個氣派的、穿一件像酒杯形短衣的、年老的太太走進來了。隨着有一位十八歲的姑娘；一個穿輝煌制服的僕人給他們把門打開，依然站立在走廊那兒。

「我來請你賜惠，」這位太太在一種慇懃的聲調中說出這話，太太們常常是用這種聲調來和藝術家、法國理髮匠、以及天生來給他人快樂的這等人談話。「我聽說過你的才能……」(特啓珂夫奇怪他這樣快地著名了。)[我要你給我的女兒畫一張像。]

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女兒的蒼白的面孔便掉來向着藝術家，假如他是一個心理的鑒別者，他能夠立刻在她的面上看出她的簡略的歷史——愛赴跳舞會的小孩子脾氣，飯前和飯後等待久了發生的抑鬱和煩悶，急於想跑到人多的散步地方，穿最時髦的衣服，迫切地想看見她的女朋友說一聲，「哎呀，我親愛的，我是如何地煩悶呀，」或者敘述某某瑟勒夫人在B公主的新袍上面所做的裾飾……那便是在這位年青的顧客的蒼白的、幾乎無表情的面上能夠讀得出來的一切，她的面上還帶有一種病象的淡黃色。

「我將歡喜，假如你立刻就開始工作，」太太繼續地說：「我們能夠挪一點鐘的工夫。」

特啓珂夫跑去把顏料和畫筆拿來，取一個他預備好的畫布，自己安置停妥，便準備開始。

「關於安尼迪，我應該告訴你一點兒，」太太說，「如此你畫起來比較容易一些。在她的眼中常常流露一種熱情，真地，在她全部的身段上亦顯有一種熱情，我的安尼迪是很易動情的，我必定承認我從來不

許她讀新小說。](這位藝術家定睛地看這位姑娘，但並看不出熱情的樣兒。)[我歡喜你把她畫樸素一點，是在家庭的範圍內，或更好一點，是單獨地在一株綠樹的陰下空曠的地上，這就露不出她是正要去赴跳舞會的。我必定承認我們的跳舞太使人厭倦了，並且如此傷害性靈，我簡直真正不懂得在跳舞當中尋得出甚麼快樂！]老太太這樣地說了。

但這女兒的面孔，甚至連同這位高貴的太太的那副刻薄的身段便洩漏出她們從來沒有誤過一回跳舞。

特啓珂夫爲着要如何把這些微微不一致的聯結攏來，稍爲遲疑了一下，但最後他決定採取穩當的中庸的路綫。而且，他還希望着想克服一切困難而又是勝利地成功的，雖然保持着一種模稜的風采。

他的筆在畫布上投下了起始的、迷霧的、藝術的混沌；從這混沌當中姿態開始慢慢地出現成了形象。他完全地被吸引在面前坐着的人身上去了，他正要開始把一閃一避的特點捉住，這些特點在一張好的

畫像上面，即使對於一副最沒情趣的面孔，亦能夠把那達到真實之最高的勝利的品質給牠，他被一種甜美的震動把他克服了，那時他感覺到牠最後已經認識清楚，和或者正要複現那常常所不能夠成功地表現出來的。這種熱情的，時時上騰的歡欣只有個人的天才領悟得到。在他的筆下畫像中的面容似乎自然地要得着那對於他算是一種忽然的啓示的色彩；但坐着的人開始心神不安，兇猛打呵欠，竟至使這毫無經驗的藝術家難於捉住那永恆的風采。

「我想着第一次夠了罷，」老太太這樣地說。

上帝呀，這是何等地可怕呀！他的精神和他的能力是受了攪擾，急切地要暴躁起來。這位藝術家把顏色板一拋，垂着頭，立在圖畫的面前。

「我聽着人家說，雖然，來坐兩次你便完成一張畫像，」老太太走上圖畫那兒說，「但現在你沒有做甚麼，僅是打一個粗稿。明天這個時候我們再來。」

這位藝術家不作聲地看見他的顧客出去，他依然沉浸在不愉快的思想中間。從前在他的頂樓上，當



他坐下畫他的未預約的作品的時候，沒有人阻斷他。於是帶着煩躁的情緒，他把這已經開始的畫像移開，打算去畫旁的未完成的作品。但這怎麼能夠使那已經浸透在一個主旨（Subject）中間的思想和情感轉變，再被吸收在那還沒有誘動他的想像力之新的主旨呢？他放下筆便走出去了。

青年人是快樂的，有許多的道路在他們的面前，有幾千種不同的娛樂對着他們的熱烈而蓬勃的精神敞開；所以特啓可夫的心幾乎馬上便高興起來了。當着腰袋裏有一些金幣的時候，甚麼又不在一個精神勃勃的青年的掌握中呢？而且，一個俄羅斯人，尤其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或藝術家，有一種奇怪的特性：剛剛他的袋裏有一枚戈畢克，他便讓謹慎給風吹去並不介意未來。他除了預付房金之後大約還剩三十塊金幣，而所有的這三十塊金幣他一晚把牠花完。首先，他叫一份很好的大餐，喝完兩瓶酒，他連找補的錢亦不勞神把牠拾起，便僱一輛漂亮的馬車，趕到離他的住處只有幾步路遠的劇院去了，他又在飯店內

款待了三個朋友，折身往其他的娛樂地方去了，及回到家裏的時候，袋裏已經沒有一個錢了。倒在床上他便酣睡着了，但他的夢是不連貫的；如像前一晚上一樣，他的胸部覺得壓抑好像上面有甚麼沉重的東西似的。他從帷幕的裂縫處看見老人的形像和畫布分離並帶着一種不舒展的神氣在計算成堆的錢財。金錢從他的手裏落下去了……特啓珂夫的眼睛亦燃紅了；這似乎彷彿他的心在那金錢上發現一種不可言喻的魔力而爲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老人用手指向他示意並拿整堆的金錢給他看。特啓珂夫戰戰兢兢地伸出他的手，便醒來了。他起來、急跑到畫像那兒去，搖牠，用小刀把框架周圍切開，但沒有找着錢藏在裏面；最後他放棄了牠，立定主意工作，發誓一張畫不要費太長久的時間，並不讓那引誘人的筆勢和他離開。

那時昨天來過的太太同着她的面色蒼白的安尼迪又來了。這藝術家把畫像放在畫架上。這時他的筆更移動得快。晴明的天氣和明亮的光綫更給面前

坐着的人一種特別的風采，並顯露出以前沒有注意到的許多細緻的要點。他的心靈燃燒起來又使他極其努力了。他努力把最細微的一點一綫通通捉住，甚至用無經驗的藝術家們所有的刻板式的精確手腕，把那打呵欠而疲乏了的美人的面孔之淡黃色和一起一伏的顏色之轉變通通捉住，因為無經驗的藝術家們以為他人之喜歡真實是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他的筆恰恰正打算捉住那全部的風采，而那時厭人的「夠了」在他的耳邊叫出。那老太太走上畫像這兒來了。

「哎呀！我的天呀！你畫些甚麼？」她煩燥地叫起來了。「你把安尼迪畫成黃色的了；她的眼睛下有了暗影；她看來好像是吃過幾瓶藥似的了。請你大發慈悲，把這畫像改了罷；那全不是她的面孔。我們明天這個時候再來罷。」

特啓珂夫帶着煩惱的心情把畫筆一拋；他詛咒自己，詛咒藝術，並詛咒那和顏悅色的太太及她的女兒，及全世界。他在他的華麗的屋子內坐着受餓，並沒有精力去另畫一張畫。第二早晨，他一早起床，隨

手抓住一幅畫稿，這恰巧是他老早開始畫的靈魂女神(Psyche)的原稿，他把牠放在畫架上，打主意迫着自己去把牠完成。那時這太太又來了。

「啊喲，安尼迪！瞧這兒，瞧這兒！」這太太歡喜地呼叫。「啊喲，怎樣地像呀！美呀！美呀！這隻鼻子，這張嘴兒，這對眉毛！對這樣美妙的驚奇，我們如何才能夠感謝你呢？怎樣地甜美呀！那手兒稍微舉起一點的樣式真美呀。我知道你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恰如人家告訴我的一樣。」

特啓珂夫站着吃驚，因為這太太把他畫的靈魂女神誤認為她的女兒的畫像了。他帶着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的那種謙遜的羞怯態度，實在告訴她們，說是在他的畫稿上正試畫一個靈魂女神；但這女兒以為那是對她說恭維的話，便給她一個頗甜蜜的微笑；這使母親的亦微笑了。一種惡魔般的思想閃耀着透過這藝術家的心田，而憤怒和煩惱的情感更增加牠的力量，於是他決心就利用這種誤會罷。

「容許我要求你今天稍微坐長久一點，」他向普

這位美女說，她只有在這一次算是脾氣很好的。「你知道我還沒有把衣服畫好，因為我要用合於自然的偉大的正確手腕來畫這一切。」他急忙地把靈魂女神穿上十九世紀的衣服，微微地把眼睛和嘴唇描一下，使頭髮稍微輕鬆一點，便把這畫像交給他的顧客了。一捲鈔票和一個感謝的燭然微笑便是他得到的報酬。

但這藝術家站着好像在那兒生了根似的；他的良心在刺激他。他爲着他的令名被那厭人的、銳敏的恐怖把他懾服了，凡一個懷着天才之尊貴的青年人都感覺到他的令名，並被牠驅迫把他所看出有缺陷的作品，雖然不破壞牠，至少亦要把牠藏起來不讓世人看見。他甯可受羣衆的侮慢，不願受一個真正的鑒別家的輕蔑。特啓珂夫幻想着一個嚴厲的裁判業已站在他的圖畫面前。搖着頭並以無恥和缺少天才責備他。他不會早已把甚麼亦不要，去拿回畫像嗎！他要去追趕那位太太，從她的手中奪回畫像，把牠扯得粉碎，用足踐踏，但他怎麼去做這事呢？他向那兒去

呢？他甚至連他的顧客的姓亦不知道呀！

可是，從那天起他的命運發生一個快樂的轉變。他希望他的名字不張揚出去，但事情的發生恰是反面。曾經託過他畫像的那位太太熱心地談論這超羣出衆的藝術家，而我們的特啓珂夫的畫室便擠滿了顧客，都是迫切地想把他的作品的額數加到兩倍，甚至，假如可能，更加到十倍。但特啓珂夫因為還是年青而天真的，心裏感覺得他不能夠擔任這麼多的工作，他，爲要補償和抹殺他的罪惡起見，決心盡力朝頂好的去做，加倍地努力，並求創作奇蹟。但他的良好的決心偏遇着意外的障礙；那在他面前坐着，爲他所不得不去畫的人，大部分都是不耐煩的，匆忙的和急躁的人，剛剛他的筆正要開始創造一些十分不尋常的，他又被另一個人坐下來的人把他掃興了，這人伸直他的頭，帶着尊貴的態度，急想把牠畫在畫布上面；於是這位藝術家趕快把正在畫着的草草完事。最後他的時間這樣地分散竟至從來找不着一分鐘去思索一下；靈魂繼續地在剛發軔的時候便悶死了，後來

便全然沒有靈感結果，爲要更迅速起見，他限於用熟習的，不變調的和陳腐的形式。立刻他畫的像都像舊來的藝術家的家庭畫像了，這類畫像在歐洲各國，甚至在世界各處都常常碰見，在這類畫中太太們都是兩隻手抱在胸前，有一隻手拿花，紳士們穿着制服，一隻手擺在鈕扣那兒。有時他想給他面坐的人一個新的不陳腐的地位可以表現出創造和自然的，但，唉！在詩人或藝術家的作品中之各種細膩的，自然的東西，都是最大的努力的結果，不是隨意獲得的。一個藝術家要給他的作品一種新的、大膽的表現，要在繪畫的藝術中發明一樁新的祕密，他必須有長時間的專心思攷，把他的眼睛從四圍的環境掉開，使他自己和生活及各樣俗務隔絕。但他沒有時間做這種工夫，而且，每天的勞作太使他精疲力倦了，他不能夠在一種適合的情形之中接受靈感；他的畫像是來自太平凡的和一個模式的世界，不能夠激發想像。政府各部部长之威嚴的、刻板的面孔，一個烏蘭斯(Uhlans)的連長之紅色面孔，彼得堡的美人之永遠同樣的、蒼

白的、假作笑容的面孔，以及一切極尋常的面孔，湊合攏來天天在我們的這位藝術家的眼睛前通過。這似乎彷彿他的筆最後所獲得的是他的模地兒之特有的無色彩和無神氣了。

不斷地經過他的手的鈔票和黃金畢竟把他的心靈之純潔的衝動玷污了。他無恥地利用在他面前坐着的人的弱點。而他們因為這藝術家在他們的畫像上加添化醜為美的描繪，亦立刻恕却他的一切缺陷，雖然那些筆路或許不甚畢肖。

特啓珂夫最後成了一個真正時髦的畫家。全彼得堡的人都去求他；在每一個書房、臥室、客廳、和密室裏面都看得見他畫的像。真正的藝術家一看見這幸運之姑息的寵兒，都縮着他們的肩頭。他們從他身上找那從熱烈的靈感來的，真真合於自然的一筆，都找不出來；除了正確的，幾乎常常都是好的面孔而外，他們尋不出甚麼，因為這藝術家還保存有美的概念，雖然他不知道心理，不知道情慾，甚至不知道人的習慣——沒有甚麼會露出優美的嗜好之偉大的發



展的。有些認識特啓珂夫的人懷疑他的這樣奇怪的發展，因為他們在他的初期的研究上曾看出他的天才，所以他們盡力去解決這莫明其妙的問題，如何一個人的天才，在他的權能令人驚嘆的時候，不能夠光輝地發展反轉消逝了。

但這自滿的藝術家，聽不着這種批評；在他叮噠地數動他的金錢的時候，他慶幸他自己的名望，並開始相信世界上的各式各樣都是平常的、簡單的，並沒有從超然而來的啓示這等事情，更以為各種重要的事物都能夠在正確和一律之嚴格的原則之下產生。他業已達到生命的這個時代，這時由衝動激發的各式各樣在一個人身上起了萎縮，那雄壯的瓊瓊琳的絃音在心靈上只引起更微弱的回響，而牠的純潔的音調再不能震動他的心境，那美之感觸再不能夠把那新穎的力量轉變成熊熊的火燄，而一切餘盡的情感只更對着黃金的叮噠之聲發生反應，更注意地靜聽牠的誘人的音樂，於是漸漸地、不知覺地、讓牠把情感都吸引去了。凡曾經盜竊名譽而不應當享受名

譽的人，那名譽是不能夠給他滿足和快樂的；牠只有在那些配得享受名譽的人身上才發生一種永恆的刺激。因此他所有的情感和衝動都轉向着黃金去了。黃金成了他的情慾、他的理想、他的恐怖、他的快樂、以及他的目的。他的箱裏成堆的鈔票一天比一天地多，他，如同每一個保有這種可怕的權利的人一樣，他開始對各事都感覺厭倦，不能接近，對各事都感覺淡漠。他彷彿快要轉變到，在世界上有時可以發現的那些奇怪的人之一了，對於這種人，一個充滿了精力和情感的人看着生畏，因為在他們身上看見活屍了。但是有一種情形給他一個強烈的印象，並給他的生活上另一個轉變。

有一天他看見他的棹上放有一張請帖，是美術學院請他去作一個名譽會員，批評一個俄羅斯畫家的作品的，這些作品是這人在意大利研究從那兒寄來的。那位藝術家是他的一個老同學，他很早便酷愛藝術，具有一個畫家的熱烈的性靈，專心研究，他並且擺脫他的朋友、親戚、和酷愛的習慣，沒有一個錢

便衝向異鄉去了；他曾經忍受窮困、屈辱、甚至饑餓；但他具有稀罕的犧牲自己的精神，依然是不顧一切，除了他酷愛的藝術而外，他甚麼也不感覺。

當特啓珂夫走近大廳的時候，他發現擠滿了的客都聚在圖畫的周圍，內而充滿一種意味深長的沉寂，這是在一大羣批評家的聚會當中所罕見的。他趕快裝作有一個鑒別家之重要的態度，當他走向圖畫去的時候，但是，天呀！他看見甚麼了！

那位畫家的，純潔的、沒有污點的、像新婦一般可愛的作品立在他的面前。畫中不能夠看出些微的、想眩人眼目的跡象，和些微的、可恕的虛榮的跡象，甚至向羣衆炫耀之任何思想亦不能夠看得出來！牠清白卓絕。牠是樸素的、天真的，如天才一樣地神聖。這些驚人地可愛的形象是天然地、自由地配合攏來，似乎沒有觸着畫布一樣，牠們又似乎在驚異這多的人注視他們便把可愛的睫毛垂下了。這些神一般的面孔的形態似乎呼吸着一種神祕而為心靈所沒有力量，沒有方法，轉移給別人的：在牠們身上那莫明其

妙的神秘表現出極清澈的風采；這一切是這等自由地、這等清淡地、投在畫布上的，這竟至似乎是那照臨在那位藝術家心上的，一瞬間的靈感之成果。全部的圖畫都是在一個時間，但這是單為預備便已消磨了一生的那一個時間。圍繞圖畫的觀衆的眼中，快流出不能自止的淚了。這似乎好像一切的風尚，各種剛愎的、迷離駁雜的風尚，都混合成爲一種靜默的讚美詩了。特啓珂夫站在畫前不動。張開口，當着參觀者和鑒別家們漸漸開始打破沉寂，討論作品的性質，和最後轉向着他徵求意見的時候，他才定一定神；他竭力重行獲着他平常的淡漠的態度，他盡力地說出那些耽於遊樂而精神疲乏的藝術家們之平庸的鄙俗的批評：說這圖畫是好，這藝術家有天才，但可惜在某處沒有把觀念完全地露出——但這些話在他的嘴唇上死了，混亂的眼淚和哽咽隨着他的話暴發出來，於是他像一個魔鬼附身的人一樣跑出去了。

他是失知覺地、不動地、在他的華麗的畫室中間站了一會。他的全身、他的整個的生命，在一瞬間醒

來了，好像他的青春又回來了，好像他的窒息了的天才的火花又爆發成熊熊的烈焰了。上帝呀！他把他的青春中之最好的時期這樣鹵莽地蹂躪了，把在他的胸中燃燒的火花這樣地滅熄了。這是或者到現在早已會發展到偉大而美的地位了的。這是或者早已會使觀者流下驚奇而感德之淚了的！但他都把牠全然蹂躪了，毫無顧惜地全然蹂躪了！這時彷彿他從前所習有的衝動和努力又在他的心靈上復活了。他抓住一支筆，走近一幅畫布。額上流出努力的汗珠，他全然被吸引在一種慾望當中，或許可以說他的心中有一種思想在燃燒着；他渴想畫一個墮落的天使。再沒有一種理想是更和他現在的心境適合了。但是，唉！他的形象、他的態度、他的配置、他的思想，都是矯揉的、不連貫的。他的繪畫和他的想像力限於一個模式太久了；那從他加在自身上的限制和拘束逃避出來的、一種微弱的衝動，終於使他達到不正確和失敗的景況。他曾經輕視那踏實的工夫之厭倦而修長的階梯，和未來的偉大之基本的定律。他在煩燥的心情中

把他所有的一切帶不自然式樣的、死寂地蒼白色的作品拿出屋外，把門關上，命令不許一個人進去，於是滿具少年的熱情開始工作。但是，哎呀！每一步驟他却祇不知道最基本的原理把他拖住了；他的技術之卑下的無價值的機械把他的熱情冰消，而一堵不可逾越的牆壁在他的想像面前矗立。有時一個偉大的理想之忽然的虛境，模糊地在他面前出現，他的想像在黑暗的景色中看見一些投在畫布上面的東西是或許可以成爲非常的，同時亦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之把握中的：有神奇的東西的星光在他的思想之渺茫的迷霧中間閃耀，因爲他真真地懷着有一個天才的幻象了。但是，天呀！一些爲一個學生所熟悉的，不重要的原理，解剖的死法——和思想不夠用，沒力量的想像之衝動受了拘束、不能表現、畫不出來的。他的筆不自然回到平庸的形式，他的手回轉到印板的姿態。頭部不敢取一種新穎的態度，衣裳的摺疊處仍舊平庸，並不敢在身體的不慣見的姿勢上飄着和掛着衣飾。他感覺到牠，他感覺到牠，並且他親自看見牠

呀！……

他的汗珠大點地落下來了，他的嘴唇顫動了，他在長長的凝想一會之後又開始工作，在這凝思的時候，他的情感在內心裏騷動；但一個人過了三十歲的時候，很難于研究解剖學的艱深的法則，而且要把那徐徐進展的和經長期的努力及用深刻的犧牲自己的手段，大費氣力之後所獲得的，忽然得着，這更是艱難得多了。最後他感覺到可怕的苦楚，這是在一個能力微弱的人想要超越範圍而不能夠的時候，有時便現出這種苦楚，這是自然界中一個可驚的例外——這種苦楚在青年時代便產生偉大，但在一個已經過了夢鄉境界的人便掉向無結果的渴望了——這種可怕的苦楚使一個人有作惡事的可能。他的心被一種可怕的妬嫉佔有了，被一種達于癡狂的妬嫉佔有了。當他看見一個作品帶有天才的印痕的時候，他的面上出現一種惡毒的面容。他咬牙切齒，帶着一付蛇精的眼睛把他吞沒。最後人心中懷過的最兇惡的計畫在他的心中發生了，他帶着癡狂的兇猛跑去把

牠實行。他開始收買一切最美的藝術作品，在他用高價買得一幅圖畫之後，他精細地把牠帶回他的屋子，他用虎一般的兇惡向牠撲去、扯壞牠、撕裂牠、把牠割成碎片、在牠上面踐踏、同時並發出惡魔般的歡喜之一種可怕的笑聲。

無論何時，一個露出天才的新的藝術家的作品出現，他盡他的能力不問一切都把牠買了。他所聚集的錢財都供給他滿足這種惡魔的情慾的手段。他解開他的金錢袋子，打開他的箱子。再沒有一個無知的怪物破壞這麼多的美的作品像被他的這種野蠻的報復所破壞的了。於是凡是胸中懷着神聖的理智的火花，只渴想一切偉大的，這種人們，都是殘忍地，不人道地，被褫奪了享受那些聖潔的、精美的作品，而在這些作品中間偉大的藝術曾從天上揭開了帷幕，把那充滿了聲音和神聖的祕密，人類的內層世界之一部分表露給他們看。但牠們沒有地方、沒有一偶、從他那不知憐惜的、劫掠的情慾藏着。他的兇惡的鷹眼透視各處，甚至在塵埃和廢物當中亦發現藝術家的



筆痕。在一切拍賣的場合，剛剛他一出現，每一個人都立刻絕望，不能夠得着任何藝術的作品。這彷彿是天帝因為大怒了，才降給地上這樣可怕的懲罰，特別地要把一切的諧和從地上奪去。這種可怕的情慾在他的面上留有痕跡：面上幾乎常常帶有妬嫉之病象的顏色；他的眼中有一種幾乎是癡狂了的光輝；他那付愁眉和額上從來沒有光平過的深的綫紋更給他一種野像，表明他不是地上和平的居民。

對於世界和對於藝術都幸運得很，因為這種過度緊張的和不自然的生活，不能夠支持長久了；這種情慾對他的微弱的力量算是太變態而太巨大了。瘋狂的脾氣時時發作，最後終釀成可怕的大病。厲害的熱病聯合疾遽的肺癆猛烈地把他捉住，三天的工夫他僅是從前的他之一個形影了。在這種病上還加上那絕望的瘋狂之種種徵兆。有時竟需要幾個人把他捉住。他開始被那久已忘了的，奇異的畫像之活的眼睛作祟，於是他的瘋狂成為可怕的了。所有圍繞着他的床鋪的人對於他彷彿都似可怕的畫像一樣。這畫

像在他的眼前成了兩倍，四倍，最後他玄想着所有的牆壁都掛着這些可怕的畫像，通通都把牠們不動的、活的眼睛死死地注視着他。可怕的畫像從承塵上、從地板上向着他，還有比這一切最厲的便是他看見這屋變得更大，面積展開，給這些注視的眼睛更多的地位。那給他治療的醫生，因為沒有聽談過這樁奇異的事略，故盡力去發現那作弄他的幻象和他的一生的遭遇中間的關係，但沒有得到甚麼。這病人除了他的痛苦而外，不懂得甚麼，不感覺甚麼，並在一種刺耳的、不可言喻的、心臟俱裂的聲音中間，呼叫和請求他們把那作祟的、有活眼睛的畫像取開，這畫像的地方他敘述得確切詳細而為狂人口中所稀罕說的。用盡力量找這張畫像終於無益。室內各樣東西都翻轉了，但沒有找着這張畫像。於是這病人便很不容易地起來坐在床上，又開始敘述牠在甚麼地方，他敘述之確切，證明他還有明白的、透澈的思想；但一切搜索終於無益。最後醫生斷定這只是特種的瘋狂。不久他的生命便被那不能說話的苦痛之最後的發作阻

斷。他的屍身看起來亦是可怕的。他們亦尋不出他的巨大的財富之一些兒痕跡，但，因為看見了許多價值數百萬的、藝術的、偉大的傑作之扯破了的碎片，他們才明白他的錢財盡用在那一筆可怕的用途了。

(二)

在一個舊拍賣行的人家進口那兒，環繞着許多的馬車、篷車、大車。這是拍賣那些富豪的藝術鑒別家當中之之一的所有的一切，這等人沉浸在溫柔鄉裏，甜美地、恍恍惚惚地、過了一生，他們是樸實地以藝術的愛護者 (Mxenasas) 著名，他們把他們刻苦的祖先所積蓄的，或常常真真由他們早年的勤勞所積蓄的，幾百萬，和善地花費了保持那種名譽。長大的客廳裏面擠滿了最混雜的顧客，他們飛跑到這兒來像食肉的鳥類撲向屍體一樣。這兒照常有一隊從亞爾克地 (Arcode 商業場之類) 來的。甚至有從小市場來的，穿暗藍色德國式上衣的商人。這兒他們有一副更硬心的，不拘束的態度和面容，現不出俄羅斯商人所特有的那種令人嘔吐的卑屈。他們不講禮，雖然

室內有許多的貴族，在別的地方他們在這些貴族面前會馬上鞠躬到地面，一直到把他們自己的長靴帶來的泥土掃乾淨。這兒他們完全地隨便，並且不客氣地用手指翻書、翻圖畫、打量貨品的性質，而且勇敢地還價超過那些貴族鑒別家們。這兒有許多常常在拍賣場看見的那等人，他們每天中飯的時候上拍賣場成了定規；還有一些著名的鑒別家，他們認定不錯過一次機會增加他們的收集為他們的天職，因此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不作別事；最後還有那些上衣和腰袋不甚充實的、高明的紳士們，他們每天必上拍賣場去，並沒有圖利的動機，只是看看拍賣怎樣地經過：誰給價多，誰給價少，誰超過誰，貨品究竟賣給誰了。許多圖畫拋下沒有一點體系；牠們都是和家具書籍混合，書上還帶所有者的標誌，雖然他或者沒有那可讚美的好奇心把牠看過。中國磁瓶，大理石棹面，新舊式的家具曲綫上裝飾有隼，獅身人面獸，和獅的爪形的，鍍金的或未鍍金的蠟台，以及各種玩物堆集一起，不像在商店裏面擺列順序的。這是藝術品

的一團混亂。通例，拍賣時所生的印象是奇離的。好像在拍賣裏暗示着出殯的光景。在舉行拍賣的屋子常常是頗暗淡的，窗牖都被家具和圖畫塞滿，光綫漏進得很少；在各人的面上都有一種沉靜的注意，而「一百枚盧布，一盧布零廿枚戈畢克，四百枚盧布零五十個戈畢克，」的聲音，有力地從嘴唇上落下，奇怪地鑽入耳中。一種出殯的意味更被那拍賣人的聲音增加，當他用錘拍着，爲這些可憐的，這樣奇怪地集合攏來的藝術品舉行葬儀的時候。

可是，拍賣還沒有開始；羣衆都在看那堆在地板上的各樣物件。同時一小羣人立在一幅圖畫面前：這是一幀有這般奇怪地像活眼睛的老人的畫像，他們的注意力不禁釘在那上面了。這位畫家的真正天才不能夠否認；雖然這張作品還未完成，但牠帶一個妙手的跡印；同時，那超自然地生動的眼睛禁不住惹起批評了。他們覺得這是達到真理的頂點的，只有一個天才能夠畫到這樣的完美，但那天才曾經大無畏地超過人的境界。他們心醉的注意力被那從一個年老

的紳士發出一個突然的呼叫打斷：「呀，這才在那兒！」那老紳士大為震動地呼叫，並把他的眼睛注視着畫像。這樣的一個呼叫自然激起了一般的好奇心，那些在看畫像的人當中的一個禁不住向他談：「你必定知道一些關於這幅畫像的事罷？」「你不錯，」那曾經驚嘆的人回答。「一定地，我比任何一個人對這畫像的歷史知道得更多。各種情形都使我相信這一定是那幅我要說的畫像。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是高興聽牠，我便準備滿足你們。」

旁觀的人都屈着頭表示感謝，用大大的注意力準備靜聽。

「無疑地你們當中有些人，」他開始了，「很知道這個城市的一部分叫做珂羅蒙娜的。牠有顯著的特點和本城其他部分不同。這地方的居民的儀容、職業、地位、和習慣，與本城其他部分的居民十分地不同。這兒沒有一樣東西是像京城內的；在另一方面，亦沒有一樣東西是像省城內的，因為一種多方面的和文明的生活——假如我可以這樣談——之不調和

甚至穿透了那兒，把牠在極瑣細的事物上表現出來，這只有人口衆多的城市才發生的。在那兒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當你們乘車打那荒蕪的珂羅蒙娜街上走過的時候，你們似乎感覺得青年人的慾望和衝動都在離棄你們了。在那沒有一個光明的、漂浮的未來。那兒各樣都是沈靜，暗示出活動生活後的退休。那兒有全市發酵後的沉渣。真地，那兒是這等人的遁逃藪，有告老的書記們，他們的年金是不得超過五百盧布的；有年老靠着她們的丈夫的著作物爲生的寡婦；有擁小小家財的人，他們過去曾經頗和最高立法院有點交情，因此把他們自己謫居到這個地方度他們的一生；還有退休的廚夫，整天在市場上爭論價錢，在一家牛乳店和農夫閒話，每天買五戈畢克的咖啡，四戈畢克的糖；以及這一等等的人，我稱他們叫做灰色人種，因爲他們的衣服、面孔、和頭髮都帶着灰色，像火灰一樣。他們像一個灰的天日，既沒有太陽發出那眩目的光輝，亦沒有帶雷、雨、和雹而怒號的狂風，天空裏既不是這個，亦不是那個：每個物象的輪廓便

被一層迷霧弄模糊了。這些人的面孔是帶淡紅的鐵鏽色，他們的頭髮亦是淡紅色；他們的眼睛幾乎常常都是沒有光彩的，他們的衣服亦常常是一種暗淡的褐色厚毛布，暗示出混合一切顏色後所產生的土的色——真的，他們的全部外表都是褐色厚毛布。我們可以把那退休的音樂隊領班，被開除的，五十歲的掛名顧問，以及那每年領二百盧布的年金、長着一片腫起的嘴唇、或一隻打落了的眼睛的、退伍的、戰神的子孫們，通通算在這一個階級。這些人都全沒有情感：沒有甚麼事情和他們相關：他們走動着全不注意一點兒事情，停住又十分沉靜全不想甚麼東西。在他們的屋內，他們沒有甚麼，只有一個床鋪，一瓶純粹的俄羅斯燒酒，他們每天照定規地喝牠，喝了腦子裏並沒有一些被猛烈的藥劑激起的熱情，而這種猛烈的藥劑是那每晚十二點後獨自佔領馬路的年青的德國工匠，密西千斯基街的攷察家，每逢禮拜日所常常愛喝的。

【在珂羅蒙娜的生活是從來不變換的：很難得有



一輛馬車鱗鱗地穿過牠的安靜的街道，除非是一輛滿載俗人的車之鈴聲，噉噉聲，戛戛聲攪動了普泛的寧靜。這兒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步行。只有在很稀罕的時間一輛單馬車懶洋洋地打那兒爬過，幾乎常常沒有一個客，只載了一車底草給牠的羸弱的馬吃的。這兒所有的房租總共很難得上一千盧布；牠們常常值十五至二十或三十盧布一月，假如不算那許多屋內所關的邊邊角角連取暖帶喝咖啡每月四個半盧布出租的。政府書記們的、領年金的寡婦們，算是這地段內富庶的居民。她們以大大相稱的態度作事，把她們的房屋打掃清潔，常常向她們的女鄰人和朋友談牛肉、番薯、和白菜的高價。她們未嘗不常常有一個年青的女兒，一個沉靜的生物，她沒有甚麼話替她自己表白，雖然有時面孔亦頗好看；她們亦有一隻齷齪的小狗和一架舊式的鐘，鐘上掛着一個陰慘地玳瑁玳瑁的鐘擺。這些政府書記的寡婦們佔據頂好的屋子，房租是二十至三十，有時竟到四十盧布。次於她們的人便是俗人，他們的月薪不讓他們離開珂羅蒙娜。

他們像一切藝術家一樣，是一種頗自由隨便的人，他們是爲自己的快樂而生活的。他穿睡衣坐着，在骨頭上彫刻一些小玩意，擦亮一隻手鎗，或黏合一些厚紙片做家中的用品，或同一個朋友玩棋或牌，這樣他們便把他們的早晨混過去了；晚上仍舊做同樣的事，不過把喝淡酒的事參加在內。在這一些要人之上，在珂羅蒙娜的貴冑之下，便是一羣更小的魚兒了，一個旁觀的人要數清楚一個屋內各個角隅上所住的一切的人是和數清那陳腐的醋內所有的生物一樣地困難。甚麼樣的人，你在那兒碰不見呀！在唸禱告詞的老婦人、喝醉了的老婦人、喝醉了又在唸禱告詞的老婦人、用着人想不到的方法隨手找來隨手吃的老婦人，她們像螞蟻一樣的從加林金橋拖着壞布破片到托加啓市場去賣牠們找十五個戈畢克——這一切人，真是人類之可憐的和不幸的渣滓。

『很自然地這些人常常極窮，甚至使他們不能夠過平常的窮困生活；他們常常必須借貸渡過他們的難關。於是在他們中間具有怪響的頭銜所謂資本案

的人們便出現了，他們能夠備辦二十到一百盧布的數目，自然有各種不同的利率，而且常常是高利。漸漸這等人累集一份家財，有的使他們置一所自己的小房子。

【但在這些放債人當中，有一個和其餘不同的、奇怪的傢伙；他的名字是裴促米哈里。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一個希臘人、一個亞美尼亞人、或一個磨得維亞人，但無論如何他的形態是顯明地帶南方風味。他常常穿着寬大的亞洲衣服。他長得高大，面孔是暗橄欖色，他的頹白的眉毛和鬍鬚更給他一種可怕的相貌。在他的面上，無論甚麼表情都探不出來：這幾乎常常是固定的，他的強烈地表現的南方形態，使他和珂羅蒙娜的灰色居民成一個鮮明的反比。裴促米哈里和彼得堡這個幽僻的地段內的其他放債人十分不同。向他借任何數目他可以出借；自然他所要的利率亦是例外的。他的附有許多外舍的舊房子是在苟索灣沼地上面。假如房主人曾經準備花點錢修補，這也不會算是浪費，但裴促米哈里全不花錢。除了他自己

所住的一間小頂樓而外，所有的屋子都是寒冷的儲藏室，裝滿了的磁器，鍍金的和碧玉的瓶子，各種的昇床，甚至家具，這都是各級和各業的債戶拿來作抵押品的，因為裴促米哈里是甚麼也不輕視的，雖然他借出的錢達到十萬，但他亦準備借出沒有超過一個廬布的數目。他馬上把舊布，不值錢的破椅，甚至壞了的長靴，拋入他的儲藏室，一個乞丐亦能夠抱一捆東西胆大地向他借錢。那曾經或者圍繞過地球上最美麗的頸項的珍珠，連同五十歲的太太所用的舊式鼻烟瓶，那曾經在一個美人的白玉似的額上戴過的冠飾，以及那作一個窮的政府書記的多年不懈怠的服務之酬報的金鑽石指環，都一塊兒監禁在他的骯髒鐵箱裏面。但必須說明，只有極端的需要才驅迫人們去向他借錢。他的條件這樣地苛刻，竟沒有一個人感覺得要去接受牠們。但最奇離的是他的利率初看似乎並不很高。他用奇特而非常的計算法，莫明其妙地使所欠的數目加到可怕的比率，甚至那以檢查他的賬簿為責任的官吏亦不能夠發現是怎樣算的，尤其是這

似乎是根據了嚴格的數學的原理；他們看見總數之顯明的增加，而同時他們又看見計算上並沒有錯誤。憐憫和感動人們的其他情緒，都不能夠影響到他的心，向他哀求不會便把錢緩付或少付的。有幾次，冷烏了臉的、四肢麻木的、伸出死入手的、甚至彷彿在死亡中還乞求施恩的、不幸的老婦人們，被人發現在他的門上凍僵了。這事激起過一般的憤怒，有幾次警察都要調查這怪人的行爲了，但警察包探常常借口說這說那地勸阻巡警督查對於這事另眼看待，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受過裴促米哈里的一文。但財富有這樣的一種魔力，人們都信仰牠如同信仰一張金庫卷一樣。牠能夠在無形中指揮一切的人，好像他們都是卑屈的奴隸一樣。這怪傢伙交叉着腿坐在一張因年代久遠而黑了的沙發上面，他接待他的請求者並不動彈一下，只是擱搖一邊眉毛當作致敬，而且從來沒有聽他多說過一句話。可是，謠傳他有時借錢把人，不索酬報，不要求償還，但作這樣的一種要求，竟至使每個人都從他那兒帶着恐怖逃跑，甚至那最愛多

嘴的婦人亦不能舞弄嘴唇重述。那些有勇氣接受他給的錢的人亦變黃色了、焦灼了、不敢宣布這樁祕密便死掉了。

有一個在那時因他的真真高明的作品而著名的藝術家，在這同一的地段住一所小小的房子，那藝術家便是我的父親。我能給你們看一些顯示真正天才的他的繪畫。他的生活是最寧靜的。他是那些循謹誠虔的畫家當中的一個，這等人只有在宗教的中世紀才是常有的。他本可以享受偉大的盛名和獲得大宗的財富，假如他把所有的人向他請託的巨量的工作通通接受；但他甯願畫宗教的題目，並願受很小的酬報畫他的教區內的禮拜堂中之全部飾以聖像的分間壁。他常常缺少錢用，但他從來不去向那可怕的放債人借貸，雖然他常常一定能夠稍緩便償還債務，因為他但須坐上畫幾幅畫像便夠他的袋裏需要的錢了。但他這樣地不喜歡離開他的事業，甚至和他酷愛的工作離開一時亦這樣地苦痛，以至於他甯肯坐在自己的屋內一連饑餓幾天，他很可以常常這樣地做。

假如不是他有一個親愛的妻和兩個孩子，有一個孩子便是你們現在看見在你們面前的。可是，有一次，他非常地窘迫，幾乎決定跑到這希臘人那兒去了，當着這可怕的放債人快要死了的消息忽然傳到他來的時候。這件事情給他一個印象，他安排在這中間看看上天的阻攔使他不能去實行他的意向的道理，當他在門口碰見那時候這放債人的一身而兼廚夫、看門、和女僕的老婦人的時候。這老婦人給她的怪主人服役，已經失掉愛多嘴的脾氣，她喘息着把氣接上，當她用沉濁的聲音喃喃地吐出幾句痙攣的不連貫的話的時候，從她的話中我的父親不明白甚麼，但知道她的主人急需要他並求他把顏料和畫筆帶去。我的父親想不出在這樣的時候他能夠對他有甚麼用處，尤其是要帶顏料和畫筆，但，因為受好奇心的衝動，他便提着他的畫箱和這老婦人去了。

【他費多大的力量穿過成羣的乞丐，他們擠在這快要死了的放債人的住處周圍，希望着或許這罪人在他送命的床上最後或者要懺悔，把他巨大的財富

分散一部分。他走進一間小屋，看見這亞洲人的身體，幾乎展伸全身的長度躺在床上，他把這身體當作是死的，因為牠躺着是這樣地安靜而筆直的。最後這枯瘦的頭部抬起來了，眼睛裏露出這樣可怕的樣兒死死地把他看着，我的父親竟至戰慄一下。裴促米哈里發出沉重的呼喚，最後才明白地說出，「畫我的像！」我的父親對他這種奇異的欲望起了驚駭。他開始勸他這不是想那事的時候，他應當把一切塵世的欲念拋開，他沒有多少時刻活了，因此他必須想想過去的事情並在上帝的面前懺悔。「我不要甚麼：畫我的像罷！」裴促米哈里用堅決的聲音清清楚楚地說，同時他的面孔起這種的痙攣，竟使我的父親一定會早已跑開了，假如不是一種情感把他留住，這種情感在一個藝術家身上，為一種合於他的畫筆的例外的題材所激發，算是很可寬宥的。這放債人的面孔確實是一個藝術家的珍品。他帶着恐怖，同時又具一種祕密的熱切心。因為沒有畫架便把畫布鋪在膝上，開始描繪。他想以後用這副面孔來畫一張畫，代表那正當



魔鬼被救主趕開，一個被魔鬼附身了的人，——這種思想使他加倍努力。他急忙地畫出一個輪廓，投出初步的陰影，時時恐怕着這放債人的生命忽然斷絕，因為死亡似乎已經在他的嘴唇上面翱翔了。他只有時時發出粗厲的聲音，並在急切的心情中間掉他可怕的眼睛向着圖畫；最後，有點幾乎是像歡喜的光景在他的眼中閃耀，當他看見他的容顏已經擺在畫布上面的時候。我的父親因為時刻都擔心着他的生命，便決定集中力量把眼睛完全畫成。這一對眼睛是最難的畫題，因為在牠們裏面表現的情感是非常的，不能夠復現的。他忙着畫牠們大約費了一點鐘，最後他成功了把那在眼睛中業已在模糊的一點火花完全捉住。他私自滿意，稍微從畫像離開一點打算更好地把牠瞧瞧，但他驚駭地往後退了；他看見活的眼睛注視着他。他被這樣說不出來的恐怖把他懾服，竟至使他拋掉顏色板和畫筆跑到門那兒去了；但這放債人的，可怕的，半死的軀體爬起來了，用他只剩一張薄皮的手抓住他，請他繼續畫去。我的父親手畫十字，發誓

不再繼續去畫。於是這可怕的傢伙滾下床來，骨頭跌出響聲，他費了絕大的努力，眼中閃着迫切的光耀，抓住我父親的兩腿，在地上匍匐，對他的衣邊接吻，當他乞求他完成這幅畫像的時候。但我的父親並不動心，他只詫異這人的意志的力量竟能夠克制死的來到。最後，裴促米哈里在絕望當中，用絕大的努力，從床下拖出一隻箱子，一大堆金錢墮地一聲便落在我父親的足下。裴促米哈里看見他甚至於不為這金錢動心，便在他的足下爬行，並從他自來沉靜的嘴唇上流出一串乞求的話。這簡直使人不能不感覺到一種可怖的，甚至可憎的慈悲心了，假如我可以這樣說。「好人呀！(1) 上帝之人呀！基督之人呀！」這個活骷髏在絕望當中明白地呼叫。「我以你的小孩子們，你的尊夫人，和你的父親的棺材的名義，懇請你完成我的畫像！一點鐘，只再一點多鐘，畫罷！聽着！我願意宣佈一樁祕密給你……」在他說這話的時候，面容上遍滿的，死寂的蒼色更為顯著。「但不要把這祕密洩

(1) 上帝之人，指摩西。

漏給任何一個人，不洩漏給你的妻，也不洩漏給你的孩子們，不然——你要死，他們亦要死，你們都會不快活。聽呀，假如你現在不垂憐我，我亦不再請求你了。在我死後我必須到他(上帝)那兒去，這是我 unwilling 去的；那兒我必定受你所夢想不到的苦楚；但假如你完成我的畫像，在地球存在的期中我用不着上他那兒去。我早知道我的一半生命將要傳入畫像裏去，假如牠但只是被一個巧妙的藝術家畫的。你瞧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已經轉入眼睛裏了；在你畫完的時候，全部面容都有我的生命了。我的軀殼雖然要朽，我的一般生命將留在地上，而我便長期地逃脫苦楚了。完成牠！完成牠！完成牠！……」這怪物用着心膽俱裂和快要死了的聲音呼號。我的父親更被恐怖懾服。他聽着這可怕的祕密覺得頭上的髮都豎立起來了。他曾經因他的祈禱把畫筆重新拾起來過，但這時畫筆又落下去了。「呀，如此不完成我的畫像了！」裴促米哈里用粗厲的聲音清晰地說。「那末，把我的畫像隨着你帶回家去：我把牠送你，」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

嘴唇上發出一種未嘗不像可怕的笑聲；生命似乎在他的面上又閃動起來了，一分鐘後地板上躺着一具青黑的死屍。我的父親不願意摸那些曾經描繪過這等不聖潔的面容的顏料和畫筆；他便跑出屋子去了。

【爲要使他的心和這種奇遇所留下的不快活的印象分開，他在城市散步多時，到了黃昏才回家去。他在他的畫室內面首先看見的便是他爲那放債人畫的寫真。他問他的妻，問煮飯的女人，並問看門，但都絕對地說沒有一個人帶這畫來，甚至他未在家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進過他家。這使他躊躇了。他走近畫像，但因對他自己的作品極端地憎惡，不自然地又把眼睛掉開。他命令把牠移到頂樓上去，但不管這樣，他覺得有一種奇怪的壓迫，一想着牠他自己亦恐駭起來了。但因在他睡覺以後所發生的，幾乎不可信的事件。他是更受震動了：他明明看見裴促米哈里進了他的屋子，站在他的床前。他用他的生動的眼睛把他注視許久。最後他開始向他提出這等可怕的建議，想

對他的藝術給一種這般惡魔似的指導，竟使我的父親發出受驚的冷汗，帶着苦痛的呻吟從床上跳下，他的心靈被一種很沉重的東西壓抑下去了，雖然同時他感動到兇猛的憤恨。他看見那死了的裴促米哈里的奇異的形狀走出畫像的框架，那畫像是又掛在牆上了的。他決心就在那天把他的被詛咒的作品焚燒。剛剛火一點燃，他把牠拋進火裏，他私自滿意，看見那畫布的框架折斷，和那還潤濕的顏色的嘶嘶作響；最後只留下一堆火灰。牠像輕微的塵埃一樣，向烟窗裏上衝，彷彿裴促米哈里的形象亦隨着牠們飛跑開了。於是他稍微感覺着一點慰安。他覺得好像是從久病後復原了的一樣，他便轉向那曾經懸掛他所畫的聖像的一個屋角，打算把他心所感覺的梅傷往外傾出——但他看見那兒是裴促米哈里的畫像，使他吃驚了，這像的眼睛比平常更是充滿了生氣，甚至孩子們看見了牠亦要發出呼叫。這使我的父親大大震動。他決意把這盤秘密向教區內的教士宣佈，並徵求他的意思對這非常的情形要怎樣處理。這位教士是一

位正人，而且是熱心地虔誠於他的職守的。一去召請他便到我父親這兒來了，因為他敬仰我的父親是一個可敬的教區內的居民。我的父親甚至想着不必到另一處去向他說，他立刻奮勇就在我的母親和我們兩個孩子的前面向他說這一件不能相信的事情。但他還沒有說出開始的話，而我的母親發出沉重的呼聲，失去知覺倒在地板上了。她的面上罩着可怕的蒼白色，她的嘴唇不動，張開着，她的全部形態都因痙攣而歪曲了。我父親和這教士跑向她去，發現她把偶然放在嘴唇上的一打針忽然吞下去了，這使他們大為震驚。召來的醫生說她是無望的了：有些針已經刺入喉管，其他的已經進了胃囊和旁的內臟，而我的母親就這樣慘死了。

『這樁慘遇在我父親的生活上給了一個有力的影響。從那時起，他的心靈被憂鬱佔有了，他很少作任何事情。他幾乎常常坐着沉在靜寂的當中，並謝絕見人。但同時那裴促米哈里的帶有生動眼睛的、可怕的幻象死死地追求他，有時我父親感覺到兇悍的、

野蠻的思想潮水也似地衝來，他對這些思想禁不住自己戰慄。他常常感覺到那許多藏在人的心靈深處像沉渣一樣，而被教育、被寬宏的事業、以及被摹倣善良所斷絕和驅除了的一切，在他的內心裏鼓動，竭力要想發洩，並使牠們的邪惡完全長足地發展。他的心靈之晦暗的狀態指使着他去抓住人的黑暗的這一回。但我應當說明我父親的性格是例外的：他具有的克己力量和性情是不能使人相信的，他的確信心比花崗石還堅硬一些，誘惑力愈強，他愈努力用盡他的心靈之一切不屈的力量反抗誘惑。最後，因為被這種奮鬥弄乏了，他決意把他的心靈赤裸裸的擺出，就向這位幾乎常常用賢明的話治他的心病的教士，承認他的一切苦痛。這時恰在初秋；天氣很可愛的；太陽閃爍着初秋的光輝，我們的屋子的窗牖都大大敞開，我父親和這尊貴的教士正坐在他的畫室內面，而我和弟弟在接鄰的一個屋內玩耍。這屋子都在我們的小房子的二層樓上。畫室的門站立不遠地開着；我偶然從門那兒望去；看見我父親更移近這位教士，甚至

我聽着他說，「最後我願意宣佈這全部的神祕……」忽然一剎那的呼叫使我折轉來，但我的弟弟不見了。我跑到窗子那兒——上帝呀！我從來忘不了那個時刻：我弟弟的屍身躺臥在石路上的血泊裏面。或者在戲玩的時候，他不小心失了均衡，從窗上落下去了，頭先落地，是無疑義的，因為腦殼碰得粉碎了。我將永不會忘掉那個慘事。我父親站在窗前不動，他兩手抱着，他的眼舉起向着天。教士亦受驚駭，他回憶到我母親的慘死了，於是他力勸我的父親把這可怕的祕密自己保着。

在這件事情以後，我父親把我送入軍事學校，就在那兒我過了我的求學時期，而他自己退休到一個遼遠的城市內的一個寺院去了，那個城市是在窮困的北部之荒野不毛的景象當中，四圍都是荒涼的鄉村，而他就在那兒莊重地發誓為僧。他以這樣恭順謙卑的態度執行僧人之一切堅苦的職分，他以這樣溫和而兼熱誠的信仰忍受他的生活之一切堅辛，竟至於彷彿沒有罪惡的東西有力最接觸他了，但他自己



所畫的，具有生動的眼睛的那張畫像還在追逐他，甚至趕到這幾乎像墳墓一般死寂的地方。寺院的長老因為知道我父親有一個畫家的特有的天才，便託他畫一些人物來裝飾禮拜堂。你們會看他做這種工作具有怎樣高尚的、宗教的柔和：他嚴格地齋戒禱告，誠心靜氣地去準備做這偉大的工作。他應不休息地畫他的聖潔的作品，或者這就是如何你們很難看見一個作品甚至出於藝術大家的，帶有這等真正基督的思想和精神的印象。在他所畫的聖像中間，有這等天國似的恬靜，在他所畫的悔過者的像中，有這等誠意的悔傷，這竟使我很少見過，甚至在有名的藝術家的作品中間。最後的一切思想和希望通集中在描繪聖母和顏悅色地在祈禱的人們上面伸出她的雙手。在這一張作品上他這樣地誠心，這樣地完全忘却了自己和世上的人，結果他在聖母像上所傾灑的和平氣似乎已經透入一點到他的心靈中間了。無論怎樣那放債人的兇惡的形象停止向他作祟了，畫像亦消逝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

『同時我在軍事學校的教育亦剛完畢。我被委爲一個軍官，但事情阻止我去看我父親，這使我大大地抱憾。我們被遣到軍隊中去和土耳其人打仗。我不願使你們厭倦，把我在出發、露營、和兇猛的衝突中間所過的生活敘述給你們聽，我但說說困苦、危險、和炎熱的氣候把我完全改變，這就夠了，從前認識我的人也不認識我了。我晒黑了的臉，偌大的鬍鬚，和大而沙的聲音十分地給我另一副面孔。我是一個快活的人，不想着明天，喜歡和一個伙伴多打開一瓶酒，喜歡和好看的小娼婦們喋喋不休地說無意識的話，並喜歡玩各種蠢的遊戲——總之我是一個放蕩的軍人。可是，戰事一完，我想着我首先的職分便是去看我的父親。

『當我到了這孤寂的寺院的時候，我被一種以前從來沒有感到的情感懾服。我覺得我還被另外一種東西絆住在，在我的地位中還有些東西是不完全的。這不毛的、窮困的景象中間的、孤寂的寺院、不知不覺地引起一種詩人的情緒，給我的思想一種奇離

的渺茫，這種情緒我們常常在深秋當中的那個時候感覺到來，這時樹葉在我們的足下沙沙地響，沒樹葉的黑枝幹在我們的頭上形成一個稀疏的網狀，烏鴉在遠遠的高處呼噪，於是我們不知覺地走快了，好像竭力要把我們逃散的思想收集攏來。許多因年久而變黑了的木建的外舍圍繞着一座磚砌的寺院。我走進那環繞僧房的、滿了蒼苔的廊下，向一個僧人詢問葛里各利神父。這是我父親進寺院的時候所用的法名。那人便把他的僧房指示給我。

『我將永不忘掉他給我的印象。我看見一個老人，在他蒼白而帶灰白的面孔上面彷彿沒有一點塵世的痕跡，沒有一點塵世的思想存在。他那慣於朝拜天的眼睛已經獲得那充滿了另一個世界之光輝的毫不動情的樣兒，那種樣兒只有在發生靈感的時候照耀着藝術家的面孔。他坐在我的面前像一個藝術家為人們的祈禱所畫的一幅聖像在從畫布上往外望着一樣；他似乎全沒有注意我，雖然他的眼睛掉向着我走向他去的方向。我還沒有讓他知道我是誰個，僅

僅祝福他如同一個旅行的香客一樣；但當他說出，「歡迎，我的兒子黎雍！」的時候，我是何等地驚異呀。這使我詫異，我和他分離已經有十年了，而那更後幾年知道我的人亦不認識我了。「我知道你要來看我，」他繼續地說。「我要求聖母和諸聖，我早就時時地盼望你，因為我覺得我的末日近了，我要向你宣佈一樁重要的祕密。隨我來，我的兒子，首先讓我們祈禱罷！」我們走上禮拜堂，他引導着我走向那賜福於人的聖母的畫像，我被她面上的非常神聖的風采感動。他在畫像面前匍匐許久，最後在長久的祈禱和靜默之後他和我走出。

『於是我的父親把你們剛才從我口中聽着的一切告訴我。我信服牠是真的，因我自己便曾經是我們的生活中之可怕的慘事的證人。

『「現在我願意告訴你，我的兒子，」他說這段事之後，再說，「我願把我看見的一個神聖所顯示給我的告訴你，雖然在我所救了的大多數人當中沒有人認識他，仁慈的創造者特許我有這種不可言喻的幸

福。」這時我的父親兩手握著，把眼睛舉起向着天。他的全身都被吸引在那裏面了，最後我聽着了今天我快要向你們說的。你們不要因這事的奇離驚異：我知道當他忍受不能受的災害的時候，他是在一個常人的情形中間，當他重整他的所有的力量、他的心靈之所有的鐵一般的力量，而發現牠還不夠用的時候，他才完全轉向宗教；他的災難的負擔愈重，他的沉思和祈禱愈是熱誠。他不再像一個溫文的沉思的隱士，躲到寺院把牠當作久所渴望的天國，可以離開人生尋求休息，並以基督徒的慈和態度向他所一天一天走近的上帝祈禱；他恰相反地變成像有大力的了。他心靈中的火焰並沒熄滅，反轉燃燒和爆裂得更為兇猛。於是他完全轉變到宗教的熱烈，他的腦中常常充滿了神奇的幻夢。隨處他從天上看見啓示，聽着聲音；他的思想像火一般地燃燒，他的眼睛看不見屬於塵世的事物；他的一切舉動都充滿了熱誠，這是對於一件事物繼續的思想集中的結果。這是第一次我發覺他是這樣的情形，我提說這事，如此你們便不會想着

我從他聽來的話是太稀奇了。「我的兒子，」他在一度長久的，幾乎嚴厲的注視着天之後，向着我說，「不久，不久那個時候就要到了，那時人類的誘惑者，反基督者，將要生到世上。那時是可怕的，那就在世界的末日的前面了，他騎在一匹大馬上而馳騁，那些依然忠於基督的人所受的苦痛定是可怕的。聽呀，我的兒子。那反基督者早已渴想投生，但不能夠，因為他必須在超自然的方式中間誕生；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全智全能者制定了的，一切都得隨牠們的自然秩序，所以，我的兒子呀，沒有力量將幫助他竄入這個世界。但我們的地球在創造者的面前只像微塵。牠必定依着他的定則趨於毀滅，而自然律一天一天地減弱，因此自然和超自然中間的界綫便更容易踏過了。甚至現在他業已誕生了，但只有他的一些部分闖入這個世界。他自己在挑選人身作他的居處，他就在那等人中間出現，而那等人是剛一落地彷彿便被他們的天使把他們棄了的，並且他們是對於創造者所創造的人和萬物都具有仇視心的。這等人便是過

去可詛咒的我胆敢用我的罪惡的畫筆所描繪的那個奇特的放債人了。這就是他，我的兒子呀，這就是反基督者。假如我的罪惡的手不曾毫無顧忌地描畫他，他早已消滅了，因為他不能夠比他自己所寄託的身體生存更久。在那一對可厭的活眼睛中間惡魔般的情感依然保持。我的兒子呀，你亦要奇異這魔鬼的可怕的能力啊。他盡力地鑽入各個事物；入我們的事業，入我們的思想，甚至入了一個藝術家的靈感。這種惡毒的精神之犧牲者不知多少，牠在地上生存着又沒有形象。甚至在我們的、最純潔而最神聖的沉思的時候，那侵入我們身上的亦就是這同樣惡毒的精神。唉，假如我的畫筆沒有放棄那惡毒的作品，他會給我們更多的壞事，並且沒有人力能夠抗拒住他，因為他正在選擇那最大的災害降臨到我們的時候。我的兒子，可憐的人類不幸呀！但你把聖母在一個聖靈的啓示的時候所顯示給我的聽着。當我在畫聖母的最純潔的容貌的時候，當我對於我過去的生活流着痛悔的眼淚，長時間地祈禱和齋戒，使我更配得上畫

她的聖容的時候，我的兒子呀，我接受靈感了。我覺得一種更高的力從天上降臨我身，並有天使在引導我犯罪的手——我覺得我頭上的髮豎起來，心靈全震動了。啊，我的兒子！我願意受一千種苦楚換得那一刻時候。我對於我的筆所描繪的暗自驚異。於是聖母的聖容在一種幻夢中間現給我看見了，那作我的勞苦和祈禱之酬報的，是我知道那畫像中間的魔鬼之超自然的生存不會是永恆的了；假如過了五十年，在一個新月的時候，有人鄭重地把這故事說出，牠的魔力亦就消滅，像塵土一般地飛散了；我知道我可以在死之前把這事告你。現在已過三十年了；還有二十年。我的兒子，讓我們祈禱罷！」因此他跪下，全沉浸在新禱中了。我承認我暗自把他所說的一切都歸於他的過熱的幻想，因不斷的祈禱和齋戒發生的，可是因為我尊重他，我不說話或作反對。但當我看見他舉起枯槁的手向着天，以何等深刻的懺悔的態度跪下，沉靜的，死寂的對着圍繞他的一切，以何等不可言喻的熱情為那些因無力抗拒這兇惡的誘惑者竟使他們



心靈上一切的高貴趨於毀滅的人們祈禱，又以何等自卑的態度匍匐下去，同時那類似在說話的眼淚往兩頰流下，以及他的全身在無言的悲痛中的時候，——啊！於是我便沒力量去冷酷地思想和分析他的話了！

『他死後已經幾年了。我不信這段故事，真地，我很少想着牠；但我從來不能夠向任何人說。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的，但我常常覺有甚麼東西把我往後扯住。今天我走進這拍賣室，心中並沒有動機，這算是第一次我把那奇特的畫像的故事說出來了，所以我不禁開始懷疑今天究竟是不是我父親向我說過的新月的時候，因為從那時起這恰恰二十年了。』

說到這兒那敘述的人停止了，而那些曾經如醉如癡地注意着他的聽衆們不知覺地掉他們的眼睛向着那個畫像；他們發覺那起首這樣震動他們的一對眼睛不再保持有那奇異的、活一般的樣兒了，這使他們驚駭。他們的驚異甚至更大，當那奇異的畫像的面容開始在不知覺地消逝，如同一股氣在冷的鋼鐵面

上消逝一樣的時候！有些朦朧的東西依然留在畫布上面。當他們走近牠的時候，他們看見一點不關重要的景色，因此，在他們離去的時候，他們懷疑究竟曾經真真看過這神祕的畫像，或者這是一場夢，和曾經是因長時間的檢視古畫而眼睛疲乏了所起的暫時的幻覺。

原书空白页

## 馬 車

小小的B城已經變得更有生氣了，自從一聯隊騎兵開始駐紮那兒。以前那兒是可怕地沉悶。當一個人乘車打那兒走過，一瞧那建立很低的、油漆的房舍，牠們朝着街面，帶着那副令人不相信地冷酷的風味……唉，那兒的一切究竟像個甚麼簡直不能夠用言詞形容：牠頹喪得好像一個人打牌輸了錢，或剛才說過蠢笨的、不正當的話似的——總之，這是不景氣的。房子上塗的灰泥已經被雨剝下來了，牆壁不是白

色而變斑駁了；屋頂大部分是用蘆葦蓋的，這是南部各個城市的常態。花園中的樹木早已由警察局長的命令砍倒，以便改良這地的外觀。街上從來碰不見一個人；最多是一隻雄雞橫過路去，這路積有八英尺厚的塵土，輾得像一個枕頭一樣，稍微落一點雨，便成了泥濘，於是B城的街上充滿了那些被當地的警察局長稱爲法蘭西人的肥胖的動物；牠們從沐浴裏伸出他們的、那莊嚴的、凸出的長鼻。這樣呱呱地叫，以致旅行的人沒有辦法只有趕快加鞭騎着馬跑過，可是在B城遇着一個旅行的人又是很不容易的。在難逢難遇時候，才有一個擁有十一個農奴的、穿紫花布上衣的鄉紳，坐在一輛類似蓬車和敞車之間的車中，一顛一簸地打街上跑過，並從一堆麵粉袋後面往外窺視，當他打他的莊嚴的牝馬的時候，那牝馬後面跑着的是一匹馬仔。甚至那市場亦有一種苦悶的氣象：一個裁縫店很愚蠢地伸出一隻角向着街面，並不用全部的正面當街！對着裁縫店的，是一座有兩堵窗牖的磚房，牠在構造期中已經有十五年了：稍遠一點，

便是那些獨立立着的籬柵的一段，這是很時髦的、油成灰色和泥土匹敵的、並且那是當着警察局長的青年時候命令把牠建設來作其他建築之模範的，那時他還沒有養成吃了中飯便立刻去睡和夜晚喝乾楊梅味的酒的習慣。在其他部分的籬柵通是柴枝編成的。在方場的中間有些很小的商店；在牠們裏面一個人常常可以看見一捆麵包圈、一個頂紅頭巾的農婦、一百二十磅肥皂、幾磅苦杏仁、打獵用的小子彈、一些壞的棉東西，以及兩個店員，他們通天都在靠近門口的地方玩一種擲鐵環的遊戲。

但剛剛這一隊騎兵駐在B城，各樣都改變了：街上充滿了生氣和顏色，真地，牠們十分是另一種景象了；那些建立很低的小房屋常常看見一位氣派的、結實的、頭上插有羽毛的軍官打牠們面前走過去和一位同伴討論提高烟草或頂好的烟草，或者有時去玩牌拿一輛篷車作賭，這可以說是聯隊的篷車，因為牠沒有離開過聯隊，已經在軍官們中間週遊：今天少佐乘在裏面，第二天看見牠在中尉的馬房內，再一個禮

拜，你瞧，少佐的傳令兵又在給車輪抹油了。房子和房子當間的木柵上，常常擠滿了軍士的帽，在太陽中掛着；一件灰色的軍用外套，常常在有些門上顯明地現出；街道旁邊有許多兵士，他們長着像鞋刷一樣硬的鬍鬚。這等鬍鬚隨處都看得見；假如帶錫色的女工們聚集在市場上，一個人便常常能夠看見她們的肩頭後面有一副鬍鬚。這些軍官們把生氣帶進本地的社會了，以前這兒只有一個法官，他和一個會計的妻子同住一家，和一個警察局長，他是一個很機敏的人，但他整天地睡覺，從中飯時候睡到夜晚，又從夜晚睡到中飯時候。自從旅長將軍的旅部移到B城，這兒的社會更添加入數和興趣。以前並沒有人懷疑過鄰近的地主們的存在，他們現在開始更累次地進城來拜訪官僚，有時玩一玩「板克」(Bank)遊戲，他們的腦筋被收穫、野兔、和他們的老婆所命令要辦的事的等等思想弄紛亂了，所以在他們的腦中對於這種遊戲有一種極模糊的觀念。

我很抱歉記不清楚是爲甚麼事情這位旅長將軍

召請一個大的宴會了；這宴會的準備是大規模的；將軍的廚房內廚夫的噼啪的聲音幾乎城門那兒都聽着了。爲着這個宴會全市場的東西都掃光了，因此法官和他的女會計沒有吃的，只吃點蕎麥餅和玉蜀黍粉做的食品。將軍的旅部的小院裏擠滿了的篷車和馬車。這一羣人都是紳士們——官員和一些鄰近的地主。在這後一種人當中，最著名的是皮伐哥·皮伐哥維奇·特啓托加司基，他是B縣的首要的貴族當中的一個，在選舉的時候他比任何人的聲氣要多一些，並且在赴選舉會的時候，他乘一輛很俏皮的馬車。他從前曾經在騎兵聯隊中間服役過，並且是聯隊中最重要而顯著的官兒們當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他曾經看過許多的跳舞和聚會，不論他的聯隊駐在甚麼地方；可是，關於這層，塔波夫和沈波斯基兩縣的年青的女人們能夠告訴我們最多。在其他的縣分中間，他是很可能的亦會已經得着頗好的名望，假如他不曾辭職，因爲那些常常稱爲「不快活」事件中間的一種；或者從前他在別人的耳上擊了一拳，或者是被人擊



了一拳，這我不大記得明白了；無論如何，結局是他被辭職了。可是，他並不因這事情失了他的重要。他穿一件腰身高的，陸軍式的禮服，靴上帶着馬刺，鼻子下面長一副鬍子，因為，要不是這樣，他這一縣的貴族會猜想他是在步兵隊裏做過事的，而步兵是他常常說起便很輕視的。他去趕所有一切的累次舉行的鄉會，這等集會，那些俄羅斯的中心人物，即乳娘、小孩、結實的地主和他們的女兒，成羣地趨赴，使他們自己享樂，他們乘着篷車、雙輪馬車、四輪馬車、以及在最狂妄的夢中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馬車。他有一種特別的嗅覺知道甚麼地方駐有一聯隊騎兵，於是常常去拜訪官員，一看見他們，他便很靈敏地跳出他的輕便的馬車，很快地便和他們結交了。在前次選舉的時候，他用頂好的酒席款待各縣的貴族，席上他宣稱，假如只是他被選為上將，他「會把紳界抬高到頂好的可能的地位」。照各縣的俗話說的，他的生活像一個紳士，他娶一個頗美麗的老婆並得着她帶來的兩百個農奴和幾千現金的嫁奩。這一筆現金立刻

便用來買了六匹真正頭等的馬，門上的鍍金的鎖，一個馴猴，和僱一個法國管家。他把她的二百農奴連同他自己的二百農奴一共向銀行抵押借款作某種商業的用途。

總之，他是一種正當的地主、一種很合身分的地主……

除了這位紳士而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地主赴將軍的宴會，但無須描寫他們了。此外的客，除了兩個參謀，一個大佐和一個很結實的少佐而外，都是這聯隊中的官員。這個將軍本人雖然是一員頂好的主官，他却是一個矮小的胖人，旁人是這樣地說他。他用沉重的自大的低音說話。這酒席是很講究的：有各種的鱈魚，和小蝶鮫、鴉鳥、龍鬚菜、鵝鶉、鷓鴣、和菌類，證明出前一天廚夫的嘴唇上不會嘗過一點還是硬的東西，並有四個兵士通夜拿着小刀幫他做切肉和製菓醬的工作。有許多的酒瓶，高瓶子盛着 Laffitte 的葡萄酒，矮瓶子盛着 Maderia 的葡萄酒；一個可愛的夏日，大大地敞開的窗戶，棹上擺着的冰盤，寬大

的禮服的所有者之起皺的襪衣前幅，以及那被將軍的聲音沉沒而又被香檳酒沖跑了的，<sup>33</sup>十字形對擊的談話——一切都是諧和的。酒席之後，他們都從棹上起來，肚子裏都頗沉重，並在點燃烟管——有些是長的吸口，有些是短的吸口——之後，都出去走到階梯那兒，手裏都各端着一杯咖啡。

「現在你們能夠看看她了，」將軍說；「請你，我親愛的孩子，」他向着他的副官繼續說下，這是一個面容和善，頗活潑的青年，「告訴他們把那栗色的牝馬帶來轉一下！這兒你們自己看看。」說到這裏將軍把烟管一抽，吐出些烟雲，「她沒有十分餵得好：這壞的，該死的小城！他是一匹很——啣——啣——「合格的牝馬！」

「你有了」——啣——啣——「她多久了嗎，閣下？」特啓托加司基說。

「唉……」——啣——啣——啣……「不久；只有兩年，自從我從馬場的馬廐裏得着她。」

「你把她訓練馴服過，或者在此地正在馴服她，

閣下?」

啗——啗——啗——呼，「這兒，」將軍說，他在烟雲中間完全地不見了。

這時一個兵士從馬房裏跳出來，馬蹄的得得亦聽得着了，最後一個長着大而黑的鬍鬚的，穿一件白色粗外衣的兵士出來了，他牽着一匹戰慄的驚恐的牝馬的韁繩，她忽然抬起她的頭，幾乎把那兵士連同他的鬍鬚一塊兒拋在空中。

「喂，喂，亞革娜芬娜·伊凡洛夫娜！」他說，引導着她朝着階梯走去。

這牝馬的名字叫亞革娜芬·伊凡洛夫娜。她是強壯而帶野性，就如南部的女人一樣，她用她的蹄在木階上敲擊，於是忽然停止了。將軍放下他的烟管，開始用一種自滿的態度瞧瞧伊凡洛夫娜。大佐親身走下階去，抓住伊凡洛夫娜的鼻子，少佐在伊凡洛夫娜的腿上拍她，其餘的人都用他們的舌頭嘖嘖稱羨。

特啓托加司基走下去，從後面走近她，這被引起

注意和牽着馬韁的兵士筆直地望着這位來賓的眼睛好像要跳進他的眼中似的。

「很，很好，」特啓托加司基說，「一匹具有許多優點的馬！讓我問問閣下，她的行動怎樣？」

「她的行動很好，只是……那蠢笨的醫生助手，闖他的鬼，他給她某種丸藥吃，這兩天內她不做甚麼只是打噴嚏。」

「很好的馬，很；你有一輛合式的馬車麼，閣下？」

「一輛馬車？……但她是一匹上馬鞍的馬，你知道。」

「我知道哪，但我問閣下是要知道可找有一輛合式的馬車爲你的旁的馬匹麼。」

「唉，我尋求我必須有的馬車不很順利，我早就需要一輛最新式的馬車。我已經寫一封信給我的弟弟，他現正住在彼得堡，但我不知道究竟他將給我送來一輛車或者不送。」

「我想，閣下，再沒有馬車比維也納的更好。」

「你說的十分對，」嗶——嗶——嗶——

「我有一輛頂好的馬車，閣下，真正維也納式的。」

「像甚麼樣兒，就是你乘來的那一輛嗎？」

「啊，不，那只是做粗工，供我短旅行用的，但這另一輛……牠是一大奇觀！輕得像羽毛一樣，當你坐在裏面的時候，那簡直是，不是對閣下失敬，好像你的乳母把你在搖籃內搖動一樣！」

「如此牠是很舒服的了？」

「真地很舒服：椅墊，彈簧，一切像圖畫一樣。」

「那好呀。」

「而且這樣寬大；就事實說，閣下，我從來沒有看過像那樣的一輛馬車。當我在軍中的時候，我常常在車箱裏放一打糖酒，二十磅烟草，此外我常常有六件制服和內衣，及兩支烟管，都是很長的，閣下，同時你還能夠在那些凹處放一隻全牛。」

「那好呀。」

「牠價值四千，閣下。」

「值那個價錢，那應該是好的；你自己買的嗎？」

「不，閣下，牠是碰巧落到我手裏的；牠是我的一個朋友買的，他是我孩子時代的侶伴，一個很難得有的人，你會和他很要好的，閣下；我們的交情這樣地好，竟至所有他的都是我的，這完全是一樣的。我和他打牌贏了這輛馬車。閣下，你肯給我光榮，明天和我一塊兒吃中飯，同時你並能夠聽一聽那輛馬車麼？」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說……我單獨像那樣來……允許我帶我的同僚來麼？」

「我請其餘的官員亦來。紳士們！我將想着，看見你們在我的家裏，這是一樁很大的樂事。」

大佐，少佐，和其他的官員都很客氣地鞠躬向他致謝。

「我所想的是，閣下，假如一個人買一件東西；那必須是好的，假如不好，那有牠便沒用了。當你們賜我光榮，明天來會我的時候，我願把我買的，有用的，其他的一些東西給你們看。」

將軍望着他，從口中吐出一股烟雲。特啓托加司

基非常地歡喜已經召請了這些官員：他正在內心裏備辦湯圓和醬油，而同時他現出很好的性情向着這些紳士們，他們，在他們這方面，亦似乎是加倍地和藹的對着他，這可以從他們的眼睛和他們作半鞠躬的小動作中間辨別出來。特啓托加司基帶一種更自然而隨便的態度走向前面，他的聲音中間有一種起了溶解作用的聲調，好像他是被快樂抑壓下去了。

「喂，閣下，你將認識我的妻子。」

「我將是歡喜的，」將軍說時摸一摸他的鬚鬚。

說了過後，特啓托加司基便立刻要起身回家，以便預備招待他的賓客的各樣事情和款待他們的筵宴；他拿起帽子，但，很奇怪地，他又停了一些時間。這時牌桌已在屋內安置好了。不久全體分成許多的四人一組來玩紙牌，在將軍的屋內的各個角隅坐下。蠟燭來了；有許久的時間特啓托加司基拿不定究竟坐下玩紙牌或是不玩，但因為官員們開始迫他玩玩，他覺得拒絕了是破壞禮節，於是便稍坐一時。在他旁邊，不知從那兒來的一杯淡酒，他看也不看，便立刻



把牠喝了。贏了兩盧布之後，特啓托加司基又發現靠近有一杯淡酒，他又不看看，便把他喝乾，雖然他首先說：「這是我回家的時候了，紳士們，這真真是時候了。」但他又坐下玩第二回。

這時屋內各個角上的談話完全是個人性質。玩紙牌的人頗爲沉靜，但那些沒有玩牌的人在一邊沙發上坐下，談他們自己的話。在一個角上，有一位參謀官，用一張椅墊放在背後，牙齒中間夾着烟管，自然而流利地正在細述他的戀愛的奇遇，把圍着他的一圈人的注意力完全地吸收住了。一個長着一雙短手的、極肥胖的、頗像過於成熟的番薯的地主，用一種非常可厭的態度靜聽，只是時時動一動，把他的一隻短臂從寬大的背後拖回，拉出他的鼻烟瓶。在另一個角上，一樁關於騎兵訓練的、熱烈的討論發生了，而特啓托加司基這時正兩次拋掉「惡漢」，不把「皇帝」打出去，他忽然插入這並沒有向着他說的談話，「他的角上高聲地呼叫：「在那一年呢？」或「那一個隊呢？」亦不管這個問題和在討論中的事情全無關

係。最後，在晚飯前的幾分鐘，他們停止玩牌了，雖然口裏的牌經並沒有停止，這彷彿衆人的腦中還是充滿了紙牌。特啓托加司基完全記得他曾經贏了許多，但他並沒有拾起甚麼，他從棹上起來站了許久，他的態度好像一個人覺得他的袋裏沒有手巾似的。這時晚飯齊備了。這用不着說並不少酒，而特啓托加司基幾乎是不得不隨時斟滿酒杯，因為他的左邊立着酒瓶，右邊亦立着酒瓶。

棹上拖了一長串的談話，但都是零碎的。一位曾經參預過一八一二年戰事的人佐敘述一個從古未有的戰爭，於是他便，我不十分能夠說得出爲甚麼理由，取開一個酒罇的塞子，却又把牠插在布丁中間了。總之，在宴會散罷的時候，已經三點鐘了，馬夫們須得有些紳士們載在手臂上面，好像他們是購買的物品的包裹一樣，而特啓托加司基不管他受過貴族的教養，他亦鞠躬到這樣地低下，當他走進馬車的時候，他的頭竟這樣兇猛地傾斜，使他的鬍鬚上帶着了兩團回家。

家裏每個人都睡酣了。馬夫費了一些艱難才找一個僕人，他引導着特啓托加司基穿過客廳，再把他交絡一個女僕，在這女僕的照看之下，特啓托加司基進了他的臥房，躺上床去，睡在他的年青而美麗的妻子旁邊，她穿着雪白的睡衣，在一種令人心醉的樣兒當中躺着。她的丈夫倒上床去的簸動把她驚醒了。她伸張一下，舉起她的眼睫毛，很快地眯她的眼睛三次，她帶着半怒的微笑，張開眼睛，但因為看見他在這個時候不對她表示一點興會，她便惱了，掉向另一邊去，把她的鮮艷的面頰放在她的手臂上，過了不久就睡着了。

年青的主婦在她的發鼾聲的丈夫旁邊醒來，這時在鄉裏不算是早了。因為她記起當他回家的時候已經幾乎是早晨四點鐘了，他便不願意叫醒他，因此，她穿上她的丈夫從彼得堡給她定購的拖鞋，披着白色的睡衣，這在她身上拖着如同流水一樣，她在和她一樣鮮明的水中洗臉，於是穿上白日的衣裳。她把她自己在鏡子裏瞧了兩次，看見她這早晨是很漂亮

的。這點明明小的事情竟使她在面鏡前面多費兩個小時。最後她很俊俏地穿着好了，於是到花園中去換換空氣。恰如有運氣一樣，這天是如此地可愛，像南部的夏日才能夠有的天氣。快要達到天頂的太陽得熱地照着；但在叢密的，幽暗的樹陰道上散步是涼爽的，衆花在太陽的暖氣中間三倍地芬芳。這美麗的，年青的主婦十分地忘了現在是十二點鐘，及她的丈夫還在睡覺。她業已聽着兩個馬夫和一個馭者在花園那面的馬房裏睡覺傳出來的中飯後的鼾聲，但她依然在一條樹陰道上坐着，從這兒可以一眼望着大道，她忘乎其形地望着那空空洞洞伸張開的，和遠了便荒涼的大道，當着忽然從遠處揚起的塵土惹動她的注意的時候。留神地注視，她立刻辨別出幾輛馬車了。最後面的一輛是輕敞開，有兩個座位的馬車。裏面坐着一位將軍，掛着厚實的肩章在陽光裏閃爍，他的旁邊是一位大佐。後面跟隨的是一輛四個座位的馬車，裏面坐着少佐，將軍的副官，和兩個對坐的官兒。再後面便是那人人熟悉的、聯隊的篷車了，這時

這篷車是一個胖的少佐的所有物。篷車後面跟着一輛「一路福星」<sup>1)</sup>的車，裏面有四個官兒坐着，第五個官兒坐在他們的膝上，後面還有三個官兒騎着華美的、黑色的、黑色而帶斑駁的馬匹。

「他們或許是到我們這兒來的，」她這樣地想。「啊，天呀，他們真是！他們已經在橋頭轉彎了！」她呼叫一聲，雙手握着打花地上跑過一直到她丈夫的睡房：他還是睡着像死人一樣。

「起來！起來！快點起來！」她高叫着拖他的手膀。

「甚麼？」特啓托加司基喃喃地說，眼睛並未睜開。

「起來，木偶人！你聽着麼，客！」

「客？甚麼客？」……這樣說了，他微微地叫了一聲，如同一隻小牛看着牠的母親的奶子的時候一樣地叫，「咩……」他含糊地說：「把你的頸子彎下來，寶貝！我要吻你一下。」

「親愛的，起來，我的天呀，快一點！將軍和一些

---

(1) “bon voyage”祝一路福星。

官員們！啊親愛的，你的鬍子上曾經帶了一團！」

「將軍！那末，他已經到了嗎？爲甚麼沒有人把我叫醒？大餐，大餐怎樣的呢？一切需要的都準備好了麼？」

「甚麼大餐？」

「唉，我沒有叫做大餐嗎？」

「你今早晨四點鐘回來，一句話也沒有向我說，雖然我問過你許多。我沒有叫醒你，木偶人，因爲我覺得對你很難受的，你不曾睡着……」她帶着極歉然而傷感的聲調說出這最後的話。

特啓托加司基在床上躺了一分鐘，他的眼睛離開了他的腦袋，好像被雷電打擊了似的。最後他從床上跳起來，身上沒有甚麼除了他穿的襯衣，他也忘了這是十分不成體統。

「啊，我是一條驢子！」他說，自己在他的額上一拍。「我請他們來吃大餐！怎麼辦呢？他他們還遠嗎？」

「我不知道……我想他們幾分鐘便到了罷。」

「我親愛的……把你自已藏起……哼，誰在那

兒？你這混蛋的女子，進來；你怕甚麼，蠢才？一分鐘後那些官員便到了此地；你說你的主人不在家，說他將全不在家，他在早晨一早便出去了……聽着麼？把這同樣的話告訴所有的僕人；快一點！」這樣說了，他急忙抓起他的睡衣，跑去藏在馬車房裏，以爲他在那兒便處於十分安全的地位了，但，站在馬車房的角上，他看出就在那兒還是能夠被人看見。「呀，這就更好了，」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一閃，一分鐘後他把那停在靠近的馬車的踏板放下，跳進去，把他後面的門關上，爲求更大的安全起見他用車蓋皮把他自己遮着，於是靜靜地躺着，在他的睡衣中間捲成一團。

這時那些馬車已趕到前面的階梯那兒。將軍走出來，把他自己抖擻一下：隨後下車的是大佐，他用他的手把帽上插的羽毛理順，於是胖少佐，握着肘的短劍，從篷車裏跳出，那些纖細的次等中尉們隨同那坐在別人膝上的中尉從「一路福星」車上跳下，最後，那些溫文地騎在馬背上的官兒們都下了馬鞍。

「主人不在家，」一個僕人走出來到了階梯那兒

這樣地說。

「不在家？他會回來吃中飯的，我想？」

「不。我家老爺已經出去耍耽擱一個整天。他不會回來，或者一直到明天這個時候。」

「唉，真地，」將軍說。「這是甚麼意思呢？」

「我一定認為這是稀奇的，」大佐笑着說。

「不，真地，……他怎麼能夠像這樣行事呢？」將軍露出不高興，繼續說。「唔！……一個魔鬼……唉，假如他不能夠招待客，為甚麼要請人家呢？」

「我不能夠懂得怎麼有人能夠做這種事，閣下！」一個年青的官兒說。

「甚麼，甚麼？」將軍說，他有一個常常用疑問的單音字的脾氣，當他和一個小官談話的時候。

「我說，閣下，那不是一種行爲的樣子！」

「自然……唉，假如有甚麼事情發生，他無論如何該讓我們知道，不然就不要請我們來。」

「唉，閣下，沒有辦法了，我們將必須回去，」大佐



「自然，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能夠看看這個這輛馬車，雖然沒有他在家；或者他沒有坐起去了。哼，你在那兒！這兒來，我的人！」

「你要我做甚麼？」

「你是馬房的夫役嗎？」

「是的，大人。」

「把你的主人新近買的馬車指給我們看看。」

「往這裏，大人；請到馬車房來。」

將軍和官員們一齊走到馬車房去。

「我將把牠推出來一點嗎？在這裏面，日光是很暗的。」

「那就夠了，那就夠了，那就對了！」

將軍和官員們圍繞馬車站着，細細地攷究車輪和彈簧。

「唉，這四週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將軍說。「這是一輛最平常的馬車。」

「一輛很醜的，」大佐說；「牠全沒有甚麼好的。」

「我猜想，閣下，這值不了四千，」年青的官兒說。

「甚麼？」

「我說，閣下，我猜這值不了四千。」

「四千，真地！唔，這值不了兩千，這馬車上全沒有甚麼。或者車內面有甚麼特別的……我親愛的伙計，你把那車蓋皮解開。」

那和官員們的眼睛接觸的便是特啓托加司基穿了睡衣坐着，在一個非常的樣兒當中捲着。「呀，你在這兒！」……驚異了的將軍說。

這樣說了，他把馬車門立刻砰地一聲關上，再用車蓋皮把特啓托加司基遮着，便和官員們趕起車去了。